

福慧莊嚴

顯明法師 沈家楨居士開示

顯明老法師童年出家，曾親近倓虛、如光、禪定、諦閑、寶靜諸大德，並受天台法脈為第四十五代法嗣。

日本侵華，法師脫僧服，換戎裝，為國效命，又參預情報工作。六十歲奉准退休，重著僧裝。民國七十三年赴美擔任美國佛教會大覺寺、莊嚴寺方丈。八年辛苦，將莊嚴寺諦建為美國東部首屈一指之佛教道場，無分顯密，一律弘揚。

沈家楨老居士於盧溝橋事變當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，並立即以所學報效國家，執行公務時，數度遇險，因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而化危為安。抗戰勝利，轉業從商。民國三十七年赴美國經營航運事業，營利所得，致力於發展佛教事業，臺灣佛教團體在發展初期亦頗有受其贊助者。民國五十一年起，創立美國佛教會，致力弘揚佛法。莊嚴寺即為沈老居士退休當年開始著手興建。

序

一九九零年四、五月間，美國佛教會台灣弘法訪問團在顯明老法師、沈家楨老居士的率領下，在台灣各地道場做了四十天的訪問，並舉辦十一場的講演或座談會，除了有錄音帶流通之外，也紀錄成文字，在《慧炬雜誌》上發表，獲得熱烈迴響。我們把這些文字結集成《福慧莊嚴》，用以紀念這項殊勝因緣，並與大家共勉「福慧雙修，莊嚴世界」。

學佛的要旨在福慧雙修，菩薩道的行持則為莊嚴世界。捨福慧，世界無從莊嚴；捨莊嚴，福慧無從雙修。故福慧莊嚴如鳥之兩翼、車之雙輪，缺其一無以成就大乘法。

顯公它法師、沈公老居士皆今日教界耆宿，為同道所欽仰，一生志業不離「福慧雙修、莊嚴世界」八個字。他們在開示中所闡發的，也離不開這八個字。末世眾生何其有幸，得聆法音，但願皆能亦步亦趨，同證菩提。

這些開示發表於不同的時間地點，難免有重複的地方，但各篇自成體系，一氣呵成，流暢淺白，世出世法兼融，苟一卷在手，思索玩味，必得無窮法益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 鄭振煌敬識

學佛對生命的啟發 座談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二日 講於慧炬社印光祖師紀念堂

主持：鄭振煌居士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唐清芳居士

鄭居士：本社非常榮幸，能夠恭請到顯公長老和沈公老居士蒞臨，做「美國佛教會台灣弘法訪問團」的第一項公開活動。我們先請兩位老人家開示，再請他們回答各位的問題。

顯老：聽到一個老字，就很刺耳。（全體大笑）一老，一切都差不多了。今天這個題目，與我沒有關係，不是我的長處，今天的題目——學佛對生命的啓發，完全是科學的道理，我們沈老是科學專家，我想請他多多的跟各位研究，謝謝各位。

沈老：（笑）怎麼這樣呢？（全體大笑）還是請顯老勉勵勉勵。

顯老：還不如勉勵勉勵我自己。我剛才看到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想就道德兩個字，跟各位說一下。道，不能講衣食，講亡食就沒有道，成天在衣食上奔波，道德就有點淡薄了，如果要講衣食，那麼道德就差。德，不要完全爲自己，爲自己就缺德，要爲別人想，替別人想才是德，換句話說，就是看破名利，放下貪瞋。我想，大家年紀都差不多了，有點老了，年輕的很少。年老的人，要講老實話，所以說不必太謙虛，要講真話，講實話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主要是要看破，如看不破，這個佛就不能學。要忘「我」，不能處處有一個「我」，就是有你沒有我。如果有你有我，就老得快，如果有你沒有我，就老得很慢，年紀輕些。年紀老的，跟年輕的經常在一起，我想壽命會長，因精神志趣與年輕的打成一片。今攻我們講老實話，在美國也好，台灣也好，有很多不正確的言論、很多不正確的行爲，把佛教攪得翻天覆地，所以我們聯想到，佛弟子無論老的少的，應該記住八個字：「破邪顯正，護國衛教。」如果遇見這種不正當的言論，應該要破除，以正知正見修學佛法。因地正，果地也正；因地不正，果上就不能正，所謂正知、正見、正信、正行。那麼「護國衛教」呢？我想這是通俗的名詞，希望大家少殺生！這種殺伐氣氛，把家庭、社會、世界，弄得冤冤相報，不會太平。如果大家盡量不殺生，自然會息災，社會吉祥。至於「護國」呢？大家都要不爲自己，只爲國家，這就是忘我的精神。這只是很粗淺的幾句話，而且我對深入的道理並不懂，好在我們沈老居士在旁邊，他可以深入的發揮，你們各位要問問題，不要問我，要指名問沈老居士。沈老居士好幾年沒有回來，知道嗎？我經常回來的，我經常跟各位見面，我們後會有期，這次放我一馬，謝謝各位！（熱烈鼓掌）

沈老：各位法師、各位同學、鄭老師、顯明法師，我聽說這本冊子（指《美國佛教會一九九〇年台灣弘法方問團簡介》）是慧炬同仁開了幾晚夜車才趕出來的，我很想代表美國佛教會，特別向這幾位朋友表示感激的意思，編這本東西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版。老法師講，他覺得年紀老了，其實我覺得法師年紀很輕，他因爲沒有「我」的觀念，所以

他簡直沒有老。我呢，跟在他的後面，雖然頭髮白的也很多，但是希望跟年紀輕的同學在一起，我都並不覺得自己老。今天不是講演，今天是座談會，所以請各位隨便提出問題來，我們大家討論。我們商量好的，凡是問題關於佛法的，都由法師回答；凡是問題關於做人的，因為我年紀稍為大一點，就由我來回答。（轉頭問）法師，對不對？所以請各位不要客氣，隨便提出問題，我很感激慧炬給我這個機會，大家能碰碰頭，我雖然有三十年沒有回台灣來，但回來的機會也還多，大家見面機會也是很多，如果大家要放他（顯老）一馬，應該放我兩馬。請各位不要客氣，隨便提出問題來，不過我希望問題不要太長，能夠簡單的問答，讓我們在這個時間裡，多多討論，謝謝各位！

顯老：佛學，沒有離開做人的道理；離開做人的道理，沒有佛學。釋迦牟尼佛是人成的，所以太虛大師講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」你們各位不要把目標搞錯了，你們還是多開口問問做人的道理，做人不容易啊！學佛容易，說句老實話，做人是千差萬別，學佛只有一條路，做人的路太多了。謝謝各位。

聽眾：請問法師，什麼是學佛的一條路？

顯老：你是皈依我的。（眾笑）學佛，我想引證窺基大師的三練魔心：第一要發心，發菩提心。第二要修行，你發心不修行是空的，當然，你修行是希望有所得、有所證。所以，第一個是發心，第二個是修行，第三個是證果，也就是說一條鞭，你走錯路就不對，發心要發菩提心。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。」就是在因果連續上，要我們注意起心動念；我想就是這麼一條路。

沈老：那一位有第二個問題？

聽眾：我們居士面對現在繁忙的社會，在步驟上應怎樣踏實的去做？態度上應如何分配輕重，如何取捨？請沈老為大眾詳細開示。

沈老：剛才顯明法師指示一點，就是修行主要在起心動念的時候，我覺得佛菩薩都是以大悲心為體，不論是在家庭，或者在社會上做事，不論出家、在家，如果在起心動念的時候，都能夠以悲心作為本體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有慈悲心，就是走上佛的路。法師您覺得對不對？

顯老：你說的，沒有不對的。

沈老：不知道我所講的，是否能滿足這位同學的問話？

聽眾：現在知識分子方面，大專社團學佛的很多，國內大約有七十多個，在學校時，常常學佛，出了社會就斷了這條線，這條線原本可發心去跟人家結緣，在競爭壓力下，常常礙於工作態度有些差異，不能修行。在這方面，如何出了社團，還能在社會上保持常態，這個發心要如何才發得很正確？我在中山科學院工作過，要他們起正信很難，心態上就有很大阻礙，請沈老開示，如何能使他們發心？

沈老：的確不容易，因為我們現在做人，過去已經不知做了多少事，這許多事裡面，就有很多好

事，不然不能成爲人。但也難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一下子要變得很成功，修得很好，的確並不容易，不過挺好不要有退心。你可以常常拿大悲心，作爲你自己的測量標準。佛法裡面法門多得很，普遍講，有顯、密、禪、淨，很多很多。我個人呢？很不爭氣，這個學學，那個學學，學的法門很多，卻沒有一門深入。所以，我得到的經驗，就是你學什麼東西都好，完全看你的根基怎樣？你的背景怎樣？有人學密宗得到好處，有的人學經典得到好處，最要緊的，要曉得你是怎麼樣得到好處？我個人的見解，就是你應該拿慈悲來測量你自己。如果你學了一種法門，隔了幾年之後，你覺得你的「悲心」慢慢在增加，這樣你就走對了路；如果你學了一種法門，你覺得你的心「自慢自大」愈來愈大，或者你的「貪心」愈來愈大，就說你看見光或其他的覺受，還是走在不正的路上，容易出毛病。所以，我覺得學各種法門都可以，《楞嚴經》講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。」只要你覺得慈悲心在增加就可以。譬如說有蚊子咬你，本來你「拍」的一巴掌打死它算了，心裡沒有什麼，後來你覺得蚊子咬你，打不下去，趕它走算了，悲心就在那裡增加。我個人的貢獻，就是你學什麼法門都好，卻要以悲心爲準則。不過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好，但一定不要退心，要慢慢來。各位還有什麼關於佛法的問題？（稍停）我們的時間不太多，請各位隨便發問，好不好？如果各位不發問，我想可不可以恭請顯明法師替我們講一講「一心三觀」？天台宗一心三觀，可以用在日常生活裡面，這個題目，法師要在台中講的，所以請他大略給我們開示一下，好不好？

顯老：謝謝你多多關照。（眾笑）我想先把命運的道理，跟各位講一講。人生在世，不能不認命，所以講，大富是在前生，小富由勤。你要能勤快，不愁沒有飯吃，至於大富就得靠命了，這個不能羨慕，也不能嫉妒，命該如此。命從那裡來呢？命是從業力來的，業力的力量太強，所以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這個都是業力——善業或惡業；不然，自己替自己算命就知道了，我們這一生，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壞事。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」因果律是佛教的根本，佛弟子不講因果，就不成爲佛弟子。所以，佛教講因果，佛法講因緣，佛學講權實，學佛講實踐。學佛不實踐，空談沒有用，如果你要看佛經，就必須看權實兩方面的分別，權就是方便，實就是真理。在佛教裡邊，因果就是業力的基礎，業力建立在因果上，由業的力量，確定了我們人生的好壞，這個命不能改。你是那一年生的？那一月、那一時生的？這是命，這個命是由業來的。但是我們講因緣，講命運，命不能改，運卻是可以改的，就看你做人時如何運轉？惡命可以轉成善命，善命可以轉成惡命，這就是轉，看你用心如何？所以，我們學佛的人，要注意這個運，運氣；另外一句話，運是可以轉的，看你多做善事，或多做惡事，這是佛學的基礎。剛才沈老給我出了一個題目，說一心三觀對人生的配合。做人要看得破，唱戲嘛！美國佛教會弘法團回來就是演戲、唱戲。人生不可太認真，太認真就難過了。在舞台上要認真做，下了台老兄老弟，我想人生是如此，這是假相，不要認真，都是假的，是幻化的，是不長久的。佛教講無常觀、如幻觀、假觀，所以你要先了解如幻，是假的，再了解是無常的

，就可以進入空理。否則的話，嘴裡說空，行在有中，沒有用。你要了解我們一步一步地髮白面皺，不照鏡子還好，越照就越難過，頭髮白了，行步龍鍾。人的生命本來就很短暫，所以先了解幻化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好像這是消極的，其實不是消極，如果有這樣的精神，那你要救國家也好，救自己也好，救家庭也好，一定成功。如果先顧自己，就不能天下為公，有「我」就不能天下為公，有「我」就不能平等，你要平等，必須忘「我」。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的一剎那，他悟到性、相不二，自、他不二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無差別則平等，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是非，不平等，看不到平等的道理。生死是最平等的，一頭一尾，一生一死，兩頭最平等，中間很難講平等。我們看見平等，先要了解無常，嘴裡是這麼講，做到很難。世間的一切都是不長久的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做事也好，生命也好，都是不長久的，是幻化的，你了解這個道理，卻不能說我在家等死好了。要認真的做，而且不受環境困擾，就是沒有我執，沒有法執；人執、法執都沒有了，不執著就灑脫，結果就進入空門，在《金剛經》裡講，初果羅漢才進到空門，六根不入六塵，這是空。並不是說我們把頭髮剃掉，就是進入空門，空門不容易進呀。我們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被六塵所轉，見聞覺知心不動，不動就是空，動就是不空。一動就有生滅，生滅就是生死，你要是不動，就沒有生死，學佛的人就是求這一點，對境心不起，不要自己跟自己困擾，要認真工作，假相嘛。但是要記得是在唱戲，人生就是舞台，這是空、有，如果空有能配合，才是中道。我們應該引用先總統，蔣公的一句話：「心意未動之時，事物始生之處。」

我們學佛要發願，發願是在心裡面，沒有形式；執著在形式上，就會被形相所轉。因為心裡面這一念，願消三障，我們念佛要有願，但念佛不要傻喊，願要真正沒有妄念，只有淨念。願與參禪不同，參禪絕對不允許有妄念，念佛則是以妄念換取淨念，不否定妄念，因為我們有所祈求，想求佛菩薩，想生極樂世界，這也就是在「心淨國土淨」上已經不太完滿。初學的人，要離開這個東西，又無所依，剛好我們沈老居士有個題目——心淨則國土淨。（對沈老）這個是不是請你來講一講？

沈老：心淨則國土淨，主要是講心淨是因，國土淨是果，因果的果，這是佛講的，或者在《維摩經》裡面，維摩詰也講過這句話。但是我們一般人，並不說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而是說「國土淨則心淨」。「國土」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環境。各位常常聽到媽媽說：「唉，這個孩子吵得我心裡煩惱得很。」這個孩子吵就是環境，國土不淨，所以她的心也就不淨。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，從因果的觀點來講，應該兩個都是一樣。一個是講心淨是因，國土淨是果；或者心濁是因，國土濁是果。一個講國土淨然後心淨，或者國土濁然後心濁。我想請問各位，你們覺得「心淨則國土淨」呢，還是「國土淨則心淨」？可不可以請各位舉手表示意見？覺得「國土淨則心淨」的請先舉手。再請認為「心淨則國土淨」的舉手（很多人舉手）。各位對佛經都念得很多，懂得佛講的「菩薩隨其心淨則佛土淨」，所以舉手的人比認為「國土淨則心淨」的人多得多，這個很對！很對！我本想要在下面說明這兩個有

什麼區別？而今天對「心淨則國土淨」肯定的人已經很多，所以不必講下去。各位還有什麼佛法問題？因為機會很難得，大家都曉得顯明法師每年都要回台灣一次，但他公開演講很少很少，很難得，今天他能夠在此地，各位可以直接問問題，機會寶貴，希望各位要先充分利用這個機會，不要錯過，好不好？那一位有新意見？

顯老：你們看過唱雙簧的嗎？（眾笑）

沈老：我們本來在做戲，法師剛才講過的。（眾笑）

聽眾：請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，把生死問題轉化？

顯老：我勸各位看《楞嚴經》，經中有兩句話：「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。」生死也好，煩惱也好，都是由識而來。識即是分別，所以講：「不於其中起分別，是故此處最吉祥。」你不起分別，就沒有識了，沒有識即是不分別，「打得念頭死」，念頭即是識，轉識成智，不能把這個識弄壞了，識弄壞了變成神經病，要把它轉過來成智，轉八識成四智，這話很多，不必去分析它。如果要「滅從色除」，便生煩惱了，因為你分別。假如你把煩惱滅了，就是揚棄色法除掉色法。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在這個形相上，不要太強調，煩惱一沒有了，生死也就沒有了。生死也就是生滅，我們講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滅、不動心，見聞覺知心不動。不過，這是工夫啊！不是隨便講一講的，也即是要無動於衷，無論喜怒哀樂都不動於衷。剛才我們沈老講，人生太享受的時候，容易錯過，遭點逆緣，叫逆緣增上。多點逆緣，我想這條路就不會走錯，要是順境界太多，容易做錯事。我們學佛的人，不要怕逆緣，逆緣能夠做我們的增上緣，就是在逆境上不倒下去，而且在逆境上不對兩種形相起分別。這兩種形相就即是色法，一種形相就不是。不二法門不是兩個，如果有相對的東西就是兩個。我們修學佛法不要怕逆緣，我想每個人順緣逆緣都會遭遇到。但是，祖師告訴我們，人生不求無病，有點小病可以，不要大病，有大病就受不了，有點小病，容易體會身體是無常的，不知講的對不對？（眾笑）

沈老：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。我們的眼睛、耳朵都靠不住，我們的心實際上被我們的眼睛、耳朵所騙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請各位想一想，你們的眼睛比狗的眼睛怎麼樣？狗的眼睛比我們的眼睛好，老鷹的眼睛比我們看得遠、看得多，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東西，實際上都不是真相，如果學過科學的，從光波來說，我們人看得到的光波，在宇宙整個的光波中，佔極小極小的一部份，所以我們眼睛看見的東西，都是不正確的。耳朵也是一樣，我們的耳朵，也不及狗的耳朵，狗比我倒聽得遠，有一種呼叫狗的哨子一吹，人聽不見，狗就聽得見。所以，我們的五官是靠不住的。但我們生來所有的觀念、思想，都是從五官而來。生死也是我們錯誤的觀念，真正嚴格的講，每一刻都在生死，對不對？譬如剛剛拍了一張照片，實際上洗出來的早已不是我們了，實質上我們不知生死多少次。不過，這種生死不是我們人普通觀念裡的生死。各位不要怕死，實際上以我們人的眼睛看，這個人是死了，在他的眼光裡，只是把看到的東西變了一變。等於我在紐約那天早上起來的時

候，雪下得很大，漂亮得很，樹上邊都是白的雪，上了飛機睡了一覺，就到了洛杉磯了，天氣晴朗，太陽很大，這就是一個生死。所謂死者，在別人的眼中看是死了，在你自己的眼中卻不是，也等於一個夢，只是換了一下形相而已。所以，生死沒有什麼可怕，生死都是虛妄的。假如用《金剛經》的話來講，生死是有為法，或者謂之相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或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你能透徹地看所有相，正如剛剛法師講的，沒有分別了，都是本性了，你就是看到法身如來，就是看到真的本性。（法師笑）法師這樣一笑，就表示印可。

聽眾：看了這本手冊，介紹沈老修福修慧的事很感動，是否請沈它再講一講？

沈老：我是很願意講，因為我覺得我受我內人的恩惠很大。當我們從中國到美國去的時候，所有在中國的東西都丟掉了，不能帶出去，我們夫妻兩人帶了四個小孩，生活是相當的苦。我內人平常不怎麼講話，過著很平淡的生活，但她很能夠吃苦。後來，雖然我們比較有錢了，但是一直到她最後生病時，都沒有請過傭人，我們講過幾次要請傭人，但她都不要，什麼事都是她自己做。大概在一九五幾年，那時候我是公司的主要股東，我們第一次把五年的盈餘分給股東，於是我分得一筆錢，可以說是到美國後所得到的第一筆數目比較大的錢。那時候兩夫妻年紀還輕，當然很高興。大約是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，那天我們很高興，談得很多。那時我已經碰到張澄基教授和陳健民老居士了，當時他並不是老居士，還是陳居士，總之我對佛法已經有相當接觸，我內人那時對佛教卻沒有什麼接觸，她是基督教教會學校畢業的，我也讀過基督教教會學校。那天我們談到信仰問題的時候，她就對我講：「你們呀！」她說的『你們』指的是我、張澄基、陳健民這批人。（後來過了多少年後、她終於把『你們』改成『我們』了）。她說：「你們老是咬文嚼字，專門講理論，不講實際。」她說：「基督教理論很少，但是辦醫院、辦學校，做很多直接救人的事情，你們為什麼不多做些這種事情呢？」我那時候因為已經學了一點佛法，就對她說，這種福報是人天小果，只可昇天，不是究竟解脫，我們應該修慧。她聽了有點不厭煩，不過她很聰明，她說：「好吧！你去修慧，我去修福，我們分工合作好不好？你修慧，將來可以講經給我聽；我修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我沒得話講。有一個公案說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。」若果只有慧沒有福，就連飯都討不到了，但飯還是要吃的。我同意她的意見，就把這筆錢一分為二，她的一半由她作主寺修福，我的一半由我作主去修慧。那時在樂渡法師領導下，我們已經組織了美國佛教會，但是我們這個小小道場設在公寓上面，自從那次談話以後，她就很主動參加各種活動，譬如燒飯啦，收拾佛堂啦。有一次我們從那個地方出來，走沒多少路，就看見有一塊大牌子，一間電話公司的辦事處要出賣，我內人說，我們去看看，我說看它做什麼？她說也許可以買下來給佛教會做個道場，現在佛教會地方實在太小了，而且樂渡法師說有三尊佛像要來，根本沒有地方供。好，我們去看，把電話抄下來，我把故事說得簡單一點，關於夢到的事，我不去說它，後來她把她分到的錢，去買這個地方，就是現在的大覺寺。我那時還問她，我說你贊成辦醫院、辦學校，怎麼現在要去辦一間廟

呢？她對我說：「這一點錢怎麼辦得起醫院、學校呢？現在辦個廟，至少可以讓更多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」她下面還加一句：「像你也可以多修一點慧。」我也沒有話講，這樣她就將這個弄起來了。她修福，踏了一大步，我修慧，卻慢得很。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，我第一次在大覺寺講「五眼」，可以說稍為修了一點慧，但是還慢得很，她的福，的確修得不錯。到了一九七〇年，我賣了船公司一大部份股票，得了更多的錢，我覺我挺高興的是，那一次她對我表示：「我們不要分工合作了，不要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。我們要合作，福慧雙修。」她這個理念也很通，所以後來談談，談到一個所謂莊嚴世界的觀念。實際上，我們那時已經有一個菩提精舍，都是她在管的，有世界宗教研究院，有大覺寺，她說這個莊嚴世界啦，不但要有精神上的——佛教的，還要有一所大學，世界宗教研院，可以作大學的基礎；還要有養老院、孤兒院，總而言之，想了一大堆東西。結果，在我們一塊四百多英畝的地方建起了現在的莊嚴寺。正在建築中的有和如紀念圖書館，規畫中的有大佛殿。所以，我不但是受她的影響受持《金剛經》，現在七十八歲了還跟老法師跑到台灣來，捐款啦，弘法啦等，實際上是在完成她的願望。（熱烈鼓掌）

顯老：沈老講的東西，有內容，有事實，絕不空談。他平常高興講一個故事，現在我把它重複一遍：兩個和尚是同修，但各位知道，和尚守戒律很重要，就是戒財戒色。有一天，走到一條河邊，河面不寬，坐船用不到，要脫鞋過河。正好來個女的，三寸金蓮，古來都是裹著裹腳布，如果脫了鞋，再纏腳就不方便，其中一個和尚做好事，想把她背過去，另一個和尚放不下，以為男女授受不親，你和和尚怎麼可以背女人呢？這個和尚把她背過河後就把她放下，兩人走了。到了晚上睡覺，另一和尚睡不著，說我這個同參可能有問題了，始終在那裡想東想西地想，後來背女人這個和尚就問，你怎麼睡不著呢？另一個說，我真正看走了眼了，我跟你打同參，來了女人都不可接近的呀，你怎麼可以背她呢？這個說，我背她過河就把她放了下來，你怎麼到現在還放不下呢？（對沈老）我講的故事對不對？這是你常講的。

聽眾：《心經》中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前面的「色」與後面的「色」，有什麼不一樣？請問法師或沈老。

顯老：這與《金剛經》有關，請沈老答。

沈老：這位葉教授，葉阿月博士，早就通了的，今天這個問題，她不敢考老法師，大概想考考小弟，我想我挺好不正面答復葉博士這個問題，她本來就懂。總而言之，「色」，正如剛才老法師講的相；「空」，是老法師講的本性。（以下無聲）

如何照見五蘊皆空

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 講於台北市實踐堂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顯明這一次跟著美國佛教會弘法訪問團回國，跟各位結法緣，我們希望將這個講座的功德，迴向國泰民安，社會和樂。我想，我們有護國消災的含意，在未開講以前，希望大家合起掌來隨我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。

南無大慈大悲救苦難觀世音菩薩。(三稱)

今天與各位研究的題目是：「如何照見五蘊皆空」。具體講起來，這就是《心經》的大意。大家平常都在念《心經》，它的大意，共有廿五個字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這廿五個字是《心經》的中心思想，至於下邊的文字，都在解釋這廿五個字。

在講這個題目以前，一定要把觀世音菩薩介紹給各位。觀世音菩薩又名「觀自在菩薩」，觀自在菩薩並不一定指觀世音菩薩，因為所有的菩薩都自在，包括我們在家的、出家的、在座的各位菩薩，大家都自在。「行深」，修行要有深度，要落實，不要光說不練。光說不練，是沒有用的，修行要達到最深度。「般若」，一般翻譯成智慧，其實「智慧」二字還達不到般若的涵義，我們念的經是文字，在文字的後邊是般若，無論是誦什麼經，都是「方便」。念經也好，拜佛也好，參禪也好，念咒也好，全都是「方便」。利用這「方便」，就可以達到「不方便」的般若，也就是利用分別的事相，達到無分別的理性。這個理性就是般若。般若啊！是空性，佛教講空，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相反的，是什麼都有。也就是說，你不在形相上執著，不在文字上執著，這就是空性。

修行般若法門很不容易，所以佛教是建立在「緣起法」上，建築在般若系統上。「行深」，你修行到有深度了，才能夠達到般若，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般若無知。」無知而無所知，我們現在的「知道」，是妄知，我們所知的很狹窄，不多，般若無知，一切無知，不在分別上知道，就是無所知。所以，般若是不加分別的，如果分別，就達不到般若的境界。當然，根據教相來講，般若分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、眷屬般若、境界般若等五種，我們不去解釋。「波羅蜜」，就是到彼岸，無論是修行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或禪定都要用般若。如果沒有般若，就不會佈施、就沒辦法持戒、修忍辱、修精進，更沒有辦法修禪定；所以，般若為諸行的根本，說修行，一定要修般若。「般若」，換句話講，就是「不二法門」。再換句話講，就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口傳。嘴裡說不出來的，心裏面想不到的，才是智慧境界。各位，開智慧就是開悟，開悟啊，跟沒有開悟是一樣的，沒有什麼差別。開悟也要吃飯穿衣，沒有開悟也要吃飯穿衣。但是，開悟者的吃飯和沒有開悟者的吃飯不同，心裏面想的不同，就是會吃。我們現在沒有開悟，所以不會吃，也不會穿衣。開悟之後，就會穿。我們拿一句成語來講：「道裡面沒有衣食，衣食裡面沒有道。」修道的人不在乎

穿衣吃飯，在乎穿衣吃飯的人沒有道。

修道的人，要達到那目的，有三種希望：一、現在的快樂，二、未來的快樂，三、究竟解脫的快樂。現在的快樂，要求消災免難；未來的快樂，希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；究竟解脫的快樂，就是成佛作祖。所謂「波羅蜜」，就是要走這三條路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如果要修行般若，達到最後究竟的結果，就必需把五蘊照空了，而且要見到它。「五蘊」又名五陰，隱藏在我們身心上，平常見不到。在八苦裏，有一種苦叫做五陰盛苦，因為見不到五陰的起伏，所以時時刻刻弄得我們精神恍惚。我們必須看清五蘊，照得住五陰。「照」就是使它不動，不動才能看得見；動的話，我們就看不見。「照見」二字換一個名詞就是「觀」，觀照的觀。我們修學佛法的人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觀照，並非用眼睛看，而是用心觀，用心想。五蘊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於教相來講，就是：「合識」、「開心」。「色」法為一個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都是心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人生的生死輪迴，是身與心這二個在作怪。我們的身體得來不易，生在寶島豐衣足食，這是前世修來的，但是我們說了不算，自己作不了主，故「閻王要人三更死，絕不留人到五更。」你說死也不行，不死也不行，命運安排著我們。命運怎麼來的？是由業力來的。修善、作惡都是造業，所以有善業、惡業。惡業使我們往下降，善業使我們往上昇，這是「業」的力量，不是「願」的力量。吾人說願生西方淨土中，那是願力。造了業，不來世間也不行，業牽著我們走。念佛則往生西方，不去也不行。作了壞事，牽著往地獄，不去也不行。

因為有業的力量，所以自然有命運的安排。俗語說：命該如此，何年何時辰生，不能變，已是固定。人生的事，錯綜複雜，因此一般人常常找人算命，我認為沒有必要算命。命的後邊還有運。命運——運是運轉，命則是固定的，雖是固定的，我可把它操之在我，我可以運轉它。請注意這「運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方便、運轉。譬如我們做好事，就可以把「運」轉過來，做壞事也會把「運」轉過來。其關鍵所在，端看我們怎麼去運用，怎麼以運轉命。命由業，我們學佛人一定要懂得這個程序，如果不懂，就無法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五蘊始終隱藏在身裡面，色法包括我們的身體，故老子說：「吾之大患，為吾有身。」因為有身才會受苦，如果沒有身就不會受苦。但是大家了解，身體是虛幻的、不實在的，而且是最不堅固的，五臟六腑之中一個有毛病，就會影響周遭，隨便碰碰這身體就會破碎，要用假相、幻化，把它給空掉，四大皆空。人命無常，光陰不饒人。拿我來講，七、八十歲了，一幌就老了，就死了，要想再回頭，沒有辦法。我自己平常在想：過去的不想，讓它過去吧！未來的不想，要想也想不到。過去的如做場夢，或者好夢。或者壞夢。未來的事，如空中的雲，變化多端，要算也算不到。「現在」必須隨緣，但是不可昧因果。

佛教講因果，講因緣，講事理，要講權實。因果很重要，如果不懂，就不算是佛教徒。權實的道理如果不知，就不配研究佛學。如果不實踐，盡是空談，高談闊論，也算不得

佛弟子。佛教是主張實踐的，是要做的，不是用來講的。我們先了解我們的身體，一方面不淨，二方面不長久、不堅固，是幻化的，等於變魔術一樣。我們的身體也是詰個樣子，只要到醫院照 X 光，便可以看到本來的面目，我們只是一副骷髏，眼睛大大的，就像死後，變成二個大窟窿。我們要經常於身體起不淨觀、幻化觀、無常觀，之後就不會浪費太多的精神和時間在身上。當然啦，修學佛法要四大皆空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四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一般人總是認爲人死後就化成灰，才是四大皆空。其實並非如此，地水火風是名詞、代名詞，地代表愚痴，頑石不化，地大是堅固的；水代表貪心、汨濫；火代表瞋心；風代表業力，業力風吹得我們團團轉。現在那些自稱有神通的，其實與神經病患差不多了，真正有神通的，絕不會耍神通，也絕不會自吹自擂說自己有神通。佛經明白告訴我們，貢高我慢與學佛不相應。業力風使我們自己騙自己、欺心、騙別人、欺人、欺佛、被人欺。怎麼叫被人欺啊？人家說：顯明法師知道過去未來，有修行，道德很高。我一歡喜，就被人欺了。又有人說顯明法師啊！你是壞人啊！你老而不死啊！我一煩惱，又被人欺了。這就是被別人欺騙，然後又去騙別人。欺心、欺佛、欺眾生，這就是業力風在轉，所以地水火風，就是貪瞋痴業。

我們在拜佛時「能禮所禮性空寂」。能拜佛的是我，四大皆空，現在拜佛的是我——不能說死了後燒成灰再拜嘛！也就是沒有貪瞋痴業，四大皆空，所拜的佛是佛性。我們佛教徒不拜偶像，《金剛經》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我們也許對著釋迦牟尼佛像拜觀世音菩薩，並不是在形相上起分別。有些人不會拜佛，兩眼發直，在佛像上拼命挑毛病，這尊佛像頭稍大了些，鼻子小了些，眼睛太大了……這就是不會拜佛。所以能拜的是我，四大皆空，沒有貪瞋痴業；所拜的是佛，也是拜他的佛性，不是拜佛像，是拜形相後面的佛性。佛性和我們的自性是一非二。「蠢動含靈，胎卵濕化」都是一個性。拜佛是拜佛性，換句話說，我拜佛就等於是拜我自己，不是向外拜，這點大家注意。我們做功德，是爲了啓發我們本有的功德，不是向佛求什麼或者向菩薩求什麼。佛菩薩不會給你什麼，因爲佛果有因，佛有的，你都有，你沒有的，佛也沒有，佛是果，我們是因。凡夫是種子，佛是果實，果與種子是一致的。我們拜佛呢？就等於是開門的鑰匙，誦經、禮懺也是開門的鑰匙，這是方法。做功德是方法，希望把門打開來，門一打開來，我們便可以進入「華屋」，本有的佛性便顯了出來，就是開悟了，一開悟便什麼都有。所以，六祖大師講：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不必向外找，所以「道源不遠，性海非遙。」「但向己求，莫從他覓，覓既不得，得已非真。」這是慧思大師的話。如果你要求神、求鬼，那我就不必講了；求神求鬼，他可能會幫助你，叫你發財，叫你好運；但你發了財之後，他卻送不走了。所以，不可跟鬼神打交道，要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千萬別求他，請他來容易，送他難，所以說「迎神容易送神難」，送他不走，說不定還把你搞得一塌糊塗。和佛菩薩打交道沒關係，你罵他，他不起瞋恨，罵到你因謗佛而下了地獄，他還是一樣要救你。我們的身與心是連在一起的，淨土宗的慧遠大師講：「形滅」。就是說，這個身體雖滅掉了，神識不壞；你受苦也好，享福

也好，不是你的身體在受苦享福，而是你的精神。所以，我們首先要把這個「色法」（身體）觀空，從前刑場臨刑時說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頭臨白刃，如斬虛空。」這種豪氣，使拿刀砍頭，如同斬虛空一樣，就是把身體看空了。但是，我們要借假修真，不能濫行自殺，沒有色身，法身就不能得。

「色身」就是五蘊。四大的色身，是由宿業而得；「法身」就是以諸法為身。無論是胎卵濕化，蠢動含靈，與我們都是同體，這就是法身的境界，所以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流水的聲音，都是說法。《彌陀經》說鳥兒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青山就是我們的清淨法身，我與萬物同體，所以生佛同體，心、佛、眾身，三無差別，這是由色法（色陰）的生身，而轉成法身，這是精神的支持，沒有佛覺的轉換，色身換不成法身，有你我他，這是你的，這是我的，那是他的，這色身便變小了。如果沒有我執、我見，沒有煩惱，一切煩惱都是從「我」來的。沒有「我」，就沒有煩惱；沒有「我」，才不會偏向於空；沒有我，才能夠「佛光普照」，才能「度眾生」，有「我」就沒有辦法修菩薩道，但是「我」究竟是有？是無？釋迦牟尼佛降生時，也講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他也強調有個「我」，但他所說的這個「我」，是「性相不二」的我。性就是本體，相就是形相。「性相不二」，比如一塊黃金，不管是打成項鍊，或鑄成手鐲，都是相，雖然有這麼多相，但它的本體是黃金，性與相是不二的。我們拿一杯水，放到冰箱，很快就變成冰塊，把它拿了出來，很快又溶解成水了，冰水不二，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。眾生就是佛，佛就是眾生，迷時是眾生，悟時是佛。我們學佛的人，先從色法下手比較容易。以參禪來說，從心法下手，觀心就不容易了，心不容易觀，而且找不到，二祖（慧可）講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心在那裡？沒有形相。我可以告訴各位，到處都是我們的心，我們能夠想到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的心。如果我們的心不到，就是糊塗了。沒有心，什麼事情都不能做。

如果有了色蘊，就有光明、黑暗兩面，故《楞嚴經》講，「見性」沒有光明與黑暗，我們眼睛好，看是白色；眼睛瞎了，看是黑色。黑也是顏色，「見性」則不受影響。所以，如果色蘊破了，在《楞嚴經》上講，就是沒有幽暗，處處是光明，處處是佛菩薩。從前，蘇東坡與佛印禪師，一起打坐，佛印禪師就問說：「蘇學士，我這麼一坐著，你看我像什麼？」蘇東坡回答：「我看你像一堆狗屎。」蘇東坡也問佛印禪師：「你說我像什麼？」對曰：「我說你好像一尊佛。」東坡居士很得意地回家，對蘇小妹說了一遍，蘇小妹說：「你輸了；你心內是狗屎，看見旁人故是狗屎。佛印禪師心內是佛，看見旁人都是佛。」我們用什麼心看，便顯現什麼；用佛心看，便佛現；用菩薩心看，便菩薩現；用羅漢心看，便羅漢現；用凡夫心看，便凡夫現。無論對人也好，對事、對物也好，都要先把我們的心調整好。要是用佛心來看，便是以慈悲為本；如果以菩薩心來看，便是以歡喜佈施為本；以羅漢心來看，便是以戒定慧為本；以凡夫心來看，便是以貪瞋痴為本，看那個會貪，那個智瞋，那個會痴。我認為佛弟子應該先把自己的方針調整好，以佛心來看萬物，看大家都是佛。

在《金剛經》中，佛自稱「實無有眾生可度」，因為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。地藏王菩薩發願：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阿難尊者也發願：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。」泥洹就是涅槃，在他們的眼中，沒有什麼天堂和地獄，沒有佛，也沒有眾生，完全是一律平等。

其實，地藏王菩薩早就成佛了，阿難尊者也早成佛了，因為「生佛不二」，那有這麼多的差別相？就是因為我們的色蘊沒有破，產生種種差別，有你我他，有怨親，有種種的分別。去年六四學運之後，我們美國佛教會做了一場法會來超度枉死的青年，法會上我就說了幾句話：「孔夫子以直報怨；老子報怨以德，你對不起我，我就用道德來感化你。佛家則為怨親平等的思想，有怨不報，就到此為止了。你對不起我，我絕不報復；因為你報復我，我報復你，沒完沒了，冤冤相報，永遠斷不了。」所以落在我們身上的點點滴滴，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，也不要把它看得不值錢，得來不易啊！此身得來不易，但我們要會使用它，你雖然沒有權（這房子好像是租來的），前生花了很多本錢，租來這麼一個房子，既然住在這裡面，就用它來做功德。要聽我話，要拜佛，要念經，絕不要讓它浪費了，不要只用來睡覺。用了這麼多的本錢，成天睡覺，太冤枉了。從前平均壽命短，「人生七十古來少，前除少時後除老，中間時間沒多少，還有一半睡著了。」有用之年都睡過去了，一大早睡個回籠覺，中午打個盹，晚上又長睡，故釋尊開示我們：「莫以睡眠因緣，令一生空過。」當知一失人身，萬劫難復。身體固然不要糟蹋，也別過分愛惜。所以，在佛門裡，有拜佛這一門，是最好的運動。拜佛、念經，最好不要看注解，自己去念正文，自己去解釋。看注解，會把自己的智慧埋沒了；看正文，經上面的一字或一句相應了，便會忽然間開悟。如六祖慧能大師一聞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便開悟了。「應無所住」是禪定的「定」，而「生其心」是智慧之「慧」，定慧等持。所以，我們離開經也不行，照著經也不行。百丈禪師講：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。」「離經說法，如同魔說。」六祖云：「讀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」讀經時間久了，不懂了，光在文字上起分別，沒有透過交字進入道理，如同對小孩以指示月，卻以手指頭的長度來認作月亮的長度，經典就是標月指，指示我們月亮的所在，要是拿經典作究竟，那是錯誤的，要在經典裡找本來面目，就是在經典上文字的後面找般若。從前呂祖（洞賓）能點石成金，對一小孩講：我要把一塊石頭變成金送給你，孩子回答說不要，問他是否嫌小，嫌小的話可以再點大的。小孩子依然不要，問他為什麼不想要？小孩回答說：「要你那根手指頭。」這就是根本問題，不知從「標月指」上見月亮之本體，拿手指頭當究竟，拿經本當究竟，不知道這些法門都是方便，佛說都是「方便法」。

我們在修行過程中，難免有邪風吹，社會這麼大，有種不正當的風在吹，要是我們堅信不動不移，這邪風一吹過就沒有了。邪風就是不正見，世間有邪知邪見的風，也有名聞利養的風，要是沒有定力，可能就要隨它走了。學佛必須正信、正見，蘇東坡有個兒子叫

蘇過，問說：「經上的話是真？是假？」蘇東坡說：「也不是真，也不是假。如同水裡的月亮，你說是真？是假？若當真，水裡可撈得出月？說是假，月亮明明在那裡。」佛經說：「無實無虛。」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不實不虛。」說實也不對，說虛假也不對。我們對佛經應該要有這種觀念，認為佛經完全是假的，不對；認為完全是真的，也是被它所轉。我們應該在經裡找與我們的心相應的中心思想，以刺激我們的精神——開了悟，便智慧如海。六祖大師根本一字不識，開悟之後什麼都會講。但是我講經，一向沒有發揮我自己的意見，因為我是凡夫，我跟各位講，我是一個很平凡的老和尚，沒有福，沒有慧，更沒神通，也不知道過去、未來，就知道冷、熱、吃飯，冷了加衣服，旁的本事都沒有，我只是以經來解釋經，這要靠平常多看，多了解。我們是科班出身的，了解佛法，我們必須用佛法來講佛法，不能用「我」來講佛法。「我」是凡夫，有情識，有我見，用我見來講佛法，愈講愈遠，佛法是講理性的，「我」距離理性太遠了。「我」是重情的，情與理是二方面的，合不攏。如果拿佛經來解釋經典，就不錯。所以，我們要破色蘊，把自己的身體看成四大皆空。

我們莊嚴寺有個「千蓮臺」，有很多從台灣到美國讀書、工作的年青人，在千蓮臺內預訂了父母百年後的位子。要是到千蓮臺多看幾回，無形中便會增加無常的觀念。你還貪什麼？什麼是名？什麼是利？老實講，使人生最受害的二個字，就是「名」和「利」。無論做什麼事，都在名利上貪求，便成了名聞利養的奴隸。正確的態度應該是：名利來了不要往外推，沒有的話不要去追。名來了，做皇帝，做大官，一言九鼎可做大功德。利來了，錢多了，你做大功德主，有錢你要會用，有地位也應會用，要用在刀口上，不要用在刀背上。我們要雪中送炭，不要錦上添花。我們可以救濟貧窮，供養三寶，修橋鋪路，孝順父母。孝順父母在佛教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不孝順父母，阿彌陀佛不接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父母是不能不孝順的。父母是恩田，佛菩薩是敬田，我們救眾生、幫助別人是悲田。所以，我們擁護佛教是續佛慧命，為眾生做事是勤植福田。

以前，佛陀在世時有二位弟子，須菩提尊者專向有錢人化緣，他認為因有錢人不容易修行，若不遇善知識就很容易造惡，故若不先給他們做些功德，來生便要受苦了。迦葉尊者則專向窮苦人家化緣，他認為他們此生已經很苦了，不再植福則來生更窮苦了，所以要讓他們種植福田。這好像是給我們一把鑰匙，開啓自己三寶的門戶，見到本來的面目。所以，色蘊破了就沒有幽暗，一律平等。我們情緒好的時候，看的都是佛菩薩；煩惱時，看的都是一群業障鬼。兩者只是一念之差。色蘊破了，在形相上不起分別，就沒有黑暗，只有光明和快樂，猶如佛寺前的彌勒菩薩笑臉迎人——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難容之事；開顏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」世上可笑之人很多，貪名，可笑；貪利，也可笑。古時有一個布袋和尚，如果有人問他如何是佛法，便一句話不說，放下肩上的布袋，意思就是說：「能放下，便是佛法。」能看得破名利，放下貪瞋，色蘊便不存在了。這時候就看你手裡有否東西，還放什麼？沒有任何喜怒哀樂，就沒有什麼看破、看不破。

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」這是觀音菩薩所修的耳根圓通法門。在《楞嚴經》中，廿五聖者各述圓通，文殊菩薩特別強調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」耳可聽四面八方，而眼只能觀前不能看後，耳根的功德比眼根來得多。所以，初於聞中，就是無論耳朵聽到任何聲音，一聽到，一入耳就流掉，不要把它存到腦子裡，才不會睡不著覺。從前有兩個和尚是同參，欲過一小河溝，遇見一女人，裹著腳，涉水很不方便，其中一個和尚對女人說：「我背你過河。」便把她背過了河。另一個和尚看了，一直掛在心中，認為這個同參敢背女人過河，道心已退，到三更半夜，翻來覆去，睡不著覺，後來忍不住便對他的同參說：「你忘了我們出家人的戒律嗎？怎麼可以把女人背在身上呢？」這位同參被他一質問，便很感慨的說：「你怎麼還放不下呢？我背過河去便把她放下了。」故知我們要「欲放下即放下，欲待了期無了期。」能放多少，便放多少，就是看的破，放得下。

凡夫一定會起心動念，如果無念便是初禪天。沒有妄念，並非究竟。止息——沒有呼吸，是二禪天。脈搏停了，是三禪天。不了解佛法的人，以為這很了不得，實際上還未證到初果羅漢。不看教理的人，很容易起增上慢，不知天多高地多厚。了解教理的人，便知在欲界修禪定很不容易。「欲界」有三種大欲，一食欲，二睡欲，三淫欲。平常人見了面便問吃飯了沒有？若氣色不好，則問是否沒睡好？男女相悅則生淫欲。欲界中的種種欲，把我們困住了。如果在欲界修禪定，修得很好，到了初禪天，還有粗分別、細分別。如果修到不分別，無念，沒有妄念，念住，再往前走，氣住，呼吸停止了，只在內呼吸，外邊呼吸沒有了，或者從毛孔上呼吸。到了三禪天，連脈都不動，到了四禪天，捨念清淨。這還是在四禪八定裏，真正的禪定，不是嘴裏講講說說，坐在那兒就開悟。如果這也算是悟，倒不知道你悟了什麼？所以，在色身上要調身很不容易。天台止觀有調身、調息和調心。

修行並非兩眼睜得大大的，完全不睡覺，這樣子眼睛會瞎掉。睡多了，愈睡愈糊塗。夢想愈多，分別亦愈多。所以，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心不動，內守幽閒。」觀音法門講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」動，固然不對，靜也不對，動與靜是相對來講的；心中妄動不對，心裡一念不生也不對，這就是觀音法門很難修的地方。色陰一破，所見的就沒有兩種顏色。我們眼中所見的顏色不止一種，這是因為我們的色陰未破。所以，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，只是一個顏色，我們現在所看的五顏六色，等於戴了不同顏色的眼鏡。可嘆我們這一生都給眼睛所蒙住了，紅黃藍白黑，都是我們自己分別的，都沒有看到本色。要是色陰破除，就會沒有差別相，一視同仁，看見本來的本性，不是在形相上取。色陰破了，就可超越劫濁。我們這裡是五濁惡世——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。什麼是劫濁呢？就是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的綜合體，也就是一個家庭，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，種種不清淨合攏起來。如果沒有形相，沒有見聞覺知，一視同仁，家庭就是快樂的。沒有劫濁，社

會也會安寧，佛教裡也就沒有邪風來吹了；邪風是不長久的，吹一下就過去了。五蘊或五陰，也就是色心二法，色心二法如果能照顧得住，一切煩惱沒有，一切痛苦都沒有，將來就得到很大的快樂。

色蘊是身體方面的作為；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蘊是內心的世界。心理不健全，精神失常，就是因為五蘊出了問題。《楞嚴經》裡所說的五十陰魔，就是每一蘊裡各有十陰魔。修禪、念佛不得其法，會著魔；著魔就是俗語所說的「神經病」，一旦到了這個地步，恐怕佛出世也不能得度。

五蘊的第二蘊是受蘊。受就是「領受」。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貪念，這是與捨相對的，貪取而不捨，便是受。你若能去除貪念，並且更進一步能把已擁有的捨去，便是將受蘊清除，這時，便自然而然得身心自在。用功得力的人，能出陽神和陰神，就是這個道理（禪定功夫好，坐在室內可見室外種種景像，這是陽神；夢中所見種種未來、過去景象，這是陰神，死後稱為神識）。神識所領受的種種苦、樂，皆來自「受蘊」。觀世音菩薩所修的耳根圓通，也就是聞所聞盡——能聽的耳根、所聽的聲塵，不起分別；也就是耳根不逐聲塵，聲塵不入耳根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，初果羅漢六根不染六塵。能六根清淨，是我執已斷，但貪、瞋、痴尚在，所以未出三界。因此，各位千萬不要要求比丘、比丘尼沒有貪、瞋、痴，出家眾能勉力做到的，大概只是嚴持五戒、止十惡、行十善。如果出家眾都能息滅貪瞋痴，便是出三界的阿羅漢了。

當受蘊一破，便是聞所聞盡，沒有見濁（不存我見）。我見是生命中的大障礙，因為有「我」，所以有「他」，人我對立，煩惱無盡。如果能做到「天下為公」、「萬物同體」，便沒有煩惱。

三是想蘊。想，就是妄想，如果妄想不生，不但處事清楚明白，甚至睡著了也不會作夢。我們平常做夢，出現在夢境中的，有些是欲望的變相，有些是前塵往事的舊跡，這些全與妄想脫不了關係。如果想蘊破了，妄想不生，便沒有夢了。在觀音法門中，有「覺所覺空」——能覺的是心，所覺的是境界，能所兩空，心境俱無。用功的人時刻要了解，境界是不可得的，心也是不可得的。也就是說，天天用心，不知有心，如魚在水，不知有水習焉不察也。心，是精神意識，人而無心，便成行屍走肉，有心無身，鬼影幢幢，所以身心不可分，心境需合一。造作一切善惡業，完全依靠心境相應，不是心因境有，便是境由心生，心境和合，善惡生焉。

當初，釋迦牟尼佛尚未成道，在雪山修行時，遠處傳來一個聲音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」他一聽，立刻心生歡喜，便循聲追尋，終於找到了一個獵人設下的陷阱，裡面有一

隻癩皮狗。釋迦佛問：「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』是你說的嗎？」狗說：「正是。」釋迦佛又問：「只有這八個字嗎？」狗說：「還有八個字。」釋迦佛請牠把另外那八個字也說出來，狗就是不肯，除非先讓牠飽餐一頓。釋迦佛求道心切，只求能聽到，甘願捨身餵狗。陷阱裡的癩皮狗於是說：「生滅滅已，涅槃寂靜。」

生生滅滅，無非都從妄想而來。妄想不除，生滅不盡。

在修禪觀時，其中一種觀法，就是觀想面前有一副棺木，我倒臥其中。幾天後，屍斑出現，全身青瘀。再過幾天，在腫脹的屍身上開始爬滿了蛆，啖食屍肉，最後僅剩下一架白骨，這就是「白骨觀」。觀想若成，煩惱漸斷。

說到這裡，我順帶說說我的見解：念佛人，凡有起心動念，都應該把念頭歸趨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九品蓮花，經年累月，連綿不斷，臨終定能往生西方極樂。這等如平常走路，走慣了，自然熟門熟路。學佛的人是不會想生天的，所謂「六欲天上現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」，因為天福享盡，還得再入輪迴。我們所覺的境與能覺的心配合來覺悟，便不生煩惱。

再其次是行蘊。行蘊斷，則類不招（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；胎、卵、濕、化，全都不能把你招去，也就是不落輪迴的意思。）行蘊已破，心便如如不動，這就是「空覺圓滿」的境界。各位須知，輪迴是因為心動，心動便有生滅，有心必有境。心動的原因是有求，有所貪，所以一切欲求貪愛，都是輪迴的基礎。

第五是識蘊。識蘊盡時，六根可以互用。何謂六根互用？現在我們的眼睛只能看，耳朵只能聽，鼻子只能嗅，到了識蘊盡時，眼睛不但能看，而且具足其餘五根的功能，等於任何一根兼有六根的功用。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而六根的根本心，儒家對心的作用非常肯定，所以有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」的講法。《楞嚴經》也說：「是心非眼，是心非耳。」這裡所說的心，也就是精神意志，我們的身體由精神意志支配。《楞嚴經》把本性（心）比喻作虛空（主人），把六塵比喻作客人；因為主人好客，所以訪客不斷，心逐六塵，所以六塵常附。虛空平靜無風，塵埃自落。心若如如不動，煩惱不起。

所以，生滅在「識」（知見）。但是不要使識受到毀壞，否則不能轉識成智。用功不當，是使知見敗壞的途徑之一。知見受損的害處，尤甚於幾度輪迴。

《楞嚴經》說的「因地不真，果遭紆曲。」就是說明初發心的重要。發自利心者，成就有限，所以窺基大師提倡「三練磨心」——用三種方法磨練心性。一是發菩提心，上求

佛道，下化眾生，真正知見。二是真實修行，《華嚴經》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每遇一位善知識，他都請問：「我已發菩提心，如何實踐？」諸位要注意他所提出的問題，他請問的是「如何實踐」，可見發心容易實踐難，而五十三位善知識，都非常懇切的各指導他一種法門。這表不發心之後必須修行，然後才有成果。三是證果；這裡所說的證果，不是說證得佛果、羅漢果的果，而是「相應」。大家現在的表現，就是不相應——與佛不相應，與菩薩不相應，與羅漢不相應，甚至於你我之間亦互不相應。怎樣才算是相應呢？大家一心一德，謂之相應。比方，你見到佛，起恭敬心，見到狗，也起恭敬心，對一切不生分別，這就是相應，就是證果。若在悟境上起分別，就談不上證果。能做到這三步，便不會有命濁。

內心清淨，便能六根互用，故觀自在菩薩能用耳根觀照，這就是六根互用，在判教來說，是出三界，斷我見、我執的仍不能了生死，只算是初果羅漢，漸斷思煩惱（思想不健全的煩惱），是二果以上的羅漢。

若要六根互用，必須轉識成智——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什麼叫大圓鏡智呢？比方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裡，我們心意所到之處，就是一面鏡子，應該看見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點裂痕也沒有，但在我們的鏡子（心意）上，卻常有善、惡兩裂痕，所映現的種種景像，便難色有善有惡。到了轉成大圓鏡智時，先用善法同化惡法，也就是用戒定慧同化了貪瞋痴。要注意，是同化而不是拔除；貪瞋痴與戒定慧是一體兩面，等於手心與手背，手的這邊是貪瞋痴，把它翻過來便是戒定慧，只看你會不會翻。在大圓鏡智裡，加強你的戒定慧，以同化你的貪瞋痴。到貪瞋痴沒有了，戒定慧仍在大圓鏡智裡游走。貪瞋痴既然已經沒有了，當然也就用不著戒定慧了。佛經裡所講的「有餘涅槃」和「無餘涅槃」，前者是諸惡已盡，諸善仍存，後者是善惡俱亡。這尤如乘舟渡海，海是貪瞋痴，舟是戒定慧，既已達彼岸，豈能不登岸而捨舟？到了「彼岸已登，彼舟已捨」，是為「一法不可得」，這是真正的識蘊盡而可以六根互用的境界。這時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

以上是約略說明如何謂之「五蘊皆空」，而「五蘊皆空」為的又是什麼？這在《心經》裡，已經明白指出，照見五蘊皆空為的是「度一切苦厄」。在人生來說，一切苦厄都在生老病死中，因為我們受業所牽，對生老病死作不了主。

生固然不能自作主張，老是自然定律，也是作不了主，而且老態龍鍾，六根遲鈍，苦不堪言。病呢？人人知道怕死，誰知道病比死還要難過。常言道「慷慨赴死易，從容就義難。」也就是說，瞬間即成的死亡容易接受，慢慢折磨而死，那就難於忍受了。在我們一生的過程中，心裡的煩惱是貪瞋痴，身體上的煩惱是生老病死。而「生老病死」四個字，卻是釋迦牟尼佛的出家因緣。他為此而捨棄王位，拋下嬌妻幼子，毅然入山修行。

修行人當然也是離不開生老病死的現象。進入暮年的釋迦牟尼佛，有一次生了病，便吩咐使者阿難尊者到外面托鉢，想化些牛乳回來喝。阿難尊者奉命化緣時，在路上遇到維摩居士，居士問明原因，便說：「你別亂說話！佛怎麼會生病？」阿難尊者被搶白了一頓，帶著滿腔委屈回去。佛陀說：「下回你再遇到這種情形，你應該說『示同凡夫；眾生有病，佛不得不病。』」他是為解脫生老病死而出家，卻未曾了卻生老病死。我們所見到的生老病死，是事相上，他所說的生老病死，是心裡的；我自認為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便沒有老、病、死。

這是很重要的，心病要用心藥治療，心一死，便什麼都不能做了。我們修學佛法是修心，不是強調使身體強壯，練什麼功或練什麼丹。學佛，完全是觀心法門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，五陰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熾盛等等，全是苦惱，若沒有佛法的修養與見地，一味迷信，人云亦云，不知道真正了解之後才實行，便苦惱叢生。

但是苦樂本無絕對標準，而且往往是「苦樂在己」。好比各位現在來到這裡聽我這個老人胡說八道，在另外一些人看來，這是有福不會享——晚飯吃過了，何不在家裡搓幾圈麻將？可是這一類人在各位眼中，可能又是業障鬼——有時間不去聽經聞法，偏來攪這種能讓人沈淪的玩意。

這說明了：苦樂的分別，主要在各人的心念。心清淨，事事清淨；心不清淨，處處苦惱。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以上所說的，就是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的大意。這也一部《心經》的中心思想。接下來的經文，如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」道理也是一樣。簡單說來，空就是心，色就是色法、境界。修學佛法，首先要空其心，把一切屏除。

限於時間，這個題目就講到這裡為止。

註：「陰」「蘊」義同。新譯曰蘊，舊譯曰陰，皆有「積集」「蔭覆（蔭覆善法、真理）」之意。

一心三觀

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

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一日 講於台北市實踐堂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陳秉榮居士

「一心三觀」是天台宗的術語。所謂「三觀」，就是觀空、觀假、觀中。雖有三觀，卻不出一心，即是一個心裏有三種形象——空、假、中。

經過相當生活歷練的人，常會感到自己是在表演著一齣又一齣的戲，上得台來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姊妹；回到後台，老兄老弟。在世法上，固然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等關係；在佛法上，卻一視同仁。一切世間有為法，總是如幻如夢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電，既虛假，也短暫。這也是因為一般人心中不清淨，於是「非幻成幻」。所謂「一切唯心造」，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」。我們所見的種種幻象，都是從自己心裏產生的，就像畫畫，畫的是地獄，便不免出現刀山油鍋、牛頭馬臉；畫的是天堂，自然少不了龍樓鳳閣、天人美女。慧遠大師說：「心以善惡為形聲，報以罪福為影響。」因為起心動念有善惡，所以因果報應有罪福。

修空觀可以除幻象，但必須了解般若的境界；般若就是智慧，也是諸法的根本。學佛人修戒定的最高境界就是開智慧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開悟。諸位有沒有開悟？我不清楚，因為我自己還沒有開悟。開悟的人，無論看人、看事，都與未悟之前大不相同。當然，未開悟的人需要吃飯、穿衣，已開悟的人照樣要吃飯、穿衣，一樣也不能少，雖然吃的是同樣的食物，穿的是同樣的衣服，但是兩者之間卻有不可言喻的分別。寺廟裏吃飯有一個規矩，就是不能剩菜，自己吃不了，送給別人吃，是失福；把它倒掉，你便有罪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寺裏過堂，菜吃完了，要用開水把菜碗搪一搪，再把水喝掉，沒有水使用饅頭抹一抹，以免浪費沾在碗裏的剩油。我記得印光大師在招呼客人時，會給客人倒一杯水，客人在告辭之前，一定要把水喝完，這也是為了避免浪費。從前裴休宰相送子出家（法海禪師），他的師父教他修苦行，叫他每天擔水，這個翰林出身的法海禪師有點吃不消，不免心中有些兒不服氣，便自言自語說：「翰林擔水和尚吃，吃了恐怕難得消。」這話被他的師父靈佑聽到了，便說：「老僧入定，能消萬擔糧。」已有功名在身的徒弟，因為出家未久，貢高仍在，自以為讓一個讀書有成就的人做粗工，很不合情理，所以忍不住發了兩句牢騷。老和尚見徒弟這樣沈不住氣，不能不提出忠告，同時讓他知道，修行功德來自如法精進，不論俗世身分高低。

現在寺廟裏的五觀堂，也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——「一念至誠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難消。」也是說明內心清淨的功果無限。

佛教講究是因果，所以在空觀裏，主要是般若正智。觀空必須同時付諸行動，不能嘴上說「空」，而行爲上則「有」。明白空理，且實踐空理，才是「真空」。真空之內，含藏萬有，正是「君能洗淨世間念，何處樓臺無月明？」（陸游詩）只要將世間名利心洗脫，隨時隨地都能心境祥和，波瀾不興。倘使名利心不歇，到處烏雲密布，則心中暗晦不安。

第二是「假觀」。「空」是無，「假」是有。「空觀」是觀一念之心無相；「假觀」是觀此心具一切法。說假說空，完全是觀機逗教，比方釋迦牟尼佛住世八十載，說法教化眾生四十九年，廣度有情諸眾，說種種法，這就是從「假觀」立論，有如空拳哄小孩（把拳頭握緊，告訴小孩子這裏面有糖果，你若乖巧、聽話，便把糖果給你），讓眾生以爲佛法裏有無量寶藏，便依教修行，息惡行慈，修到究竟極果時，原來一無所有（無智亦無得）。所以，在面對諸大羅漢、大比丘時，釋迦牟尼佛卻說自己並未度眾，亦未說法（見《金剛經》）。

前面說過，修到究竟果位時，便一無所有，一無所得。因爲有所得便不究竟，而無所得也是無所不得。例如布施，有智慧的布施是無相布施，也唯有具般若正智者才能作無相布施。幫助了別人，不要念念不忘，「不忘」便成有相，有相布施只能得人天福報，等如仰箭射虛空，勢盡則箭墮，說不定這支從上空下墮的箭，還可能打中射箭者的腦袋。梁武帝修廟、度僧，達摩祖師卻說他「並無功德」，道理就在於梁武帝著相，把一切布施念念不忘，這是有相布施，只有福德，談不上功德。

假觀是從世間現象中透視真理，了解當前的有，無非假有，等如在冠蓋雲集、熱鬧非凡的場所，看出曲終人散後那種「人去樓空」的必然現象。

能作假觀，便容易消業，所謂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。」佛教認爲有兩種人最健康；一種是從不犯錯的人，一種是知錯而誠心懺悔的人。即使聖人也共能做到知過能改，孔子自稱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；從「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整整經過五十五年的進德修業，才能雖「從心所欲」而「不逾矩」，可見不犯過實在不容易，我們一般人，恐怕最多也只能做到知錯、懺悔罷了。但懺悔之後，一定要把握得住不再犯同樣的過失，否則懺悔便沒有多大意義了。罪是從心而起，因心而有，無心，一切罪便無所落腳。所以，大乘行者懺心不懺罪，小乘行者懺罪不懺心。

懺心必先觀心。觀心即假，觀心即中。中就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，起心動念，不離正知正見。

在世間，少不得倚仗他人，試看一日所需，仍得倚仗百工，然後備辦，何況一生所需？出世間，只能靠自己，靠自己便要從空出假。空而不空就是妙有，妙有非有就是真空，空有不二就是中道。

假相可以除業障，中道可以去無明。無明就是心中的晦暗。佛是內外光明如琉璃，凡夫心中則隱藏著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，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」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，十件當中有八九成不如己意，在這些不如意的事件中，能夠把真相公諸大眾的，大概不足二、三成，這就形成心中的晦暗，晦暗愈甚，無明愈深。

中道既是不偏不倚，所以也是光明正大。能行中道，晦暗日隱，光明日彰，無明因此清除。人在迷中，唯色唯心，執我執有。所以迷、悟只在一念之間，但這偏差一念便難以翻身。佛與眾生，差別只在這一念。一念之差，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才迴得過來。十方三世諸佛，都是漸次修來，沒有天然的彌勒，也沒有現成的釋迦。依天台宗的講法，有六種佛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是理即佛；聽聞佛法，略知一、二，是名字佛；明理之後加緊用功，是觀行佛；用功有所近似，是相似佛；斷一分煩惱，進一分中道，是分證佛；究竟圓滿，是事竟佛。

止，是攝心一處，安住不動。禪宗修禪，並非一定打坐，所謂搬柴運水、灑掃庭除、迎賓送客，都是參禪。天台宗修止觀也是如此，境界是用現量境——見花非花，見人非人，見天非天。假名（天）為有，非天便是空。無論你說它是有、非有，反正是空有不二。在境界上，攝心一處，要用現量。此心常住不動，叫做止；以四運觀心，叫做觀。四運觀心是「起心動念之前是什麼境界？心始動時是什麼境界？心已動時是什麼境界？心動之後、事過境遷是什麼境界？」無論待人處事，都運用這四個步驟，把心牢牢掌握住，使心不放逸，這就是止觀，也就是時刻把念頭照顧住，不讓它散亂。

受過三皈、五戒的人應該知道，心念一動，便立刻考慮到「持戒」。好比路過葷菜館，忍不住嘴饞，想進去飽餐一頓，但是想到自己是個佛教徒，便立時收斂。又如搭公車，大家都爭先恐後，我們這些穿著僧服的人，自然而然智自我約束，免得人家說和尚也不守秩序。受了戒，心裏常存警惕，便不容易做壞事。

心支配著身體的一切造作，說話是因為心動，走路、吃飯.....，一切動作，全由心作主宰。因此，「處境不牽心，觀心不附境」的心境很難達到，因為我們生來便是心境同至，臨死的時候，身心相分，便有如烏龜脫殼般的痛苦。烏龜脫殼你們看過沒有？喜歡吃烏龜的人大概清楚，先準備一大鍋開水，烏龜往鍋裏一放，皮殼相連的地方立刻被燙熟，烏龜拼死掙扎，於是便把殼脫掉。我們臨死時所受的痛苦，就像烏龜脫殼一般。

在很多情況下，我們縱然看破，卻忍不過；說得到，卻做不來。明知道名利不可貪，名利當前，卻難得有幾人甘願放棄；明知道生死無常，幻軀不可久恃，又有幾人不貪生怕死？是以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才動被雲遮。」唐朝李翱，官至刺史（相當於現在的省

主席)，曾向藥山禪師請問關於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）中「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刹鬼國」作何解釋？藥山禪師說：「好個老小子！連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也不懂呀！」李翱被藥山禪師出言不遜搶白一頓，氣得臉孔發青，心裏老大不高興。藥山禪師說：「你現在就是被黑風把船舫吹到羅刹鬼子國。」

這就是說一般人雖然明白道理，但境界現前，除非警覺心特高，否則很容易被境界所轉。

關公現在是寺院的護法之一，稱為伽藍菩薩。當年關公敗走麥城，被東吳的呂蒙所害，後來陰魂不散，常在空中大呼：「還我頭來！」他的一位同鄉，法號普淨，聽他常常這種叫法，便勸他說：「關雲長呀！你放下吧，你丟了一顆腦袋便叫人還你頭來，當年你過五關、斬六將，可曾將首級還他？」從此以後，沒有人再聽到關公的呼喊，這是普淨長老一言使關公轉念。

《滕王閣序》是一篇名作，文中的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，尤其精采。作者王勃，也自認這是得意之作。後來他往雲南省親，不幸在途中覆舟溺死，只活了二十七歲。死後也是放不下，每在深夜反復長吟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普淨長老說：「把『與』『共』兩個字去掉，變成『落霞孤鶩齊飛，秋水長天一色。』不是更好嗎？」王勃的聲音也就從此不響了。

這種現象就是因為臨終時放不下，陰魂不散。佛教的道理，就是教人放下。一期生命已結束，在世的種種還能夠執著不放嗎？執著不放又有什麼好處？名望、財富、情愛，那一樣能由得你把它留住？所以「聰明」往往要用「愚痴」才能守得住。韓愈曾說：「我被聰明誤一生。」現在那些知名度高的人，往往也是受名氣所累，以致空過一生；藉藉無名，誰來打閒岔？天台宗有內三術和外三術，內三術是修空、修假、修中；外三術就是「一舉萬里」「縮往露疵」「不受不著」。你一知道我的存在，我便趕快跑；你要供養我，我唯恐你來打我的閒岔，也省得欠你一分情。所以，不是遠走高飛，就是現出你所不願見的形象，讓你望而卻步，我好圖個清靜。現在的人，相信大家都能體會得到，不必我多講。

限於時間，這個題目我講得很簡略，非常抱歉，感謝諸位。

佛教的慈悲思想

一九九〇年四月廿八日 講於台中市中興國小

主持：聖印法師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羅美珠居士

聖印法師：

我們很有福報，能得到年高德劭、遠自美國歸來的紐約大覺寺、莊嚴寺住持——顯明老法師到此地開示。老法師在台灣時曾任各高級佛學院講師，在佛教裡做過很多教育、文化和慈善的工作。今天，老法師要開示的題目是「佛教的慈悲思想」。我們知道，佛教是一個慈悲的宗教，人民若能以慈悲心對待國家，國家會興隆；對社會慈悲，社會會安詳；對家庭慈悲，家庭會和樂融融。我們若能對自己慈悲，便不會造惡業，不會生長在生死輪迴裡。佛教的慈悲思想，在今天社會中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當各位聽完顯明長老的開示後，必能法喜充滿、心懷慈悲。謝謝各位。

林柏榕市長：

我們台中市很榮幸能夠邀請到顯明長老蒞臨開示。在今天動亂的時代裡，人心惶惶，單靠法律的力量是不夠的，要靠宗教力量加入，才可以產生效果。我覺得，唯有透過佛教的精神，才能夠淨化社會人心。所以，我十分盼望有更多的人來奉行佛教精神。藉著今天這機會，我要感謝台中各位大德出力推動這項活動。謝謝各位。

顯明法師：

佛經講：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薩發心。自覺已圓，能覺他者，如來應世。」「菩薩」這個名字是不容易成的。道宣律師和生公禪師有這麼一句話：「菩薩之名，聞於被謗之日。」如果你修學佛法而仍然有人毀謗你，那就說明你是菩薩了。連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都有人毀謗。不過，我們佛教的思想是「聞謗不怨，受恩必報」。所以，我們要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慈悲的思想就是悲心增上，悲心增上不是弄神弄鬼，是根據人文的思想，大家團結，打破一切不善的習氣。談到菩薩，談到慈悲，就會聯想到「慈悲喜捨」；我們先把「慈悲」兩個字解釋一下。

佛經講：「慈能予樂，悲能拔苦。」拔苦予樂，就是慈悲。如果分類來講，「慈悲」的行為是佛陀的思想，「喜捨」的行為是菩薩的思想。菩薩是捨己為人，喜歡幫助別人，他自己不顧，完全度眾生。所以，我們弘法的人是續佛慧命，度眾生是叫他種福田，我想就是這個原則——無緣大慈，平等大悲。給眾生快樂，不一定是因他跟我有緣，這是無緣大慈。平等大悲——也就是站在與眾生立足點相同的地方行悲，這是互助的精神。我幫助你，將來你幫助我，這是悲。佛教講的無緣大慈也是一律平等的，並不是你跟我有緣，我就給快樂，跟我無緣就給你痛苦。

再往形而下的道理來推，就是羅漢的思想。羅漢的思想比較複雜，我們一般都知道「出三界」就是羅漢，也就是斷了貪瞋痴。初果羅漢雖然沒有「我執」，但是他並沒有出三界，因為他沒有斷絕貪瞋痴，僅僅在「我執」上清了——斷了見惑，思惑還沒有斷。所以，老子講「離形去知」，莊子講「無我」，都是要把知見去掉，這是在初果羅漢的境界。如果達到初果羅漢，就是種田也不會傷害到蟲子，蟲子會自動地離開你四寸，像我們破土啊！或者建築啊！如果你有初果證分，蟲子都害不到。到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就斷了「思」煩惱。「思惑」就是思想上的錯誤，「見煩惱」就是見解上的錯誤，「思惑」就是貪瞋痴，不容易斷。國家、社會或家庭之所以發生不安，不出這兩個字，一個「見」——「我見」、「我執」。惑嘛！就是貪瞋痴，或者再具體來講，為名、為利。爭權奪利，就達不到無爭的境界。我們大家無爭才能和樂，如果有爭便不能夠快樂。講到這裏，跟各位講一個故事：

在清朝雍正皇帝的時候，有一個宰相叫張廷玉，他是兩朝入太廟的，也是漢人中惟一入太廟的。他到京城作官，家裏的管家，給他寫封信，說：「我們的鄰居家蓋房子，侵佔了我們三尺地，怎麼辦？」他回信說：「千里捎書為一牆，讓他三尺又何妨？長城萬里今仍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」秦始皇修築了萬里長城，而秦始皇本人已成塵土，這就是山河依舊，人事全非。所以，大家不要爭，要讓。管家就把信拿去給鄰居看，說我們老闆有封信來，問你三尺夠不夠？如果不够，我們還可以再多讓三尺。這可比打一個嘴巴子還難看，鄰人說你能讓，我就不能讓嗎？我也讓三尺。他不但不侵佔張家的地，還自動讓三尺。這就是安徽桐城很有名的「六尺巷」，巷道有六尺，是雙方互相讓出來的。在我們社會裏，如果大家都能讓的話，就不會有不祥和之氣。如果大家不只為我，而且處處為人，不貪圖名利，社會就安寧，這個責任在宗教身上，我們佛教徒尤其要義不容辭的把它負起來。如果大家誠心去燒香拜拜，就不會有處處爭人我的習慣。如果大家經常研究佛法，也不會有這麼多人我的事情發生，所以說我們要加強宗教活動。

羅漢修戒、定、慧。我們佛弟子最高的希望，不是成佛，最高的希望是度眾生，但必須開了智慧才能夠度眾生。如果你不度眾生，就是菩薩的花朵沒有根。菩薩的根是在眾生，所謂「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」。開智慧要用禪定的功夫，靜極光通，清靜到極點，光明就通達了。禪定是寂靜，但是要寂靜必須先守住做人的人格，嚴持戒律。戒律最基本的是三皈五戒。所以在「摩訶止觀」或「漸次止觀」裏都有講，「漸次止觀」就是說，初初學佛，理想不要太高，理想太高就沒有根，譬如們在佛學院研究，要一年一年、一步一步地往上升，這才是正知見。如果是好高騖遠，專門研究圓融的形而上道理，一旦體會不到，可能就會發生偏差。在基礎上紮根，就是在戒律上加強，也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定的工夫，跟智慧有連帶關係，沒有定就沒有智慧，沒有智慧就沒有定。所以，有智慧才不住生死，有慈悲才不住涅槃。智慧緣起性空，見住在智慧上。智慧是佛教的特質，雖然有戒定慧的分別，但我們強調用智慧。智慧的另外一個名詞就是正知

正見，走正路的，絕不走歪路。我們佛教講的是人文的佛教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悲心就是用我們佛教的精神來同化感應，也就是忘我的精神。如果不能忘我，處處有我，就有爭執了，因此要讓。所以說，我們學佛要先受三皈，然後再受五戒。五戒就是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也就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五常五倫大家都懂，五戒就是五常，尤其殺戒更須嚴持。殺業太重，人心就凶暴。你試比較一下，素食的動物和肉食的動物是不一樣的。這是在心理上的不一樣。所以，我們要受八關齋戒，儘管不能天天吃素，起碼一個月要有這麼幾天。清心寡慾，心裏就長養了慈悲，不慈悲是因殺生殺得太多。

我記得還沒有出國以前，政府故會配合中國佛教會的護國息災法會，禁屠三天。但是雖然禁屠三天，吃肉的人，前一天卻買得特別多，放在冰櫃裏，藏起來慢慢吃。這種做法，對減少殺業幫助很少。佛經講：「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絕。」。如果你不守五戒，換句話說，你在仁義禮智信上不講究，來生便沒有希望做人，升天更不可能。所以，我們首先要皈依三寶成爲三寶的弟子，做了佛教徒之後，還要守五戒，不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這是我們學佛的次第。「漸次止觀」是說，皈依三寶，不墮三惡道，就是「皈依佛，不墮地獄；皈依法，不墮餓鬼；皈依僧，不墮畜生。」我們皈依三寶後，三惡道就沒有你的分。

如果我們能夠常到寺廟裏去，常參加法會，常聽法師講經，就是還債的工作。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故有點債務，像我，沒有債就不會到這裏來演講，我們有很多冤親債主，冤是債，親又何嘗不是債呢？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兒女把你纏得死死的，到年紀老了，還要你的老命，要你替他操勞。我們只靠自己的力量，這個債不好還，到寺廟裏，念佛一聲，能消很多業障，禮佛一拜也可以消很多業障，只要你心裏虔誠，心誠則靈，所以我們所作的功德，福不唐捐，修了功德我要不要呢？我不要，我要迴向，我功德做了，我修了，然後再往外放，放在那兒呢？放在需要功德的地方，需要功德的就是冤親債主，有討債的，我們便不得自在，不得解脫，我們常常看不破，放不下，那就是冤親債主在那兒纏著我們，如果我們所作的功德，都迴向給他們，他們就自然而然地獲得超生了，升天的升天，到極樂世界的到極樂世界，那麼你就解脫了。

人生所求的，就是現世的快樂，或者是來生的快樂，或者是究竟解脫的快樂。慈悲就是快樂，現世的快樂，我們一般的習慣，都是念消災延壽藥師佛；來生的快樂，都寄望阿彌陀佛；究竟解脫的快樂就是成佛、作祖，或者作羅漢，出三界。出三界要二果以上到四果羅漢才能達到；二果羅漢僅在欲界斷貪瞋痴，三果羅漢把欲界貪瞋痴都斷了，升到色界去再修，到了四果羅漢就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羅漢所修的就是戒定慧。事有可爲（作持），有不可爲（止持），這是戒；處變不驚，這是定。

佛教界現在好像有一層黑霧，這一層沒有根的黑霧，將慢慢地散失。據我所聽到的，我們的社會，眼前所看到的，很祥和，也偶然有點動盪不安，我們要有信心，相信這只是一時的現象。我是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的，當時大家沒有錢，女眾都穿拖板，上了火車才把皮鞋穿上，那時候生活很艱難。我們現在大家都有錢了，就要爭了，都沒有想到這麼艱難困苦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，我們不能忘本，要飲水思源。希望大家不爭，希望大家忘我，希望大家看透一點，那麼家庭也好，社會也好，國家也好，還是很富強的。目前雖然正吹著一陣歪風，但無所謂，只要大家站穩了腳步，應該是前途光明的，這是修慈悲後的第一個階段——扎根。

第二階段，要修禪定，你先把生活穩定下來，才能修禪定。三餐不繼，你定什麼？參什麼？當然，現在生活是穩定了，但環境好像還是不怎麼安定，必須完全安定了，心安理得了，才會有定。禪與定是兩個層次，禪可以參，但定不可以想。參話頭（話頭就是我們的心）就是參你這一念心。所以，祖師講：「有時且念十方佛，無事閒觀一片心。」看看你的心識，心意未動之時，事物始生之處，看看你能看得到嗎？心意還沒有生的時間，要反省你的心要往那個方向走，是往名利上走？還是往無我上走？如果大家都把心控制住，就能祥和。「事物始生之處」，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剛剛生起來的時間是怎麼個樣子？這是天台宗所講的「四運觀心」。四運觀心就是看你這個心，在還沒有生以前是什麼樣子？寧靜到什麼程度？剛剛要動，心意要動了，你看它的方向往那裏走。已經動了，你要把它控制住，不要讓它走偏。事過境遷，已經動完了，你看它落到什麼地方？這就是四運觀心、觀照。每個人如果都能這樣子觀，就都變成善人，沒有惡人了，每個人也都沒有妄念，都是淨念。

打坐、參禪是基本工夫。出三界不容易，要超出欲界，再超出色界，最後到達無色界，無色界的工夫夠了，才能出三界。欲界充滿七情六慾，在欲界裏修禪定不容易。欲有三種：睡欲、食欲、淫欲（男女相戲），要把這三種欲降到最低點才能修禪定。我回來這幾天，看到素菜館很多，這是好現象，大家都吃素就不會再做壞事了吧？但是現在的素菜館太豪華了。平常大家見面都說：「你吃飽了沒有？」「吃飽了。」可見食欲很重，而且現在的吃飯並不是我們從前的吃飯哩！睡眠的欲望也是很重要的，晚上睡不著覺，還要吃一顆安眠藥，否則明天精神便不好。唐伯虎說：「人生七十古來少（那個時間七十古來是少，現在不希奇了，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一百歲是輕而易得了），前除少時後除老（在年輕的時間不知道天多高、地多厚，可能是在高中以下吧！六十或者六十五歲以後退休了，也無所事事，除了老人跟老人見面時，哼喝啊地，過五關斬六將，講講過去的事情），中間時間沒多少（七十歲前面除掉一段，後面再除掉一段，中間的時間沒有多少），還有一半睡著了（我想我們睡覺不只一半吧？早上起來吃個早飯，來個回籠覺，中午吃過飯還要睡覺。我記得我從前在台灣給佛學院同學上課的時候，他們吃過飯一定要休息，我要坐在外邊等，等他們

睡好了，我才能上課。所以中間沒有時間沒有多少，佛陀警告過我們，不要以睡眠因緣使一生空過。)」所以要參的事情太多了，參話頭，參心的動向，把心調定了，家和國安，自己也會快樂。

定就是不生念，心不動就是涅槃。涅槃就是在修學佛法的時候，不被六塵所動。六塵沒有罪，有罪的是六根，所以《楞嚴經》講、生死涅槃都是我們的六根在那兒活動。如果六根見聞覺知不被外塵所轉，心不動就是涅槃，就是寂靜，容易進入空。我們常常講四大皆空，四大皆空的空也是定，五蘊非有的「非」也是定，真正禪定的工夫，空有不可得，講空講有都不對。所以，如果能夠修禪定，不但是不在響往欲界，而且可以達到上二界的境界。上二界的境界，也就是禪定的工夫。比如，修初禪天，一定要離生死樂；二禪天是定生死樂；三禪天是離喜妙樂；四禪天捨念清淨。這幾個禪天就是我們用功的境界，如果你有初禪天的境界，應該念住——妄念停止了，因為欲界未到地定，經初禪天有一個覺觀的過程，覺就是粗分別，觀是細分別。「分別」實在害人不淺，佛經講：「不於其中起分別，是故此處最吉祥。」欲界到初禪天的中間，有覺觀的行為，進入初禪，應該是「念住」了，覺觀、分別的妄念也停止了。這個道理就是要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不可有增上慢，不可動不動就說我開悟了，我有神通了，我了生死了。不要自己騙自己，也不要騙別人，更不要被別人騙。初禪天還沒有出三界，念住——不打妄想。二禪天「氣住」——呼吸停止了。咱們過去在大陸參學的時候，經常看到打坐的人，鼻子也不呼吸，嘴也不呼吸，以為他死了，把他火化掉，那時燒死了很多人，因為大家不懂氣住可以不用鼻孔、肺來呼吸，單用毛孔呼吸。普賢菩薩周身放光，就是從毛孔放光。到三禪天「脈住」——連脈搏都不動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如果我們不懂得教理，說不定還以為是成佛了，豈知還在三界裏面。到四禪天，才捨念清淨。突破四禪天，才出三界。才進入菩薩階位。

度眾生不容易，一般講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」，那就是菩薩發心。菩薩有初心的菩薩，也有後心的菩薩；離成佛不遠的是菩薩，我們處處發心也是菩薩，年紀老的是老菩薩；在三壇大戒上，受菩薩戒的出家眾是菩薩，受菩薩戒的在家眾居士也是菩薩。這樣子，就可以達到上二界的境界，所以證羅漢果要透過三界。釋迦牟尼佛臨滅度時，重新把三界的境界一步一步地走過，這就是所謂「從慮緣真」。但是三界裏有外道天，如果弄得不好，給外道天迎走了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多研究教理，多了解教相，才確保走上正路，不會發神經病。神經病就是佛教所說的發魔，一旦發魔，不僅會增上慢，而且知見會壞，有了邪知見就連將來佛陀出世都救不了你。

再其次，修無漏。修無漏就是不落空，不落有。我們現在是有漏之身，等於北方人所講的篩子盛水，水都漏掉了。修無漏法門，主要是不執著，念起就要觀照，把它觀得動不了。漏就是有生滅，無漏就是沒有生滅，沒有生滅就是沒有生死，沒有生死就得解脫自在。了生死，跟沒有了生死，開悟跟沒有開悟，在形象上是一樣的，名詞也是一樣，但性質

不同，比方未開悟要穿衣吃飯，開了悟也要穿衣吃飯，不過跟沒有開悟的穿衣吃飯不同。出家眾受戒時都得先學穿衣、吃飯，然後再學走路、睡覺，做開悟的準備。一切都有規範，修無漏能夠超出三界的牢獄，達到涅槃道，再其次才能修慈悲，這就進入本題了。

修慈悲不是止於自証，絕不是自己了生死就算了。眾生沒有度，你不要先跑了。我們常說「乘願再來」這句話，這個願是成佛的基礎，沒有願不能往生，沒有願不能成佛，沒有願不能度眾生。地藏菩薩發願「眾生度盡，方証菩提；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」阿難尊者講：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（涅槃）。這樣子看起來，地藏菩薩還沒有成佛囉！不過在教下來講，一切惟心造，你要是看見大家都是佛，沒有眾生，你便成佛。天堂、地獄是我們自己唯心所現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你畫一個牛頭馬面，自己嚇嚇自己。你畫一個天女，自己欣賞，這是你自己畫出來的。這就牽涉到如幻三昧，這個道理我們不多講。

修行有自証與利他，自証是羅漢，利他是菩薩。羅漢自己用功，光修智慧，很少修福。我們常常講「福慧雙修」。從前有一個辟支佛（比羅漢大一點兒，羅漢已斷煩惱，但習氣還在，辟支佛就是緣覺，煩惱斷了，習氣也沒有了。）出外托鉢（原始佛教是托鉢吃飯的），托了一天也沒有托到飯，（就當時的制度來講，托不到飯就不吃了。中國的佛教是在寺廟裏進食，由信徒把柴米油鹽送來。佛教的托鉢也是爲了讓人種福田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迦葉尊者和須菩提兩個人托鉢的對象不一樣。迦葉尊者專門找窮人家討飯，他的理論是，他這一生窮了，我再不讓他種點福田，來生更窮。須菩提專門找那些有錢家托鉢，不是因爲有錢人家茶飯好，而是爲了他今生有錢能種福的機會不多，我必須讓他種點福，求點福。）最後走到國王養大象的地方，看見大象吃得很好，而且周身掛了瓔珞，辟支佛說：「老兄啊！你前修福不修慧，今生得了象身，掛滿了瓔珞，（身上掛了很多裝飾品，又有得吃，有得喝），我是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，我雖是羅漢卻討不到飯。」可見福慧不可偏廢。

出家眾修福很難，因爲沒有財源；在家居士則比較容易修福。就是幫助別人、恭敬三寶、修橋鋪路、孝順父母。所謂修慧，就是打坐、念經，求開悟，求解脫，對人群利益好像不大，所以我們常講要福慧雙修，不僅修福，還要修慧。

誦經可以開智慧，但不要在經本上開智慧，看經要看到文字後面，智慧是在文字後面。文字是相對的，但智慧不是相對的。如果爲了開智慧而誦經，就要把經誦到能挖出道理來。《六祖壇經》講：「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」如果看經看一輩子也不開悟，就是跟經裏的道理做了冤家，因爲沒有追求經裏的道理和中心思想，把它偏過去了。所以我常講，我們念《彌陀經》要站在《彌陀經》裏面念，我與經是不二的，我就是經，經就是我，這樣子才能夠有感應。百丈禪師說：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。」根據經的文字來了解道理，

是佛的冤家；離開經典說法，就等於魔說。這就為難了，離開經典也不對，照本宣科也不對。所以我們要了解、領會一部經的中心思想，與心相應了，就容易証得無生的道理。佛教講「生忍」、「法忍」、「無生忍」。無生忍就是相應，與經義相應了就是無生，這時候妄念也就不生了；妄念不生，則一切境界不生。無生之法，印可於心，所以般若的思想要在文字後面求它的不二法門，求它直心立斷的地方。當初維摩居士遇見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這個弟子就問：「老居士從那裏來啊？」他說：「我從道場來。」他說：「你的道場在那裏呢？」維摩居士答說：「直心是道場。」心要直就是道場，修道之場，心不直就不叫作道場。心直很難，我們的心不能平衡，貪瞋痴都有，即使貪心不重瞋心也重，瞋心不重貪心也強。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？

修慈悲不能自了就算了。小乘羅漢是自了的，大難到時，各自奪門走；緣覺還顧顧他的親戚朋友，菩薩就簡直如同大的牛車一樣，後群而出，把大家都送走了，他才出來。能平直至正，就可以達到菩薩道，然後在最後修實相。《法華經》講，資生世業皆與實相不違背。無論是做生意也好，做工程也好，讀書也好，都是資助生活的資生世業，它們是否與實相不違背，就要看用心何在？從前呂洞賓作了一個夢，夢裏最初讀書，學而優則仕，仕而優則貪，貪而優則被處決，這一處決把他驚醒了，醒來之後，看看入夢前煮的一鍋飯還沒有熟，使他感悟到世事如幻。他有三次考試都考不上，後來出家學道，學得一個道家的本事——點石成金。他只要用手指頭往石塊上一點，石頭就變成黃金了，他把這塊黃金送給一個小孩，小孩說：「我不要。」「你是不是嫌它小啊！我再給你點一塊大的石頭。」再一點，石頭又變成黃金了，給小孩，小孩又說：「我不要」。他說：「你想要什麼？」「我想要你這根手指頭。我有這根手指頭，就可以隨便點，我又何必要你點出來的黃金呢？」可見得連小孩子都貪。菩薩道不容易行，真正修菩薩道要慈悲喜捨，喜歡佈施，不是被動的，要自動地喜歡捨，一部《金剛經》講的都是佈施。真正用功的，以念佛為最；修功德以佈施為先。所以，修實相能夠停止二邊的事情，達到常住，常住心不動，心不被外境所動，這樣子才能夠修慈悲，才能夠予樂拔苦，在慈悲心裏面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。

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開悟，他悟個什麼？他悟到生佛平等，他悟到性相不二，悟到不二門，所以能夠了生死。我們如果能達到不二法門，便不被一切境界所轉。觀音法門是照見五蘊皆空，五蘊第一個蘊就是色蘊，所以《楞嚴經》講：「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。」在煩惱生的時間，由分別色而來，你要想滅掉，要從色法滅掉，在色法上不起分別，不起自他的分別。所以，佛教講「生佛平等」，道家講「天人合一」，儒家講「物我同根」，道理都是一樣的。萬物與我同根生，這是儒家的思想；道家的思想天人合一，說我們要想做人，不要忘了修善，修善升天，天並不是指天上的天，這個天上的天不是我們所崇拜的。你想，我們坐國際航線的飛機，下邊下雨，衝上雲層，太陽很大，天外天，在佛教所講的「天理」、「理天」，是形而上的道理，是建立在善法上的，並不是建立在惡法上的，所以要修善。《易經》講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善惡不報，時辰未到。」尤其在佛教《因果經》裏

講：「有現世現報，有果報，有花報。」現世現報，就是現世做好事，現世得好報；現世做壞事，現世得壞報，很快哦！在我們的社會裏，經常有這種事情。花報就是說果報因緣還沒有成熟，報在將來。

佛教重視業力，業就是一切言語作行爲，做好事是善業，做壞事是惡業，都會產生力量，都可以牽動你輪轉。業力產生了「命」，我們常講認命吧！命該如此啊！我是那年、那月、那日生的，我這個命沒有辦法動了。所以，「小富由勤，大富由命。」勤快一點，就有飯吃，不會挨餓。若想大富大貴，就看你的命了。命來自業力，但是佛教也講因緣，有因緣就有變，那是運，命運的運。命是不變的，運可以變，運轉了，際遇也就不同了。一部《易經》講的也是變，看你會不會變，你肯做好事，就是在種福，運就會變。佛經講：「定業不可轉。」雖然是不可轉，但在運上把它轉了，來生可能會得到好處。所以，我們要對三寶恭敬。佛法僧是敬田，在恭敬裏邊就種福田了。父母師長是恩田，父母師長對我們有恩，千萬不要忘了本。我剛剛講過，台灣有今天的富裕，想一想是怎麼來的？是中央的領導中心領導有方，才能夠有今天，我們要報恩，然後再修慈悲，修慈悲就是種悲田了。

值得我們悲憫的太多了，除了我們人類以外，還有動物；蠢動含靈，胎卵濕化，都是我們悲憫的對象。胎因情有，卵具胎濕化，濕以和感，化依業起，所以我們的慈悲應該擴及胎卵濕化，當然對我們人類更要互相引導、互相幫助，幫助別人只是互助，並不是救濟，若說是救濟，遇見脾氣不好的會說：「我不要你的救濟。」對胎卵濕化要救濟，就牽涉到放生的問題了。慈悲應該達到動植物，受過菩薩戒的人，都知道「草繫必囚」這個典故。上古時代畫地爲牢，畫一個圈兒，教他站在裏面不要動，他就不敢動，到後來，牢房再牢，他都設法跑出去。在佛教裏是「草繫必囚」，如果你犯了規矩，拿一株有根的草把你綁住，草一拔就可以跑了，但他卻不敢拔掉，拔掉恐怕傷害了草，這就是草繫必囚。現在，人心不古，法律再嚴，也只是制其身，不能制其心。佛教的教理雖然不能制身，但是可以降伏其心。降伏其心——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，無住生心，生心無住，這就是定慧的境界。

生心無住是禪定，無住生心是智慧，我們不能離開定與慧而得安樂。寧靜下來不要浮躁，貪心無厭應該看看後果。殺氣太大，社會就不安寧。吃葷的家庭，等於在家裏設了一個小屠宰場，廚房裏擺了雞、鴨、魚，家庭主婦就等於屠夫。戒殺是很重要的，從前蓮池禪師有幾句話：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怨深似海恨難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。」一千年、一百年在碗裏做菜，紅燒肉、清燉雞，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怨深似海恨難平」，你看那碗裏熱氣騰騰，熱氣騰騰不是祥和之氣，是怨氣啊！它打不過你，弱肉強食，只好讓你吃掉了嗎？「欲知世上刀兵劫」，你要想知道世界上的刀兵劫難，「但聽屠門夜半聲」。

但是現在屠門聽不到聲音了，一隻豬把它放到機器裏邊去，出來之後，皮是皮，毛是毛，骨頭是骨頭，根本沒有聲音。不過，動物不是沒有靈性的。若干年以前，我在基隆海會寺講經，台北發生水牛告狀的案子，新聞報導了好幾天。一隻水牛跑到派出所跪在門口哭，水牛會跪也會哭，把警察搞得莫名其妙，又不懂牛語，無從問起。後來，牛主人趕來了，一問所以然，牛主人說：「這牛在我家裏很多年了，種田、拉車，現在老了沒有用了，我們想把牠殺掉吃，但是不留心被牠跑掉了，原來跑到你們這兒來。」這消息一播出去，佛教界發起買牛放生。後來，牛主受了感動，說：「好啦！我把牠拉回去，我養牠一輩子，養到死為止。」這就是慈悲之心普施於卵濕化的身上。所以，我們走路不踏青草，甚至不把蚊子、蒼蠅打死，把它揮一揮就好了，地方乾淨就沒有蚊子、蒼蠅了。

這個不必說大話啊！各位知道南京有個雨花台，雨花台當初有位法雲禪師，講經講得很好，感應得天女散花，所以他駐錫的地方稱作「雨花台」，他自己平常吃牛肉，他說：「我可以吃，你們不能吃，我是吃而不吃，我雖然吃等於沒有吃。」後來他死了就變成牛。有一天，梁武帝的師父誌公禪師，走到鄉下，這頭牛看到誌公禪師，趕快跑過來，跪在誌公禪師面前，誌公禪師一看：「你不是法雲禪師嗎？你當初講經講得天女散花，你說：『吃而不吃，雖然吃又等於沒有吃。』叫旁人不要效法你，那你現在做了牛，也可以做而不做。」就這麼一句話把他救了，他當初是吃而不吃，現在做了牛，不曉得怎麼辦了？聽到誌公禪師說「做而不做」，他當時就碰在樹上，碰死了。畜生也有靈性，我們不能去殘害牠，殺生不是祥和之氣。耽誤各位很多時間，謝謝聖印大法師，還有市長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法師，祝各位晚安。

講經完畢，請大家合掌回向：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」謝謝各位。

佛教的人本思想

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九日 講於台中市中興國小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陳綺玲居士

我們首先要了解，佛陀不是神、不是仙，他原是在世間修行的人，因為修行有成，功果圓滿而成佛。這說明每個人只要能啟發自己本有的佛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。我們本來具

有與諸佛一般無異的佛性，爲什麼到了現在我們仍然是眾生呢？就是因爲我們的佛性被煩惱、無明所遮，一時顯不出來，修行的效用就是去除煩惱、無明。修行是怎樣的修呢？孝順父母，敬重師長，幫助一切眾生行善去惡、離苦得樂，都是修行的項目，而誦經、拜佛，可以引導、加強對各種修行項目的慈悲心願和行動力量。所以誦經、拜佛可以說是促進成佛的間接手段。成佛不是出於一時的偶然湊巧，必須長時期的痛下苦功。

釋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，是錦衣玉食的悉達多太子，因爲看了世間虛幻而出家學道。也許有人會問：「悉達多太子是因爲體會到生老病死的痛苦而看出了世間虛幻，後來雖然也修道有成，但仍無法免於生老病死，則修道何益？」各位要知道，佛教的修行，主要是把心修得不受外境所動，求的是心的不生、不病、不老、不死；至於這一副軀殼，敗壞是難免的，只在時間久暫。所以，佛教不注重長生不老術，只在意有生之年如何把握當下，不令此生空過。以淨土宗的修行法門爲例，畢生專志於憶佛念佛，期望現世的一期生死結束後，往生西方彌陀極樂國土，見佛聞法，與諸大菩薩、善人同爲伴侶，共修共證，再來娑婆世間度眾生。生在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得無量壽，修行的時間很充裕，不像娑婆世間，人生只有數十寒暑，扣除老年、少年，所剩無幾，一旦再入輪迴，來生是否仍有修行的因緣，實在難以預測。此外，西方極樂世界依報莊嚴，在其中修行，煩惱不生。在娑婆世間修行的障礙就太多了，社會動盪、教內出現異端邪說……等等姑且不論，就只說我們自己的一顆心，也是時刻不定，因爲我們的依報環境，實在有太多能令我們起心動念的因素。所以，求生西方極樂不是消極，而是積極的努力進取。

學佛是爲了成佛，成佛是爲了度眾，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度眾不能沒有智慧，也不可以沒有能力，否則度眾不成，還可能適得其反，比方下水救人，本身心須爛熟水性，否則於事無補，徒然犧牲。因此，禪定、誦經、念佛、拜佛等功夫，以至世間學問，不能全然不知不懂，因爲前者是開啓智慧的法門，後者是入世的手段。

佛陀因應眾生不同根性而開示了八萬四千法門，眾生可選擇契機的作一門深入。例如打坐昏沈，可以改爲拜佛；拜佛頭痛，可以改爲唸佛易打妄想，可以誦經……總之，是選取相應的作爲方便。

說到誦經，相信大家對《心經》都很熟悉；經裡講的是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法門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是全經的重點，其餘經文，無非都是這二十五個字的詮釋。《普門品》也是大家所熟悉的，說的是觀世音菩薩對凡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救濟。唐朝的李翱，在當刺史時曾經親近藥山禪師，請示《普門品》中「黑風吹其船舫至羅刹鬼子國」是什麼意思。藥山禪師把臉一扳，說：「好個老小子，你竟連這句話也不懂呀！」這「老小子」三字，在當時是極不屑的字眼，李翱堂堂刺史，那裡受得了！心想：「這老和尚，好生無禮。」內心不悅，臉上也顯露出了顏色。藥山禪師說：「你現在就是被風把船舫吹到羅刹鬼國去了。」李翱當下恍然大悟。

誦經要仔細體會經文，在生活上才不致於貢高我慢。每一部經都涵容著「顯密圓通」，經裡的咒語，也是針對人的修行。例如《心經》裡面有「揭諦，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」，這是大家都會唸的。「揭諦、揭諦」就是「快點，快點」，「波羅」是「波羅密」的簡略，意思是「到彼岸」，「僧」就是僧團，四名以上的出家人在一起修行稱為僧。「菩提」是正覺，「薩婆訶」是究竟。全部的意思是「大家修行，快快離此苦難，到彼岸去證菩提，成正覺，得大圓滿究竟。」

再來說到〈大悲咒〉。咒語在漢譯音不譯義的，事實上，〈大悲咒〉裡，不是佛號就是菩薩號，或是鬼王名。眾生的病有三種：一是四大不調，這必須要請醫生診斷，處方，對症下藥。第二種是業障纏身——過去世殺生，欠他一命，今生因緣成熟，被他糾纏不去；這種病是醫藥無效的，必定要拜懺，誦經，為他回向。第三種是鬼神得便——著魔。著魔的人鎮日精神恍惚，語無倫次，可以誦〈大悲咒〉來對治。把〈大悲咒〉一唸，上下四方全是佛、菩薩號，或是大鬼王名，鬼神自然退避。

此外，最常誦讀的經典還有《楞嚴經》和《楞伽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。《楞嚴經》是指示明心要領，解釋迷、悟關鍵。《楞伽經》教人辨別邪正、是非。《法華經》說明如來的救世悲心。

無論誦什麼經，一定要把全部的中心思想把握住，依其所啓示的道理起觀、入觀，才能真正受用。我們要體認自己是凡夫，一切平凡無比，並且要以平常心學佛，不好高騖遠，不故弄玄虛。修禪的人如果不漸次克服貪瞋癡，便會增長貪瞋癡，在四種清淨明誨（殺、盜、淫、妄）裡講得很多。所以，學佛的人要平實，不可裝神弄鬼，自顯特殊，也不要貪求名利。一般來說，被人恭敬會滿心歡喜，被人毀謗則心生憂惱；其實，恭敬與毀謗同如利箭，中箭便不免痛傷。同時要體念到，被恭敬與被毀謗，都是各有前因，應以勿喜勿憂之心面對。做人、學道都不是易事，在面臨各種起伏時，要把它淡化，以免情緒產生波動而有礙身心。心中的不健全不除去，如來境界是到不了的。雖然說是「我心」與「佛心」不二，但中間還是有一些隔閡。兩者的迷、悟暫且不談，就只說從「我心」通往「佛心」所橫梗的三樣東西——貪瞋癡；正因為眾生心中這三樣東西未除，所以不能成佛。

爲了成佛，所以學佛，學佛就是學習去除貪瞋癡的方法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」因爲有相皆妄，所以佛教是不拜偶像的，我們現在所以禮拜佛像，只是爲了見賢思齊，不是要藉著禮拜向佛有所祈求，佛也不可能滿足我們的祈求，若有所求，也只能求自己，自己想得什麼果，便種什麼因；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絲毫不錯了。求自己，是要自己的所作所爲能夠使自己心安。佛與眾生同具佛性，差別在眾生的佛性被煩惱無明所掩，無法顯露；我們平常所做功德，可以漸消煩惱。三界比如蛋殼，殼裡的小雞必須等待殼破，然後可以得見天日。凡有相對形相的，都不究竟。在我們看來，世間事相，如男女、好壞、高低、長短……等，全是兩兩相對，在佛的眼中，並沒有相對的事物，也沒有眾生，佛看一切眾生皆是佛。有一次，蘇東坡與佛印禪師一起打坐；他們是好朋友，在一

起的時候也常常開玩笑。蘇東坡問佛印禪師：「你看看我這樣子坐著像什麼？」佛印禪師說：「像一尊佛。」蘇東坡聽了很高興。佛印禪師反問：「蘇學士，你看我現在像什麼？」東坡存心作弄，便說：「我看你像一攤狗屎。」佛印禪師也不氣惱。蘇東坡以為自己佔了便宜，沾沾自喜。回到家裡，把這樁便宜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蘇小妹。蘇小妹一聽完，便說：「你吃虧了。你看人家像狗屎，不正等於說你心中有狗屎嗎？禪師心中有佛，所以他看你像佛。」因此，我們要學著把一切眾生看成是佛，要敬重他，不要欺負他，更不要殺他，吃他。又想度眾生，又要吃眾生，豈不是太矛盾了嗎？所以用功要從內心做起。真正能作人類主宰的，不是神，是人類本身，真正是「一切操之在我」。我要成佛，誰也擋不住；我要下地獄，誰也救不了，因為行善、作惡全由自己決定。個人行善，不遭惡報；天下人行善，社會安寧。因此，我們自己固然要行善，並且也要影響別人去行善。我希望我們佛弟子能擔當這個責任，各道場做法會時也要負起這個責任。弘法是續佛慧命，度眾可以廣種福田。我認為，如果每個人都以虔誠心禮拜，一定不會有人做壞事，喜歡素食的人大概也不會喜歡殺生。希望社會安寧，一定要鼓勵戒殺，這如果能配合新聞媒體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的推動，一定會有很好的成果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一切寶中，人命第一。」社會不安寧，生命沒有保障，這是最恐怖的；須知命根一斷，來生去向難料，色身壞了，便不能夠轉色身為法身。智慧是從性命來的，要轉識成智，便要六根清淨。「六根清淨」在判教裡是圓教的十信位，更進一步是初住（斷內心的黑暗無明而有所得）。蘇東坡有詩說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及至歸來無一物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這詩的意思是說，在未進入某一境界時，千般追求，待到心願已了，一切復歸平淡，但「終」與「始」表面相同而內涵大異，因為後者是「已見」前者則「未見」。談到這裡，讓我來教各位一個不花錢可以朝四大名山的方法；天臺宗有五門禪（又稱五停心觀）——就是用無相心推動無形的息，使它在身體內運轉，經過四大名山，禮拜四大菩薩。我們臍下是「地大」，可視為地藏菩薩的九華山道場。當運息到這裡時，可稍作停頓，觀想地藏大願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再往上，到了心窩，是「水大」，可視作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道場，觀想禮拜觀世音菩薩和菩薩的大慈悲，救苦救難。再往上，到了喉嚨，是「火大」，可視作峨嵋山普賢菩薩道場，觀想禮拜普賢菩薩和菩薩的十大願王。再往上，到頭頂，是「風大」，可視作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，觀想禮拜文殊菩薩。大家要注意，運息不等於運氣。用這種方式朝四大名山，禮拜菩薩，可以妄念不生。我們的身體可視作世界的縮影，世界森羅萬象，全部可以濃縮在裡面，我們要善加利用。

王陽明說：「無善無惡，心之體。」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也說過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善惡是互相消長的；善念起則惡念消，惡念起則善念消。吾人常說的到達「大圓鏡智」境界或「坐斷兩頭」，指的是不起分別，善惡雙泯，這就是「心之體」或「本來面目」。在方法上說，比方唸佛時，「佛」字念過，「南無」不出聲，使中間隔斷。眾生心很少有完全光明的，總是善惡糝雜，有如在鏡子前面幌動的兩條繩索，照不出真

澈。我們用戒定慧來加強善念，使貪瞋癡靜止。但是，貪瞋癡與戒定慧是一體兩面，修行得法就是轉貪瞋癡成戒定慧。到了貪瞋癡不起的時候，戒定慧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，有如搭船渡海，到岸捨舟，這就是「無餘涅槃」；到岸不捨舟，就是「有餘涅槃」。戒定慧的作用，又好比國家的法律和禮樂教化，是爲了制裁或預防犯罪者而設，若是無人犯罪，何需法律？

當善惡皆斷，便是大圓鏡智，一片光明通澈，到了這個境界，可以不必參禪，亦毋須念佛。（參禪念佛原爲本身未得究竟，既得究竟，何須念佛？）念佛人，不起心念則已，若起心動念，應將心念投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以念佛功德爲自己在西方極樂世界種一朵蓮花，娑婆報盡，便在西方極樂以蓮胎化生，念佛得究竟，所植蓮花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化生時，身形與蓮花同樣大小，謂之「法身世界」。經常作此觀想，便會轉生成熟（使陌生的、不曾到過的極樂世界，變成熟門熟路），轉熟成生（將歷劫以來走慣的輪迴六道，轉成生疏），到臨命終時，即使無人助念，也自然而然可以到達西方極樂世界。平常不用功，單憑臨終助念，恐怕也未必靠得住，何況助念機緣亦不一定出現。所以，念佛法門雖然是靠他（佛）力，但平常用功，不可不自力勇猛，願力尤其不可少。發心至誠懇切深願往生西方極樂，再精進勇猛念佛，才可以十拿九穩。

我們生而爲人，只是個過客，一生報盡，除了所造的一切業之外，萬般皆棄。所以，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心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不惡是格物。」（王陽明語）格物是做人的基本，也是佛教徒應有的態度。所謂「心即是佛」、「平常心是道」，離心無佛，求道要有平正恆久心。中國先聖教人安命，佛陀教人隨緣，即是此意。過去的不談，未來的不想，只管把握當下，隨緣盡分，努力精進。隨緣必須注重因果，不使惡緣滋生。宋朝陸游有兩句詩——「君能洗淨世間念，何處樓臺無月明？」便是說明世間名利心歇，內心便可現出一片朗朗青天。現代的生活一片緊張，大家都爲了生活的必須而疲於奔命，與古人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的樸素平淡，以至騷人雅士的「酬唱往還，吟風弄月」相比，總有幾許羨慕與嚮往。不過，只要這個心能把得住，對名利看得破、放得淡，萬丈紅塵中，一樣可以自安自得。做人要緊的是不要裝腔作勢，不可以虛偽，也不要趕潮流，應該腳踏實地。記得當年黃梅調影片流行時，反串梁山伯的凌波來到台灣，引起全島轟動，影迷如癡如醉，台北因此被譏爲「瘋人城」。現在凌波再來，便不見有什麼動靜了，可見聲勢只能影響一時，不會長久。學佛要在日常生活中著手，所謂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」我們景仰佛陀，想成佛，但想成佛先要做人圓滿，要有人的品格，做人的樣子都不像，還能成佛嗎？

做人有三個條件：一、是哲學的修養——窮理盡性，禁得起生命過程的各種折磨、考驗。二、是科學的知識——做事，思考有條理，有系統，能啓發內在良知。三、是戰鬥的

精神和意志——抗拒一切惡念、惡行，以止觀抗拒昏沈散亂。曾國藩說過：「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隱當，再求變化；做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簡潔，又要精到。」學佛也是這樣，要從從容容，四平八穩，沈默老實，持久精勤，自然功不唐捐，日有進境。現在有人提倡「即生成佛」，也不知他到底成的是什麼佛？釋迦牟尼佛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福慧具足，然後能成佛。十方三世諸佛的成佛過程，也是一樣。就以世間事功來說，凡有大事業、大成就的人，那一個不是歷遍千辛萬苦？即使偶有少數藉祖上餘蔭而發展，也需要本身相當的條件和歷練，如果是個「阿斗在世」，到頭來也不過是凋零敗落，依然是「此間樂，不思蜀矣。」

「世人都從忙裡老，幾人肯向死前休？」這是世人的寫照，大家終日營營役役，為名利而妄念紛飛，如果能把名利心歇下來，悠然自得，相信可以駐顏不老。名利不在眼前時，很多人都誇口自己澹泊名利，等到名利當頭，卻沒有幾個人真能放淡，這就是「說得到，做不到」，事與願違，學佛人要時刻注意這個毛病。造業是源於貪瞋癡，所造的業，不出身口意，又以口業的機會最多。懷生禪師說：「莫說他人短與長，說來說去自遭殃，要能閉口深藏舌，便是修行第一方。」當事實不如理想時，容易口出惡言，所以能閉口不言是修行的第一著。「饑來吃飯困來眠，依此修行玄又玄。」饑來吃飯困來眠就是平常心，保持平常心，易得解脫自在。從前有一位龐居士，全家都是修行人，有一次，全家圍爐夜話，談到修行，龐居士說：「難、難、難，十斛芝麻磨上磨。」他的意思是說修行很困難，難得像把十斛的芝麻用磨把它磨碎。他的妻子說：「易、易、易，百草頭上祖師意。」龐婆是認為修行不難，因為到處有禪機。女兒靈照說：「也不難，也不易，饑來吃飯困來眠。」等於說，修行只在平常心，無所謂難易。能本著平常心，修行不難；遠離了平常心，修行不易。但「平常心」不是得過且過，不求上進，是要本著正道，不偏、不邪、不私。日常生活中，無論或取、或予，總要堂堂正正，這堂堂正正，就是出於「平常心」。

相信岳飛曾在杭州金山寺遇到一位道悅禪師，對他說：「歲底不足（一年將盡之時），謹防天哭（下雨），奉下兩點（秦），將你害毒。」後來岳飛在風波亭遇害時，正是除夕風雨之夜，想起這幾句話，才知道悅禪師早有預見了，嘆了口氣說：「悔未聽道悅禪師的話。」被秦檜知道了，立刻派人捉拿道悅禪師，但在來人未到之前，道悅禪師對大眾說：「何力自南來，我向西方走，不是法力大，幾乎落人手。」說完當場坐化。這也是一個得解脫、生死自在的例子。

佛陀曾對阿難尊者說，你此生盡量做好事，不必考慮來生如何。這是教導阿難尊者只顧耕耘，不問收穫。在耕耘時已算計著要收穫多少，便成了罣礙；一有罣礙，就不得自在了。所以，佛教主張布施不要著相。從前在成都有一個海明禪師，張獻忠造反，攻到成都時，宣布入城之後，軍士可以三天自由；等於說這三天之內，可以隨意姦淫擄掠。於是，他所率領的賊兵賊勇，更加賣力。守城的官員眼見快要抵擋不住了，便有人想到論海明禪

師去想辦法。海明禪師認為眾人遭難，出家人的確不宜袖手旁觀，便出城去見張獻忠，勸他體念百姓無辜，破城之日，切莫殺戮。張獻忠說：「要我不殺也可以，請你先吃兩斤豬肉。」他是料定出家人不肯破戒，所以出了這一道難題。海明禪師一口答應，而且馬上照辦。出家人吃肉，有沒有罪？當然有罪，也當然受報，但得罪受報也心安理得，因為他是爲了救眾生，不是貪圖口腹之慾。

又從前有位想來中國學法的曉公法師，有一次夜半趕路，又累又渴，見路旁有一瓢水，便隨手拿來解渴，然後打坐休息。到天亮，才看清楚那水瓢原來是一個骷髏，立刻作嘔欲吐，於是悟到「一心無生，萬法無咎」——心中不起分別，則一切法皆無過咎。所以，我們所犯的各種毛病，所造成的各種過失，都是因爲六根不清淨；六根不清淨才會與六塵相染，六塵是不會主動找上六根的。因爲六塵浮游無主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攀附六塵，不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故意攀緣六根。

以入定來說，心地光明磊落、俯仰無愧的人所得的定一定是正定。什麼是正定呢？我先舉個例子給大家聽聽；從前某禪寺有一個禪者打坐入定，出定之後對人說：「我記起來了，從前某人除了我的豆腐，還沒有還帳。」入定可以使人腦筋清明，了知許多平常所不知的事，但是，他的注意力竟然是別人所欠他的帳，這種定就不是正定；正定境中，無人我是非。憨山大師說：「法身無體，以慈悲爲體；菩薩無心，以眾生爲心。」蘇過（蘇東坡的兒子）曾問：「佛經裡所說的，是真有其事？抑或假托的寓言？」蘇東坡說：「非真亦非假，只看你的知見如何？」我們誦經也是這樣，知見真，一切真；知見假，一切假。佛的法身如月，報身如月之清輝，應身如水中月影；水中月影是真是假？是假，則明明現在水中，是真，則撈而不得。再說我們的一生，無非也是「非真非假」，人生若真，何以許多經過千辛萬苦才能完成的事物會轉眼成空？何以有生又有死？若假，何以分明感受得各種喜、怒、哀、樂？在這非真非假的旅途中，我們不妨「以水月道場，做空花佛事」。修行與生活不相妨礙，無論生活中所矩何事，只要保持內心清淨，不被俗世塵埃蒙蓋，不但修行有成就，世間責任也一定非常圓滿。學佛到了通達圓融，定然可得自在無礙。所以法身是本體，報身是智慧，應身是因緣。最後奉勸各位，修行以念佛爲穩當，功德以布施爲優先，無論是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總須隨緣盡分。

護國息災——

觀音大法會的意義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講於台北市僑光堂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整理：徐美嬌老師

今天晚上的法會，原來的題目是：佛教的權實與實踐。但剛剛一進門，看見門上標題是「護國息災觀音大法會」，同時對面又見幾個字：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。因此，我想以這二個題目跟各位研究研究。

先說護國，什麼叫護國呢？為什麼要護國呢？我在美國，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有的時候會掉眼淚，甚至佇立在那兒很久。.....這就說明了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到了他國，是會想家的。各位有機會到外國去，看到自己的國旗，心裡面會是另外一個滋味。所以，國家需要護，有國才有家。國家不安寧，家庭也不會快樂幸福。我一向主張護國衛教，破邪顯正。現在，國家的政治正值轉型期間，自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，我們佛教界應該動員寺廟、法會、道場，普遍的活動起來，可能對社會有所幫助。

社會的組成分子是人，人的組成是一個身體、一個心理，而以心為主宰。儒家講：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」佛教講：「一切唯心造」。佛教講修心，道家講修身，儒家講正心、修身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都沒有離開身與心。拿佛經的道理來講：心為王。身體以心為王，受心的支配，所以唯識講：「動身發語，心為最。」在身體一動、一講話之先，心已先動。又講：「一家動，百家動。」心一動，眼睛也動，耳朵也動，身體也動，手腳都動了。因為心主宰了我們身體的各部門，所以我們要把心控制好。我記得經國先生有三句話說得很好：

- 一． 做人要平凡——做一個平常、平凡的人，不要貢高我慢，不要看不起別人。
- 二． 做事要平實——要老老實實的。
- 三． 在名利上要平淡。

這就說明了無論是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對名利的態度也好，都牽涉到心。如果心正，身體就正；身體正，國家就安、家庭就和。所以說，護國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心，不能叫它歪。心一歪，就做錯事了。我們要了悟：身體這個小機體，以心為主，它就是一個國家，是具足一切活動的。

再說「息災」。災難故是由我們心裡起來的。什麼災難呢？「貪、瞋、痴」這三種災難，令我們神魂顛倒。要息災，就是要在心裡面叫貪心、瞋心、愚痴心停止不動。

對於「觀音」，我們不要在形相上取，不要以為觀音就是上面供奉的那尊菩薩。佛教是不拜偶像的。《金剛經》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既說佛教是不拜偶像的，為什麼要供奉菩薩呢？那是見賢思齊的意思。佛菩薩是人成的，只要我們肯照著他那樣修，我們也可以成佛、成菩薩。我們只是拿它做個榜樣而已，並不是在佛菩薩身上取個什麼，他給個什麼。我常講：佛菩薩有的，我們都有；我們有的，佛菩薩才

有。我們是種子，佛菩薩是結果。一個因，一個果。如果種子不具足，不能開花結果。所以，祖師講：菩薩要是離開眾生，就沒有根了。

此外，我們將觀音看成是大悲的象徵，所謂的大悲觀世音。佛教講悲智行願——大悲是觀世音菩薩，大智是文殊師利菩薩，大行是普賢菩薩，大願是地藏王菩薩。這四位菩薩分別以這四個字代表。其中，地藏王菩薩是現出家相，其餘三位是居士身。觀世音菩薩現的身很多，說是「應以何身得度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」度眾生，現居士身比較方便，像我們頭髮剃光了，穿上和尚衣服，就有種種不方便，很多話不能講，很多地方不能去。所謂的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就把你限制住了。如果現居士身，就可以行種種方便，甚至可以用〈楞嚴咒〉的前二句來說明；威愛兼到。該發脾氣的時候，可以發脾氣；要垂愛的時候，可以用愛心。....如果是一位出家眾，現在這種威愛之相，就不免受人批評了。

觀世音菩薩可以使用方便，舉個例子說明給大家聽。再過幾天就是母親節了，觀世音菩薩就是最好的母親，從前有一個男孩，對他母親不孝順，但是他很相信觀世音菩薩。有一回他到廟裡拜菩薩，走在路上，碰到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說：「觀音菩薩到你家裡去了，沒有在廟裡哪！你趕快回家，如果你回寺看見倒穿著鞋，衣服穿反了，那就是觀世音菩薩，你趕快拜。」男孩一聽，也不覺得稀奇，所謂「家家供觀音，人人唸彌陀」嘛。那男孩於是就回家，因為媽媽怕他，一聽見兒子叫門，嚇得鞋也穿倒了，衣服也披反了，急忙給他開門，男孩進門一看說：「哎喲！你就是觀世音菩薩。」就趕緊拜。所以，觀世音菩薩用種種方法現種種身來度眾生。下面再講一個觀世音菩薩的故事：

有一位老太太在馬路上打孩子，迎面來了一位進京趕考的書生，書生看見老太太打孩子，便上前問說：「老婆婆！你怎麼打他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這個孩子太笨了！我只教他幾個字他都記不住！」書生問：「你教他什麼字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麥黃、火紅、炭粉，就這幾個字他都記不住！」書生便說了：「老太太！你就看我的面子，不要打他了！」老太太才停下來。年輕人進京趕考，試卷答得很好，皇帝要親自面試，當面一試的結果，答案正好是與這三句話相反的意思。這就是說，因為觀世音菩薩想叫這年輕人考中，而觀世音菩薩知道皇帝的試題是什麼，因此，在路上現作了一老太太打孩子，好叫書生記住。觀音菩薩是大悲。觀音——是觀世間的音聲。一般說來，音聲是用耳朵聽的，不是用眼睛看的。觀是用心來觀，這裏邊有六根互用的作用。若是到六根互用的地步——眼能聰聽、耳能見，那就出三界，到羅漢的境界了。以圓教的說法，那就是思信位。思信位是斷見思煩惱的。什麼是見思煩惱呢？見惱煩就是在知見上的煩惱，思煩惱就是在思想上的煩惱。思想上的煩惱，就是由貪瞋痴而起的種種煩惱，使我們心裏面、思想上看不開、放不下。如果能把見思煩惱斷掉，在教派來講，就是四果羅漢，出三界了。貪瞋痴斷了，就可出三界；貪瞋痴沒有斷，不能了生死。所以，光修福不修慧，生死不能了。五祖教慧能大師要明心見性

，天台宗也重開悟、見道。見道就是開悟，開悟就是明心見性。開悟後，知道路怎麼走了，不會走錯路，才能夠修。這時候，是從性起修，不是從相起修。中國有八宗派的修行方法都不一樣，這是相。我們不要在相上起分別。佛經講：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。」進一步說，佛陀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都是方便；佛陀所現的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、觀世音菩薩所現的三十二應身都是方便。現在的人卻捨本逐末，把根本捨掉了，追逐枝枝末末，在枝末上起分別，就越修越遠，越抓不到本體了。

上面講明心見性，什麼叫性呢？心是隨緣的，性是不變的。性只有一個，心有十個。一般講十法界，就有十法界的心——佛心是慈悲的，菩薩心是喜歡佈施的，羅漢心是加強戒定慧的，凡夫心是貪瞋痴的。十法界包含了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鬼、畜生，一共有十種心。這十種心是隨機應變的。所以，無論是對人也好，對事也好，對物也好，先衡量自己是拿哪一個心來處理問題，如果是以凡夫心來處理問題，處處是貪瞋痴。《地藏經》講：起心動念無非是罪，無非是業。這是指凡夫心。如果我們處處加強戒定慧，那就是羅漢心。

什麼是戒——莊敬自強就是戒。自己要莊重，自然會強壯；自己不莊重，別人怎麼會看得起你？佛教講「止惡防非」，就是戒。學佛也要在恭敬心裡求。學佛一分恭敬，一分虔誠，便得一分功德。不可態度傲慢，說我比佛還大！如果你真比佛還大，還求他做什麼呢？就因為我們是凡夫，我們有煩惱，有業障，自己的力量不夠，才需要靠佛菩薩的加被，所以修戒要帶恭敬心。

修定就是處變不驚。舉凡家庭的變故、社會的變遷、國家的轉型，我不驚就是定。

修慧就是寧靜致遠、淡泊明志。能寧靜下來，才能看得遠；寧靜不下來，眼光就淺近。

戒定慧是佛教的專有名詞，也是我們了生死、到涅槃的必要途徑。

菩薩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中國話叫「覺有情」，就是覺悟有情的眾生。以先覺覺後覺，就是菩薩。菩薩以六度作四攝法門之首，六度以布施為先。布是普遍，普遍的施捨、不加分別的施捨，叫布施。只要你向我伸手，我多多少少和你結點緣，不管你是好人、壞人，我不在你的身分上起分別，也不管你錢拿去做什麼用。拿佛教的另一術語來說，就是「無緣大慈、平等大悲」。我要結緣，並不因為你跟我有緣，我就給你好的；你跟我沒緣，我就給你壞的。沒有緣的普度，才真叫普度，才叫觀音法會。「平等大悲」——觀音菩薩是悲心增上，而悲心增上，而悲心增上是平等中的平等，就是以互助的精神，不以救濟的精神對待。是站在立足點的平等形式用悲，沒有學問高低、道德好壞的分別。何況學問、道德的深淺，本來就是見仁見智、沒有標準的。大家都是人，而人性是平等的，既是平等，就該互相幫助。

前而說過，我們是拿觀音當大悲的象徵來看。不要眼睛一閉起來，就想到觀世音是個女的，長得「卡水」（很美），這就錯了。有時候看西方三聖像，中間一個阿彌陀佛，這邊觀世音菩薩是個女的，那大勢至菩薩也是個女的。一個男的，兩個女的，有這麼好嗎？不要在形相上起分別！因為觀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都是配種種身的，而佛是現本身的。只有化身佛才現六道相，應身佛就現本來面目。像釋迦牟尼佛有千百億化身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六道相他都可以現。至於應身，那是「眾生心垢淨，如來影現中。」你所見到的佛像，是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做夢也好，打坐也好，他都現出本來面目給你看。所以，佛教有陽神、有陰神、有識神。陽神就是打坐時一般所謂的靈魂出竅，打坐時，外邊誰來都知道，這在佛教裡叫「意生身」。好比你們現在坐在這裡聽經，忽然想到家門沒關，於是整個神識就回到家裡去了。如果你一心不亂，寂靜到極點，意生身出去了，身體還在打坐。但成就意生身不容易，要到旋陀羅尼的境界方可。所謂旋陀羅尼，就是把「有」翻過來變「空」。萬有之法，倒過來看是空，而空性翻過來即變有。陰神就是作夢，身體沒壞，夢想顛倒。《法華經》講：降佛以還，都在作夢；成佛了，夢才醒。未成佛之前，就是菩薩也還在作夢，因為他還有眾生可度，生死可了，不是作夢嗎？祖師講：「作水月道場、空花佛事。」夢就慢慢醒了。從前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作雪山童子時，聽到很遠地方傳來二句話，說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。他一聽有道理，便循聲找去，結果找到了一隻掉到獵人坑裡的癩狗，他就問癩狗說：「這兩句話是你講的嗎？」狗說：「不錯！」他就問：「你還有沒有？」狗說：「我還有兩句。」他問：「你能不能講給我聽？」狗說：「不能，我肚子餓，誰要給我東西吃，把我救出來，我就說給他聽。」他說：「可以呀！我把你救出來，我的身體給你吃。」便把狗救出來。狗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這幾句話就成了佛教修行的名言。所謂行，就是動，動就是輪迴。什麼是輪迴？心動就是輪迴，所以有生呀滅呀，諸行是無常的。沒有生滅了，寂滅不動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。

《楞嚴經》提到出離五濁惡世的方法，第一個是色蘊：不要有二相。在色法上，不要去區別二種形相，什麼好壞啦！紅黃啦！其實完全是一色。《楞嚴經》講：「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，滅從想除。」煩惱之所以生，是因為你起分別。要把煩惱滅掉，得從色法上不起分別。人所以有好壞、是非、男女種種分別，是受眼睛所害，難怪祖師要歎道：「平生被眼瞞」了。我們現在在三界的籠子裡不得自在，生死不能了脫，就好像是雞蛋殼裡的小雞，必得經母雞的孵化，才能跳出來，得自在。三界是最苦的，跳出三界，那就等於生極樂世界了。第二個是受蘊：不受。從前過中秋節，流行送月餅，凡買一盒餅送給你，你不吃又送給他，他又送給我，一盒月餅到處流轉，大家都不受。以另一個角度說，你罵我我不受，我不受，等於你自己罵自己。受蘊斷了，就好比鳥突破牢籠，就大自在了。第三是想蘊：想蘊滅了就不作夢，不作夢就沒有妄想。第四是行蘊：行蘊滅了，類不招。所謂十二類生、胎卵溼化就招你不去，因為你已不動、不輪迴、不投胎了。第五是識蘊：識蘊滅了，

便不起分別，就是觀音法會了。觀音菩薩就是識蘊滅了，所以能上通諸佛、下通眾生。所謂佛心眾生心，一心無二心。爲什麼說佛的心和眾生的心是一個心？因爲佛性眾生性，眾生因爲具足佛性，才能成佛，就是觀音法門。所以，我們不要輕視眾生，只有起悲憫心。

學佛者在修行的過程中，常會被無常的魔境所滲透，有些人看得哭了，有些人打坐笑了，這都是著魔。心理一不平衡，魔就趁虛而入。認真來講，魔的產生是跟自己過不去，把方便門當真實了。當初釋迦牟尼佛降魔，降的是天魔。因爲三界二十八天，有二個天王，有二個魔王：欲界天的他化自在天是魔王天，玉皇大帝是善的，三界大梵天是善的，色究竟天也是魔王天。佛魔並存，有一佛就有一魔，有一善就有一惡，善惡始終拉不平，沒有辦法互相抵消，除非你真正下功夫，就像佛在菩提樹下立誓「不成佛不起座」。現在的人缺少這種毅力，念念佛就打妄想，改成打坐又昏沈，如此就是把八萬四千法門都試驗過了，也依然沒有一法與你相應，最後一事無成。所以，我很坦誠的勸各位在家諸上善人，修學佛法必須一門深入，入一無二。你不要想和出家人一樣，出家人所有的五堂功課、叢林規矩、梵唄都要會，居士則不必。居士在家每天早晚功課念一句佛就夠了，或專念觀世音菩薩，或專念大悲咒，或專念一部經都可以。人只要專一，必有所得，不要東摸西摸。再說誦經時，重要的是看經的道理，而不是看文字。因爲道理只有一個，文字卻因翻譯的人不同而有種種不同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道理也只有一個。他在菩提樹下開悟，悟到什麼？「性相不二」、「生佛平等」，這是最高原則——平等觀。一切經典的最高道理也就是這句話，只是用語不同罷了。所以，誦經只要一部經看到底，保證開悟；如果東摸摸、西摸摸，我便不敢保證了，摸來摸去，還是那麼一回事，不過是用語不同罷了。六祖大師說：「念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」念一部經，久久不了解，就是你與經義不合作，和經裡的道理作冤家，始終在文字上推敲。有時候，我這麼想：早知如此，又何必當初？想起從前念佛學院時，聽這部經，又聽那部經，到末了，就是這麼回事，一了百了，一通百通。所以，無論念佛也好，參禪也好，道理是一致的。但是，參禪沒有念佛穩當，所謂「枯木巖前錯路多」，所以禪宗祖師都是勸旁人念佛的。拿虛雲老和尚來說吧！若有人問他，他也叫人說：「你就老實念佛吧！」老實不容易耶！念佛要老實，要一心不亂不東想西想。現在的人就是不老實，什麼五音念佛、四音念佛、三音念佛、二音念佛，念佛還要花樣，就一個音一個調嘛。好像波浪一樣，後浪推前浪，一直把你送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今天作護國息災法會。以護國說，無論是有形的國家、無形的心國，我們都要護。以息災說，不起貪心、瞋心、愚痴心，就不會有什麼人爲的災難。話愈說愈多，老人嘛，當然要講老實話，今晚我沒有和你們談玄說妙，原來準備的題目沒法子講；佛教的權、實，道理太多了。每個修行者的境界都不同，就拿羅漢來說，也是個個不同。道濟禪師是大眾都熟悉的，他在圓寂前說了四句話：

六十年來狼藉，東壁打倒西壁；
如今收拾歸來，仍舊水連天碧。

水連天碧，天是藍的，水也是藍的，水天是一個顏色，天地也是一個顏色。擴大來說，天地心都是一個顏色，如果我們心裡大一點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中與萬物同體，國家、社會就能享安寧太平了。

顯密圓通與禪淨雙修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八日 講於高雄市元亨寺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寬定法師

原始佛教只有兩派，所謂性、相二宗。傳入中國後，大乘分成八宗——禪、淨、律、密、台、賢、識、論，小乘則有成實、俱舍二宗。今天我們僅介紹大乘的禪、淨、密三宗。

「顯密圓通」是一個術語，「八宗共弘」也是一個術語，我們弘宗演教的法師，差不多都是講八宗共弘的。釋迦牟尼佛滅度後，印度佛教因為教內意見不同，分成一、二十派，被稱為「部派佛教」。之後大乘佛教興起，時間約在釋迦牟尼佛入滅後五、六百年間，代表人物有馬鳴、龍樹。當時的部份學者把大乘教的中觀思想和唯識思想與婆羅門教融合，而成為「密宗」。密宗在修為上可以說是佛、梵（佛教與梵天）並存的，婆羅門教本來主張梵天，所供的像，大部分是神像。

在密宗則有藏密、東密、台密；藏密是西藏的密宗，東密是日本的密宗，台密是天台宗的密宗。在日本有東、台二密，東密是以大日如來為本尊，台密是以釋迦牟尼佛為本尊。藏密是西藏的密宗，原先是黑教，就是一般講的「笨巴」。黑教講究「吞刀吐火」，以我們現在來看是邪門、邪教。後來蓮花生大師，從印度到西藏，用神通降伏黑教。蓮花生大師，就是一般講的西藏紅教。紅教修的是大圓滿，相依而起的是花教。再其次是白教，就是密勒日巴大師和大寶法王，他們修的是大手印。最後是宗喀巴的黃教，強調次第，修行在次第上用功，有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。黃教特別講究戒律，但他們的戒律和我們的

戒律又有出入，他們吃葷。他認為要先學顯教，後學密宗，現在的班禪、達賴就是繼續他的傳承。

紅教、花教、白教、黃教、表面上的分法是在衣服上有點區別，我國唐朝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之後，帶了很多的佛像、法器、經典去弘揚佛法，也帶了不少道士，因為唐朝崇拜道教。後來西藏的正統密宗，可以說融合了佛、梵、道三方面的修法。宗喀巴大師提倡的下士道，就是我們凡夫修的五戒、十善。中士道修四諦、十二因緣。進入中士道之後，便是羅漢的境界。再往上是上士道，修六度，進入菩薩的境界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在密宗的思想完成上是不錯的。密宗的「身、口、意」三密相應，自有它的一套。不但是密宗，我們其他的宗派，禪、淨、律、密、台、賢、識、論，在修行的方法上都不一樣。這些都是方便。

日本的台密是由中國天台山國清寺（天台宗的原始道場）學過去的。台密在中國沒有繼續實行。天台宗講修止觀、五門禪，就是身、心、息三者配合起來修禪觀，後來慢慢演變成台密。另外有一種「六妙門」，在天台宗的小止觀裡面，有數、隨、止、觀、還、淨六種修行的方法，六妙門有專門的書，如何修呢？原來的數息觀，數這個數字由一至十再由十回一。數數字，不如念佛好，念佛有功德，數數字頂多把心降伏，不打妄想。再進一步就是修五門禪，就是身體、心念和呼吸並用，呼吸走得慢，心走得快，必須把呼吸放在第一站。第二站的心，用無形的心，推動無相的息，呼吸就是深呼吸，不是氣，在身體裡面運轉，不打妄想，容易進入禪觀。

說到這裡，我就聯想到運轉身體跟密藏修脈、修氣、修明點很接近，跟道家修奇經八脈也很接近，主要是它沒有離開身體，完全在身體上面運轉，因為身心不能分開，如果身心能分開，我們就成功了，就成佛了，這時候身體已經丟掉了。心是精神不滅的，精神永在，享福受苦是精神，不是身體。用無相的心，是因為心跑得太快了，叫它推動無形的息，好像在朝四大名山。我想在座的各位，都想到大陸朝四大名山。現在我來介紹一個不必到戶外便可以朝四大名山的方法。當初杜順禪師有句話「遊子漫波波，台山禮土坡。文殊只這個，何處覓彌陀？」說朝山的遊子一波一波的很多，到了台山拜土坡，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，文殊菩薩代表智慧，到那裡找彌陀？

這說明我們這個身體是有機體，不但包括四大名山，而且包括三千大千世界，看你會不會用。會用的話，那就在你身體上行道；不會用，那就把身體甩掉，另外再修心。心身是不能分的，沒有身，這個心是鬼影幢幢；沒有心，這個身體等於行屍走肉。修行就要身心配合，首先用無相的心，推無形的息，推到肚臍的下面，一般叫做「海底」，這個地方屬於地。如拿四大名山作譬喻，地大是地藏王菩薩所住的地方，如果深呼吸推到肚臍下面，

就觀想地藏王菩薩，等於朝九華山；觀想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」的大願而發願。然後再把氣推到肚臍上面，到心口下邊，這裡屬於水大，水大是南海普陀山，是觀音菩薩的道場。我們運行到這裡，便要拜觀音，拜普陀便等於到了普陀山，拜觀音是大悲，悲心增上；觀世音菩薩是現居士身，地藏菩薩是現出家相。

從心窩再往上到喉嚨，這是火大，火大是四川峨嵋山，普賢菩薩的道場。如果我們一念運轉到喉嚨，就應該拜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。再往上走，從喉嚨往頭頂是風大，風大是五台山，文殊菩薩的道場。文殊菩薩是大智。普賢菩薩是大行，觀音菩薩是大悲，地藏菩薩是大願。他們是悲、智、願、行四大菩薩。如此周而復始，我保證你不打妄想，你心有所緣，而且境界都是清淨，不是心外取法，是本身裏面所具足的，只要心裡面不動，生死就沒有了。心動就有生死，在《楞嚴經》裡頭講的「類不招」——十二類生都招你不去，心動的話就有輪迴生死。

我想周而復始的用這個方法，四大名山也朝了，四大菩薩也拜了，功德無量，心裡面清淨、清涼了，各位不妨試試看，這是天台宗的台密。西藏的密宗強調身結手印，口誦真言，心內觀想，不過話說回來，顯教又何嘗不是講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呢？不過是名詞不同，做法不同，好像有點神秘性，密宗就介紹到此。

接著講顯密圓通。顯教，可以跟各位說一句老實話，不跟大家談玄說妙，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，三藏十二部，無論是《華嚴經》、《方等經》、《般若經》、《法華經》，甚至五時八教，都不出二個字——「真、俗」二諦，真諦是就它的本性來講，俗諦是就方便來說。什麼叫做方便？你會講一部經，便每一部經都會講，並不需要把所有的經典都研究過，即使都研究過，到最後也是只有兩個字「真、俗」二諦。真諦是不變，俗諦是隨緣。不變就是真諦，隨緣就是俗諦；不變是本性，隨緣是隨眾生根性而說的種種法門。而且一通百通，一部經懂了，其他的經保證都會懂，都可以貫通，內容一樣，不過是文字不同，名相不同。各位在家的學佛者，不要東摸摸西摸摸，這部經也看，那個咒也念，搞到末了一無所得，應該一門深入，入一無二，找一種跟自己相應的法門做去，早晚會被你摸著它的根，叫你開悟。各位要注意，開悟跟沒有開悟是一樣的，開悟了要吃飯穿衣，不開悟也要吃飯穿衣，不過心裡邊對人、事、物的觀念不一樣。並不是開悟了就摸東摸西，神神怪怪的，如果遇到這樣的人，你最好還是趕快離他遠一點，因為他不但沒有開悟，實在是著魔。開悟是不能作怪的，如果開悟之後還作怪，那是另有用意。所以，我們要就誦經、誦咒、念佛中選一種法門來修。

我可以建議各位，誦經不如念佛，因為經文太長，即使《心經》也有二百六十字，很難不打妄想，打妄想就沒有用處。念咒雖然不能分別，但是心裡邊還是隨波逐浪在運轉，

最好是念「阿彌陀佛」。老實念佛，念佛要老實，不能打妄想，不能在妄想心裡面念，在妄想心裡面念就沒有用。對境心不起，對外面的境界，什麼見聞覺知，都不被它所轉，好好用心念，不是用嘴喊。用嘴喊沒有用，心裡面念，耳朵聽進來，來觀想形象，這是一致的。一般講，念佛有四種方法，這四種念佛是連貫性的，並不是單念一種，單念一種是稱名念佛，即眼看著房頂，跟著瞎喊，那有什麼用？

我們黑眼珠一動，就是一個妄想；黑眼珠不動，就沒有妄想。耳朵卻不太容易起分別，看經的功德沒有聽經的功德來得強，所謂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耳朵聽東西不容易起分別，眼睛看東西容易起分別。聽經時，心裡邊要分別，也只能分別西方凡聖同居土的佛、方便有餘土的佛、實報莊嚴土的佛、常寂光淨土的佛。阿爾陀佛具足法、報、應三身。跟這三身打成一片，所處的地方和極樂世界打成一片，所以經上說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。垢淨隨心，這個東西乾淨，那個東西不乾淨；這個值錢，那個不值錢；這個是好的，那個是壞的。這些都是我們的分別心，根本就沒什麼好壞。小孩子剛生下來，他會拿大便往嘴裡放，因為他沒有分別。年紀稍為長一點了，就有分別了，好的要，不好的不要，分別好與壞，是我們意識的分別。

我們念佛，要持名念、默念、金剛念，或者是觀想念，另外還有實相念。實相念要了解「南無阿爾陀佛」是什麼意思。南無是皈依，阿彌陀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無量光是智慧，無量壽是福德，就是平常修福修慧，我們心裡面皈向於福慧二嚴。此外，還要覺悟，用覺悟的心來修福慧，福慧雙修不容易。我簡單的把福慧二個字說一下：在經裡講，光明是本具的，就是因為有黑紗蓋起來，不得自在，智慧顯不出來。只要把黑紗去除，智慧就有了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作功德，作功德並不是佛菩薩有什麼東西給我們，這點要搞清楚。念佛也好，作功德也好，都是求自性裡的佛陀，不是求外面的佛陀。《金剛經》講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。」說明我們佛教不是拜偶像，我們供像是為了見賢思齊——他可以成佛，我們當然也可以成佛。印光法師講，佛法是從恭敬心裡得到的。見佛見經典要恭敬，一分恭敬一分福，供養三寶、孝順父母、修橋鋪路、印經放生，這些功德，能把我們這層黑紗拿掉，這還是方便、是開門的鑰匙，把它拿掉等於進入花屋。《楞嚴經》講阿難進入花屋之門，要修止、修觀、妙奢摩他、毗婆舍那，這是用功德去除煩惱、顯本性。本性雖然是具足，但是沒有把煩惱拿掉，還是沒有用。

我們常講佛性，眾生性，一性無二性。雖然是一性，但是中間有一道縫，這道縫裡面有貪、瞋、癡。我們生理的病有老、病、死；心理的病有貪、瞋、痴。只要把老、病、死拿掉，把貪、瞋、癡拿掉，當下就是佛，並不是那一尊佛給你的。這點大家應該有共同的體驗。你會修，這層黑紗便可以揭掉；不念佛，不修行，這層黑紗一點也拿不掉，不作功德也拿不掉；這是你本具的佛性被無明蓋住了。所以，我們要修福修慧。修慧則智慧顯發，這要靠研讀經典。修福是幫助別人，用慈悲心來幫助他，一視同仁，站在平等的立場來

幫助他。換句話講，幫助別人也是互助，現在我幫助你，將來你幫助我。看見一切胎、卵、濕、化，都以平等眼光正視，我們與一切眾生也的確沒有什麼不同，只是業報差別，輪迴各異罷了。

盡量不要造業，業的力量太大，使我們往下沈淪，不能超升。如果我們的業沒有清淨，西方極樂世界就去不成了。佛教有一個名詞叫「回向」，就是把我們所修的各種功德，毫無保留，全部放出去，放給需要功德的人。什麼人需要這些功德呢？就是我們多生多劫以來的冤親債主。

我們生生世世不知害了多少命，欠了多少債，現在他們都來要債，親情也很麻煩，冤家的債好還，親情的債不好還，冤家的債容易扯斷，親情的債很難扯斷。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兒女都是債，夫妻無債不來，無緣不聚，夫妻沒有緣不會聚在一起，有好緣夫唱婦隨，有惡緣天天吵吵鬧鬧，還是緣。夫妻無緣不聚，兒女無債不來，不是還債就是討債，冤親都是債主。我作的點滴功德都要送給他們，希望他們超升，希望他們往生極樂世界。（不是生天，佛教不主張生天）佛教主張作人要受五戒，受五戒為做人的根本，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絕。受持五戒就是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飲（酒）。生天是享福，福享完了就墮落。到極樂世界壽命長，而且有諸大菩薩為伴侶，互相用功。六欲天上現五衰（生天還會有五衰相現）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（到三禪天有風），若能修到非非想（如能修到非非想天），不如西方歸去來（不如到西方極樂去）。我們凡夫是乘業再來，業力叫你來，不能不來，願生和業生是不同的。

實相念佛就是修福修慧。福慧同時修不容易。所謂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；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應供薄。」——從前有個羅漢，他到外面去托化飯吃，一天沒有化到飯，在佛教制度，化不到飯就不能吃，他正走到王宮門口，看到一隻大象，身上掛滿了瓔珞，吃得很好。他就跟牠講：「你有福，這世托生大象，有吃不完的食物。我過去生專門修慧，求了生死，沒有結人緣，到現在沒有飯吃。」所以未成佛道，要先結人緣，廣行菩薩道。羅漢他就不管了，羅漢只顧自己，你死活他不管，沒有群眾可能就討不到飯吃。大象聽到他這句話，馬上倒下來，飯也不吃了。國王想，大象怎麼倒下來？旁邊的人說，剛剛有一位和尚在牠面前跟牠說話。國王趕快把這羅漢叫回來問，他說我沒有說什麼，我只說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。」各位要知道，光修福不修慧，生死不能了，只能修個來生福報大。修福要有功德性，功德性要用智慧，用智慧來修，叫福慧雙修。如果完全有相的布施，就是修福沒有修慧，來生可能很有享受。所以說：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。」修慧不修福，生死雖可了，但福薄，缺衣缺食。

這大象與羅漢前世是同參，一個專門修福，一個專門修慧。福慧本來不能偏廢，做功德也不要著相；著相的功德有極限，所謂「著相功德人天福，猶如仰箭射虛空，勢力盡，

箭還墮，招得來生不如意。」我們做功德，要作無相的功德。我們是人類，人類應該要合作，應該作好事，不能沽名釣譽，否則，不如不作。到廟裡去作功德，如果要把我們的名字刻在柱子上，那就是有相布施。把一切功德作無相布施，功不唐捐，你不說出來，神明也會知道，總會幫你點點滴滴記下來。

修慧修福，就是實相念佛。念佛有四種，參禪又是一種說法，達摩祖師到我們中國來，只傳了兩個字——安心。二祖慧可斷臂求法，得達摩收作弟子。有一段時期覺得心不得安，求達摩為他安心。達摩說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參禪的要領是心能安，不要七上八下。心安就是不打妄想，能不打妄想心就安了；少妄想也少作夢。解脫自在心自安，看破放下心自安。參禪可以得解脫，但打坐未必就是參禪。所謂「行住坐臥，搬柴運水，迎賓送客，都是參禪。」只要心安，不虧不欠便是禪。你不要把一個禪字弄得很玄，如果不被外境所轉，內心經常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這就是禪。不過是各宗派的用語不同罷了。天台宗修止觀，就是修定慧；止是定，觀是慧。參禪如果沒有定就不能發慧；沒有慧也不能參禪。但主要還是守戒律。什麼是戒律？今天如果跟各位講在家戒、出家戒，恐怕也不相應。我拿現在一般術語介紹「戒律」兩字。「莊敬自強」就是戒律，自己看得起自己，不要糟蹋自己，自己能站起來，要莊重。莊重是做人的基本條件。自己不莊重，卻要別人恭敬你，這是不可能的。莊敬自強就是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。換句話說，戒律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

「處變不驚」就是定。我們這個五濁惡世，變數太多，喜、怒、哀、樂，隨時在變，不被這些變數所牽動，就是定。你罵我，等於承認我比你強，否則你不會罵我。能這樣想，便不但不起煩惱，還應該高興。所以，道生大師講：「菩薩之名，起於被謗之日。」做菩薩，廣度眾生，沒有不被誹謗的。釋迦牟尼佛也有人誹謗，我們凡夫豈能免？所以，被誹謗不必煩惱。善門難開，幫助甲不幫助乙，他便可能會誹謗你了，如果人家不誹謗你而恭敬你，那說不定是你前生恭敬過他，結緣嘛！用這種觀念，修福修慧就思過半矣！不管是恭維的箭，或是誹謗的箭，如果能給頂回去，做人就很快樂了。看破、放下、得大自在就是在福慧雙修，或用四種念佛。

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人，做人是應該互相幫助的。做人要悲心增上，要有悲憫心，要有慈悲心，要無私、無我，有你沒有我，這個境界需要相當的功夫。

佛教講空，空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說不定是什麼都有。在座的各位，目空一切就是空，不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起分別就是空。空其性，不是空其相，有相就輪轉，有性是不動。性是不動的，相是輪轉的。尤其參禪講破三關，有如來禪，有祖師禪，參禪的一定要經過四禪八定而進入阿羅漢，進入初果羅漢。初果羅漢未了生死，僅斷見惑，不執「我」，我見沒有了，生死還沒有了。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是斷貪、瞋、癡的，超出三界的，不斷貪、瞋、癡不能出三界。證到初果也很不容易，經裡有個比喻：初果羅漢斷見煩惱，等於斷四十

里寬的河水；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斷思煩惱，等於斷一杯水。這數量不能相比。非要你證了道，就知道什麼叫正路，什麼叫邪路，貪、瞋、癡等於這個路上的窪坑，到時候用泥土在上面填填就可以了，就怕你沒有見道，沒有見道就是走錯路，走錯路永遠達不到目的。所以，初果羅漢是見道，別教初地是見道，圓教初住也是見道，只是見道的境界不同。

四禪八定要往上修。在欲界裡頭修定很不容易，欲界有三種欲：睡欲、食欲、淫欲，這三種欲不斷，無從修定。我們一生不知睡了多少，唐伯虎說過：「人生七十古來少，前除少時後除老，中間時間沒多少，還有一半睡著了。」一生有用的時間只有一半，老與少沒有用，有用的時間並不多，所以，佛陀告訴我們不要以睡覺的因緣令一生空過。這是睡欲，另外一個欲是食欲。兩人見面問：「吃飯了沒有？」「吃飽了。」一見面就問吃飯。我想在座的各位，可能還沒有「食」這方面浪費的享受，到大餐館裡看那一桌桌不知多少萬元，吃幾口就倒掉了。要把食欲、睡欲、男女相戲的淫欲，這三種欲降到最低點，才能修禪定。講道是不能在衣食下功夫的，要穿好、吃好，便與道遠了。如果專門講究穿、吃，那就不能談道，修道人那有時間搞吃、穿？所以，欲界的定，能超出到色界定，再到無色界定。色界定初禪天要離開分別和覺觀，欲界進入初禪有粗、細的分別就是覺觀。到了三禪，心裡好靜，即「離喜妙樂」，四禪是「捨念清淨」。

到了初禪天之後，便「粗細分別了」沒有了。現在有人動不動自稱開悟，連初禪天都沒有達到，開什麼悟？自己騙自己，又騙別人，又受別人騙，初禪天到二禪天，呼吸沒有了；二禪天到三禪天，脈搏停了；三禪天到四禪天，妄念沒有了，這還是在三界裡，沒有出三界，連初果羅漢都沒有證到。修禪不容易，如果不了解次第，不了解漸次止觀，那就很容易起增上慢，這樣還不如念佛。但念佛的層次也不簡單，功夫也包羅萬象。四禪天或是到無色界天之後，才進入初果羅漢，才稱作聖人，才了生死。

初果羅漢是什麼境界？六根不入六塵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被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所轉，這是初果羅漢，這是《金剛經》裡講的，這是空門，入空門是六根不入六塵，中間空了，所以叫做入空門。入空門是轉凡成聖的境界，又叫「破本參」，轉凡成聖。如果成了聖人，不能以聖人的身分度眾生，說我是聖人，那就糟糕了，成天受人供養，弄得一天不得閒。如果要度眾生，就必須轉聖為凡，行菩薩道，不能稱我是什麼再來的、什麼示現的，那是騙自己、騙別人。所以說不要騙自己、不要騙佛、不要騙眾生，如果沒有研究過教理，很容易上當，很容易貢高我慢。

初果羅漢已經入空門。什麼叫做空呢？六根與六塵不相接便是空。我們現在始終是眼看色、耳聞聲，總是隨著六塵打轉。初果羅漢還沒有斷貪瞋癡；斷了貪瞋癡便出三界。

出三界是逐漸的，不是立即可成的，我們的身體是四大所成，貪心如水、瞋心如火、

癡心如地、業力如風。拜佛時，「能禮所禮性空寂，感應道交難思議。」「能禮」的是我，要空怎麼空？不是死了以後燒成灰才叫做空，「地水火風」是假名，實際就是「貪瞋癡業」。業力如風，把人吹得團團轉，觀空要從這裡著手，把貪瞋癡觀成空，這也不是單靠空談便可以，還得靠戒定慧。

慧就是寧靜致遠，心裡靜下來就能看得很遠。我們考試也好，上班也好，遇到困難，心裡靜下來，問題就得到答案。所以，破本參是轉凡成聖，破重關是轉聖成凡，現凡夫身度眾生，叫做現同人身，說同人法，不能以聖人身說法。你看有那一位弘宗演教的師父說過：「我是聖人，我已斷除了煩惱？」沒有這麼一位不懂教理的人。懂教理的人，就是有功夫、有道德，也不承認自己有功夫。如果他承認自己有功夫，你要趕快遠離一點。有地位的，他絕不誇耀說，我現在是什麼地位；有學問的，也絕不自稱是學問家，什麼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到了佛殿裡，什麼都不是；有錢財的，也不會炫耀自己有多少錢財，沒這種傻瓜吧？換句話說，有道德的，他絕不會說我有道德，你們有沒有見到這種誇稱「我有道德」的人？敢說「我開悟，我了生死」的人？如果有，那就說明他有企圖。真正到了這個念住、氣住、脈住，這個功夫是不得了的。過去在大陸上經常有人被冤枉地埋葬掉的，別人見他沒有呼吸、沒有脈搏，以為死了，就把他裝在棺材裡火化掉，實際上他正在修四禪八定的功夫。

四禪八定透過之後，證得初果羅漢。二禪、三禪，還在斷欲界貪瞋癡，斷色界貪瞋癡，到了四果羅漢才斷盡無色界的貪瞋癡，才算出三界。出三界也並不究竟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雖在三界，而不以三界住。」界外不應有界，如果出了三界還有界，便不究竟。雖在五濁惡世，不視之為五濁惡世，而視同極樂世界，便等於住在極樂世界。

如果煩惱不斷，住在極樂世界也變作五濁惡世，這就是「染淨隨心」。所以，我們最主要的事是修行，真正出家度眾生，要現同人身，說同人法，因此，菩薩有四十二法門。再繼續後面是破牢關，牢關「空」「有」很難破。佛經講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，空有是假名，空有是不二的。空是指諸法次性，有是指諸法次相——相是有的。諸法性裡面有相，相的裡面有性。也就是說，諸法本體是空，空裡的形象——在空中幻化出的形象是有的。《華嚴經》裡講的：「心如工畫，造種種五陰。」心就像一個畫師，他可以畫佛像，我們恭敬禮拜；他可以畫鬼神，我們害怕；可以畫牛頭馬面，自己嚇自己。這些都是心裡面畫出來的。有是假相，空是真性。

諸法的本體，是不變的，是不動的；能動能變，世事無常，那是幻相。佛陀教我們不被幻相所轉。以禪淨雙修來說，參禪要破三關：空有不二是中道關，能度眾生是重關，眾生是重重無盡的，各種形象的眾生都有，如果沒有本事，度眾生很容易被眾生度跑了，要

想度眾生，要多充實自己，種種的學問要去學，種種的法門要會。

如果破本參，轉凡心成聖行，這個凡聖還是一樣的，外表還是凡夫，聖賢是心裡面的行爲。如果看見大眾都是佛，那是因爲你是佛。如果你是畜生，看大家都是畜生。好人眼中個個是好人，問題出在自己，不是出在別人。所以，聖與賢還是自己，並不是在形象上取，也不是裝模作樣。

如何以幻修幻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九日 謂於高雄市元亨寺

主講：顯明老法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寬定法師

各位要知道，萬法有真實的一面，也有幻化的一面。真實的就是沒有修沒有証，如果說有修有証，那是約幻化這方面講。如果根據佛性來講，不講修証，所以祖師講修成必壞。佛陀也不是修成的，是他本具的佛性顯發了，不是皈天修的。慧遠大師講「形盡神不滅」——身體雖然死了，但是精神並沒有滅。

精神，就是我們一般講的佛性。佛性本來具足，本來光明，本來不待修的。雖然是本來光明，那就是本來的面目，所以到成佛的時間也是無所得。如果我們用功的人，認爲有所得，得到什麼？或者見到什麼境界？這個都不究竟，無論用功念佛也好，參禪也好，多多少少會有境界，不要把它當作一回事，它自然會過去了，往後是越來越好。但是我們不要被這境界所轉，念佛還是繼續念，參禪還是繼續參，主要是我們本來的佛性不假修証，無修無証。這點大家要懂，修是後天的，後天的不究竟，那麼要不要修呢？不修，本性不能顯，儘管它是本來具足的、本來光明的、具足萬法的，但是被無明所遮了。

那麼，我們修的時間，就要以幻來修幻，拿天台宗說的「空、假、中」三觀來修，第一個是修空觀。我們要瞭解諸法皆空，要體會一切都是幻化，一切都是作夢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講「夢、幻、泡、影」，一個影子，一個水泡，幻化，作夢。我們人活在世界上就像唱戲，人生就是一齣戲，等到死的時候，這部戲唱完了，錢財、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兒女，到後來大家都平等。因爲本性是平等的，幻化、幻象是沒有辦法平等的，如同我們現在講立足點平等，大家站在地面上是一樣高，但是個人的生活、個人的品行、個人的學問，沒有辦法平等，這種是無常、幻化的，這點先要交待清楚的。

不動的是本性，有修証是幻化，作水月的道場，作空花的佛事。道場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。虛空裡沒有花，因為我們眼睛有毛病，才看見空花亂墜；水裡面沒有月亮，因為月影照射到水裡面去，現出影像。水裡的影像，不在水裡，也不是不在水裏，說它沒有在水裏，大家看到水裡有月亮，說它有，又撈不出來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講：「佛法非實非虛。」

蘇東坡有一個兒子叫蘇過，他問蘇東坡：「《仁王護國經》的文字，是寓言？還是真話？」蘇東坡說：「既不是寓言，也不是真話。看你的知見如何？如果知見正的話，假話也變成真話；如果知見不正的話，真話也變成假話。」佛教講真知正見，正知正見建築在因果上，正知正見就是講因果。釋迦牟尼佛在無憂樹下降生，在菩提樹下成道，在雙林樹下滅度。這裏頭，「樹」包含了很大的意義。樹表徵的是因果，樹有種子，種子種下去了，發芽、抽枝、開花、結果，這一系列的程序，是因賅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因果不昧，儘管說一切是幻化，但在修行的過程裡邊，是離不開因果的。在本性來講，從最初發心、修行、耕耘，到最後的証果，是一條鞭的。在中間的過程，要先了解狀況，就等於我們人生，能把一生看成幻化的話，就可以過得很愉快。反之，如果這一生執幻為真，不管是恩怨啦！或生離死別啦！都當成真實的，就有得你哭泣也有得你笑。其實，這哭、笑本來也是幻化的。本性裏面沒悲哀，沒有歡喜，佛經告訴我們，修學佛法沒有悲哀。

念佛，有的時候，越念越孤獨，有的時候會笑，這就跟著魔差不多了。不管是悲佛的境界來了，或者是歡喜佛的境界來了，都不好。所以，我們的情緒要正常，修學佛法情緒很重要，不能夠呼天號地，不能夠一下子歡喜，一下子悲哀，否則到最後可能把你弄得神經顛倒。如果到那種程度啊！就可憐極了，即使佛陀出世也度不了你，你也不會聽話，總以為我是最高的，我比佛還高，那是神經病。這種人到處都有。還好，不多。這完全是因為知見不正，不明因果。佛教的講經，要講得很嚴格，一句話都不能說錯，說錯一句話，因果背不起，尤其是講經的法師，弘宗演教的法師，更應警惕。我一向抱著這個宗旨，以佛經來解釋佛經，不是用我的意見來解釋佛經，因為我的意思裡面有情的成分，佛法是不講情的，完全講理性。拿我們各人的情執來解釋佛經，一定會偏，如果用佛經來解釋佛經，一般是用《法華經》解釋《華嚴經》，用《楞嚴經》解釋《般若經》。所有經典都是講性、相的關係，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開悟，也是悟到性、相不二，動靜不二，証到平等的法門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。在佛的眼睛裡，諸法是平等的，所以佛自認沒有度眾生，自認不曾說法，因為諸法平等，所以沒有法可說。如果執著於有法可說，是謗佛。《金剛經》說，如果你認為有眾生可度，那是沒有了解佛的境界。佛是平等的，用平等觀，這是就本性來講。如果就幻化行為來講，因果一點都不能差。

百丈禪師講經的時候，總有一個白髮老者去聽經，有一天百丈禪師宣佈：中午吃過飯

，到後山送往生，有人死了。大家覺得懷疑，並沒有看見那一個人死啊！方丈說送往生，就送往生吧！到後山一看，往生的就是經常來聽經的老者。後來，百丈禪師說出這件公案，這位老者，前身是一位有名的法師，說錯了一個字，死了之後，五百生墮為狐狸身。他總認為：我講經沒有講錯，怎麼會墮落成狐狸身？就把過去因緣講給他聽。這位老者在過去生現法師相講經時，有位居士問：「大修行人，還落決果否？」他說：「不落因果。」大修行人，不落因果。錯了一個落字，就五百生墮為狐狸身。百丈禪師說：「你來問，我來答。」老者便問：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」百丈禪師答：「不昧因果。」即大修行人，冥冥之中，還是有因果，如果不落因果，就沒有因果了，沒有因果就不得了了。

不昧因果，就是在冥冥之中還是有因果，只是不太明顯而已。就如由高雄到台北，乘火車也好，汽車也好，飛機也好，一路都要經過各個鄉鎮，不過有快有慢。就比方用利刀切厚紙，一刀就斷；用鈍刀切厚紙，就要數刀才斷。所以，正知正見，建築在因果上，佛教講因果，佛法講因緣，如果是佛教徒，勿須要講因果，佛法無邊，要講因緣。佛種從緣起，沒有因緣，佛法到不了身邊。佛學講事理，研究佛學，權實要搞清楚，事理要搞清楚。有的人專門鑽牛角尖，有的人專門融通真如，這兩方面都錯了。有的專門談玄說妙，講理論；講理論是沒有分寸的，很容易偏差，這是講理。

由事相而達到理，一步一步漸次而入，到了形而上的道理，才能圓滿、圓融。如果一開頭就無修無証，沒有到那個境界，很容易走偏路。如果離開理性，要漸次而修，又太慢，所以佛經告訴我們，從性而修，從本性明心見性，很容易開悟，觸類旁通。通達在心，先求見性，先求見道，見道再走，不會錯，因為方向確定。所以，我們講修証，最後的目的是達到無修無証。但是必須先要有修有証，才能達到無修無証，有修有証先要認清幻化空身，無明實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法身。這時先把身體看空；身體是有期限的，最多只能使用一、二百年，它既然是幻化的，就會有成、住、壞、空，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如果在成佛前，把幻化的身體弄壞了，就不能證得法身，法身是本體。何謂法身？以諸法為身。如果就我們的身體而言，你的不是我的，我的不是你的，這不能算是法身，只是個體活動。法身是生佛平等，天人合一，世界大同，佛光普照。但如果沒有生身，法身就轉不過去。

我們有識，迷才能轉成智，如果識壞掉了，智慧也沒有了，識就是意識，不知東南西北。有些人打坐時，緊繃眉頭鑽牛角尖，鑽不過去，識就會慢慢被破壞。有些修行人則兩隻眼睛發直，走路不會拐彎，如此就已經差不多了。識壞了，連自己都不認識了，還認識佛嗎？還認識三寶嗎？起碼要認識自己，但是一般人都不認識自己，如同魚在水裡，不知是水，我們在心中，不知是心，騎馬找馬，甚至覓心了不可得，如果沒有心，身體就沒有用。

首先，我們要了解因緣，所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這是空、假、中、的形象，修空觀要建住在幻化上，建住在假相上，建住在夢境上，建住在戲字上。唱戲嘛，就像今天這個法會，講完了，明天人去樓空，大家各散東西，就像是一齣戲唱完了。好像我這次從美國回來，唱了好多齣戲，總認為唱了一齣又一齣，這齣戲唱完，又唱第二齣。對於人生，我們要經常有這種體會，那就什麼煩惱都沾不到身。所以，修空觀能夠了知幻化，這要有般若智慧。

佛法講的空是指「性」，相是不能空的，就像大家坐在這裡，明明坐在這裡，怎能說是空？相是「有」，性是「空」的。觀相緣妄，無可執成；觀心緣空，本妙不變。觀諸物之性，性性相同；無論人性、動物性、植物性、乃至十法界性，應該是一個，一心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在一念之間運轉，一念善就是四聖，一念惡就是六凡，善與惡十法界，我們每個人，都有十個地方可以去，有十個心在轉。具體的說，如用慈悲心，對人、事、物，那是佛性，佛以慈悲為心；如果喜歡佈施，是菩薩心；如果喜歡戒、定、慧，是羅漢心；如果喜歡貪、瞋、痴，那是凡夫心，凡夫心不起心動念便罷，一起心動念無非是罪，無非是業，這是《地藏經》裡講的。

我們面對人、事、物的時候，先要把自己的心衡量一下，以何種心交朋友，如果用貪、瞋、痴的心跟佛陀交朋友，不會感應，所以學佛要學他的心量，我們的心量太小了，我們的心量跟鬼神很接近，裝神弄鬼還差不多，若要裝作佛菩薩就不太像樣，佛的心量太大了。我們常說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；我們不能罵鬼神，鬼神有五通，罵鬼神，再遠都聽得見，我們恭敬他，不罵他，但不跟他交朋友，因為我要跟佛菩薩交朋友。罵佛菩薩，他不見怪，還要可憐你，還要度你，鬼神就不行了，如果得罪他就給你好看。《楞嚴經》說五十種陰魔，說得很多，靈魂攝身時，一會兒現羅刹相，一會兒現鬼相，一會兒顯神通，這都不是你的本來面目，是附體的鬼在作怪。

所以，在假觀上，要作三種懺悔。假觀就是幻相幻化，明知道是幻化，應該降服鏡裡的無知，鏡裡的魔王。在鏡子裡現出的魔王，沒有本體。假觀有三種懺悔的方法，作法懺，取相懺，無生懺。罪障沒有體，煩惱沒有體，煩惱和本性是一起的。六祖大師講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因為有了這個心，煩惱落在心上，煩惱就和心打成一片。若要把煩惱去除，就必須把心也拿掉，這很難。所以真與假很難分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這個境界比較高。

在說無生懺之前，首先講一講我們身體發生毛病的三種原因。第一是四大不調：身體不調和，發燒及發冷，就要請大夫、吃藥，唸經唸咒沒有用，那是自己身體沒有保養好，受風寒冷所引起。第二是鬼神得便：鬼神附體，這種情形時有所聞。鬼神附到身體上，也就是說你的正氣衰弱，邪氣侵入到身體裡，佛是一炷香，人是一口氣，如果正氣沒有了，

邪氣起來了，那鬼神認為彼此相投，就附在身體上，有鬼神附身，那就不是你的本來面目，那是鬼神的扶鸞，扶鸞就是鬼神附體，當妳扶鸞有真的，有假的。扶鸞所請的鬼神，不是佛經裡頭所講的鬼神，是魍魎魑魅。記我印光法師圓寂時，有人在台北扶鸞，把印光法師請來，印光法師說：「我念佛真正吃虧了，希望你們不要念佛，我念佛上當了！」報紙也登出來了，你說這個是什麼鬼？這是大頭鬼，胡說八道，這種扶鸞就是靠不住，有些鬼神不是正知正見，只會破壞形象。對治鬼神的病，要唸咒，唸〈大悲咒〉，或是〈往生咒〉或者〈楞嚴咒〉都可以，因為〈大悲咒〉或〈楞嚴咒〉，每一句都是鬼王或菩薩的名號，也有佛號。當然我們唸咒時不能起分別，咒裏的名號也無從分別起。如果是鬼神附體，你唸咒，小鬼一聽，知道你跟他們鬼王有來往，你天天唸鬼王的字，他就害怕跑了。唸經都不行必須要唸咒，最好是〈大悲咒〉，因為〈大悲咒〉的每一句都是鬼王的字、菩薩的字、金剛力士的字、佛的字、你經常誠唸他大王的字，因為你跟大王有交往，他就不敢侵犯你，就跑掉了。

但是，我們唸咒唸經，要有願求，要發願，這發願，這很重要。發什麼願？願消災免難，願消災免難，願長壽，或者往生西方。從前有一個老太婆，唸〈大悲咒〉唸得很虔誠，有一天來了一個很高的金甲神，問：「你天天喊我的名字幹什麼？求什麼？」她嚇得周身發抖，講不出話來。所以，發願就是你先要有準備，萬一有這種情況，也可以順利應對。因鬼神而起的病一定要唸咒。第三是業障纏身：有業障便證明你有冤家債主，也許是因為現在殺生，也許是因為前生殺生，或吃過他的肉。從佛教的觀點看，短命多病，表示殺生殺太多，如果想要長命又健康，就要吃素，吃素彼此不欠命；殺一隻雞也是欠了一條命。當然，畜生是很愚痴的；像這次從台北搭國光號，在高速公路上，看到一車車的豬、一車車的雞，這些畜生，都快要死了，還互相爭鬥，明明已經走向死亡的路上了——就好像我們生死無常在眼前，還在那裡爭。所以，我們學佛要學謙讓，「爭則不足，讓則有餘」。在清朝雍正皇帝時代，有一個宰相叫張廷玉，很有才華，是安徽人，家裡的管家給他寫了一封信說：鄰居蓋房子佔用了我們三尺地。張廷玉回了一封信：「千里修書為一牆，讓他三尺又何妨，長城萬里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」江山依舊，人事皆非。現在回到大陸看看，也會有這種感觸，相信自己祖先的墳墓都找不到了。管家拿著這封信給鄰居看，說：「我們老闆來信問你三尺夠不夠？不夠的話，再讓你三尺。」這等於打他一記巴掌。鄰居說：「豈有此理！你讓三尺，我也讓三尺。」他不但不佔這三尺，還倒退三尺，這就是有名的安徽桐城「六尺巷」。

這就是強調互讓，在台北開汽車，好像很少見到禮讓，都是搶，要不然車子就不能動，你必須搶，找到機會就要開過去，車後面明明寫的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，他不給保持距離，把車頭往你車頭前一放，完全不知道人際之間的禮讓。孟子講：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。」如果經常想別人的師父，就學不到東西，也自然會有點貢高我慢。所以要謙虛，要

禮讓。

業障纏身是因為前生或今生殺了他，社會上到處弱肉強食，雞被殺，牠沒辦法抵抗，豬被殺也沒辦法抵抗，但牠被殺之後，卻不肯放過你。所以就有業障病，業障來時，就是要來討命、討債。如果你不還債，這一生都不會順，不論什麼事都不順心，不平安，不如意，在心裡邊就有點問題。有業障病的，要誦經、拜懺、念佛去超度他，把一切功德迴各冤家債主，讓他往生西方，把他送走了，你當下就成佛。我們現在沒有成佛，就是因為有冤親債主壓著。只要誦經、拜懺、念佛就會有功德，我們把這些功德給他，超度他往生西方。他們一走，我們就解脫了，成佛了。

這樣講，大家應該明白，不是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那時間太長了。作功德要盡量作，不要留給自己，要送給你的冤家，過去不知吃了多少眾生，他的冤魂不散，我們用功德超度他，這些功德要仗佛、仗法、仗僧的力量；他走了，我們就自在輕鬆了，我們就結果了、証了果，這不就是佛嗎？我就不用到西方去了。証果的羅漢不到西方去，他說：我三界都出了，還到西方去幹嘛？出了三界就自在了，我們現在出不了，是因為被多生的業障纏著，要我們的命，債務沒有還清——等還清了再走。所謂「逆緣增上」，就是說，遇到逆緣等於還債，遇到不順的事情，也是還債。這個債可以到三寶殿前，仗佛、法、僧的力量還。佛法經典，要僧來講，僧不講，我們不懂。佛留下的經典，就是智慧的結晶，智慧結晶要用我們的智慧來把它解開，我想這是業障病的治法。

佛教認為有兩種人能健康，一種是根本不犯錯，就沒有業障纏身；另一種是雖犯錯卻知道懺悔，從此不再犯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「不二過」。懺悔之後，清淨了，如果再犯，就沒有好處。作法懺，取相懺，無生懺這三種懺，是屬於假觀。懺悔業障，應該是懺悔鏡裡的魔境，因為魔障跟我們的本性混成一體。作法懺就是拜大悲懺、水懺、梁皇懺等等。取相懺是拜懺拜到佛菩薩摩頂授記，罪障才消除。在沒有感動佛菩薩之前，罪還消不了。第三是無生懺，也就是心懺，所謂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，心滅罪亡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」有心才有罪，無心便無罪，所以我們應該做個無心道人。

彌勒菩薩示現布袋和尚時，有一口大布袋，人家向他請問什麼是佛法？他把布袋放下來，不講話，看你懂不懂？你要是不懂，他背著布袋就走，如果再問什麼是佛法？他把布袋又放下來。就是說明「放下」就是佛法，放不下就不是佛法，「拿得起來放得下」，所以三祇苦行，修的只是「放下」；過去心、未來心、現在心，我們修學佛法的，對這三心有一個體驗，過去如夢，不要再講了，什麼「過五關，斬六將，想當年」，年紀越老越高興這種話，沒有用，過去如同作一場夢，是好夢也好，惡夢也好；未來的事情，如同空中的雲，變化多端，種種樣子，所以未來的事情也不要管。

釋迦牟尼佛對阿難尊者講：你這一生只管作好事，不必問來生。換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，儘管做好事，得的果不會錯，因中作好事，一定得好報，因中作壞事，害人行己，到果上一定是壞報。講報的話，現世現報，現在的事情，現在報應，社會上這種事情很多。花報，是報在兒女身上，最慘！因為強者先牽，機緣不熟，善與惡的果報，就找到兒女。所以，我們做事，要給兒女留點餘步，不要做絕了，這是花報，果報來生才算帳。

所以說，在業報上，懺悔一定是懺心不懺罪，我們凡夫也好，小乘也好，只知懺罪不懺心。罪是懺不掉的，罪跟心連在一起，沒心那裡有罪？因為有了心，有三心，才有罪。現在的心要隨緣，隨緣很重要，但是要建住在因果上，隨緣是隨緣，因果相違的話就不能隨；隨緣是隨善緣不隨惡緣，所以起心動念很重要。天台宗有四運觀心，就是心還沒有起來以前，是怎麼樣，好？壞？心將要起來時，又如何？正在起來是怎麼樣？事過境遷是怎樣？要把它看得牢牢的，這樣子才不會打妄想。

念佛也好，拜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這一念還沒有起來時，看它的本來面目是什麼，參話頭，講話之頭剛要起來，剛要動腦筋，或者做好事，或者作壞事，看它發心如何，或者它正在做好事，或者正在做壞事。正在做你就看它是怎麼個形象，朝那個方向，事情做完了，事過境遷了，這個落歇的影子，在腦海裡怎麼個運轉。

四運觀心，能把我們的心經常觀照得明亮，所以是懺心不懺罪，大家的心有沒有罪才好。罪從心起，要講心懺，心滅時罪也亡。要在事物始生之處，心意未動之時，事情剛剛升起的時間，心不動罪沒有動的時間，你要看它是什麼樣子，要把這個心看得牢牢的，這就對了，心不動罪沒有地方落腳，有了場所，才能讓灰塵落下，心動了以後才會有煩惱，所以懺悔「不是懺罪是懺悔心」，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。這些罪如同冬天的霜，如同露水，太陽一出來就沒有了，我們的智慧像太陽一樣，罪再多只要一開智慧，罪便一筆勾銷，開智慧就是這麼回事。

智慧不是聰明，聰明是外來的，智慧是內發的。我剛才講到，釋迦牟尼佛開悟後，完全了解性相不二，我們現在性是性，相是相，心是心，身是身，有的修心，有的修身，身心不能互用。但是，真要身心分開也不簡單，像我們臨死的時候，心要走了，身體卻丟不下，明明只是一個臭皮囊，還捨不得丟，我們有這個臭皮囊，很不自在，你看，鬼神沒有臭皮囊，所以鬼神有五通，我們把臭皮囊丟掉了，就剩下神識（死了之後，叫做神識，打坐叫陽神，睡覺叫陰神）。剛才講的「形盡神不滅」，身體盡了，精神不滅，上天堂下地獄，生極樂，成佛，都是精神作用。所以，我們修行，精神要正常，情緒要正常，知見要正常，這才能夠保證你很快有成就，這就要修中道觀。

迷了就變作眾生，這是假名詞，開悟了，便是羅漢，或者是菩薩，迷悟在一念之間，沒有開悟就是迷，迷差不多都是因為名利稍微丟淡一點，便容易開悟了。名利心重的人，不容易開悟。福報來的時候，不要把福享盡了，應該惜福，不要太享受，要勤勞，有很多事情，自己有手有腿，不要假借別人來侍候。自己能做的，最好自己做。要勤勞、要勞動。一方面惜福，一方面勤勞，一方面自我檢討，我們學佛的人，應該盡一切努力保持人身，因為釋迦牟尼佛也是在人道成就的。過去的佛，未來的佛，都是在人道成的，沒有說是在天上，也不會在餓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獄道成的。我們希望將來不要失去人身，才有機會親近三寶，這是成佛的基本條件。

作菩薩不一定是這樣，作羅漢也不一定是這樣。菩薩有很多的在家菩薩，沒看過那個成佛現的是在家相，像維摩居士是古佛再來，他沒有登台說法，維摩居士並不是在台上講法，所以說成佛必須要捨俗出家，把五欲看破，不想成佛，只想做菩薩，可以不出家，把五欲看淡一點就好，或者做羅漢，出三界，也不一定現出家相。你若要成佛，勢必要捨俗出家，雖然淨土三經說生西方上上品，一定要是沙門，但是這裡面，證上上品的居士也大有人在，不一定是出家人。出家人也有四種不同的形象：身出家心不出家，心出家身不出家，身心皆出家，身心皆不出家。修行，外表是一回事，內心最重要。

空觀用般若智慧除幻相；假觀懺罪，便於解脫；中道觀破無明，見法性。無明是無所明瞭，心裡面有黑暗。不把那點黑暗洗掉，沒有辦法使心內外透澈如琉璃。真正成佛的話，內外透澈。我們現在內外不透澈，常常話到舌尖留半句，不敢說完，在佛前啼啼哭哭都可以放心，因為佛不會替你傳話。

學佛的人，直心是道場。有一天，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見到維摩居士，說：「老居士您從那裡來？」維摩居士答：「我從道場來。」「您的道場在那裡？」「直心是道場。」心直就是修道之場，心不直坐在那裡也不叫道場。修行主要是心直，我們學佛人，要彼此以誠相見，以直相見。

所以我們用功，春、夏、秋、冬都可以，正是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涼風，冬有雪，不把閒事掛心頭，時時皆是好時節。」我們過去在大陸上冬參夏結，冬天到禪堂裡參禪，夏天法師開大座、講經，如果我們把四季都用上，隨時都可以參禪，隨時都可以用功，隨時都可以念佛，不一定要打佛七。

現在在一個新名詞，叫做「打佛一」、「打佛二」、「打佛三」、「打佛四」，念佛一天叫做「打佛一」，念佛四天，叫做「打佛四」，這些名詞應該不必立。佛七是有根據的，《彌陀經

》上說，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亂……」，「打佛一」、「打佛二」到底出自那一部經？我希望你們不念則罷，要念則起碼七天，乾脆就在那裡念，念佛七天不間斷，每七天一個階段，剋期取証，這個七天的佛念下來，應該會有所得。

這打佛七，就是要把第七末那識打死，第七末那識是「我」，念佛要把「我」打死，不如有「我」。如果不知有「我」的話，一切煩惱就沒有了。「我」為煩惱根，所以念佛七天叫「打七」，就是把第七末那識打死，第七末那識是「我」的識，第六意識是分別識，第八意識是種子識，前五識是對外境，我們應該是七天一個階段，不一定在那裡，在自己家裡也可以，不要說是佛二、佛三。

希望我們念佛不間斷，念佛是我們自己訓練自己身心明淨。念佛是方便，不是究竟，在比較會煩惱的時間，坐下來念一句佛，說：你這個害蟲，阿彌陀佛！這一句佛號就可以把害蟲摒除。還有，很恭敬地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這一句佛號就是金剛王寶劍，把喜、怒、哀、樂一切苦受，都摒除了。一句佛號可以做種種的用處，煩惱起來也好，歡喜也好，名彌陀佛，喜、怒、哀、樂，阿彌陀佛。這句佛號時時不斷，受益無盡。

「以幻修幻」怎麼個修法？要把自己的身體看作幻化無常，把世間的事情看作幻化無常，富不能永遠富，窮不能永遠窮，它有一定的階段。修幻化有漸次，一步一步往上昇，有修有証，能夠證到最高的原則，那是本體，那個本體就是宇宙，就是一般講的大圓鏡智，什麼叫做大圓鏡智？我們心量偉大，跟一面鏡子一樣，這面鏡子裏面沒有善惡的形象。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個佛字念出去了，南家出口，中間佛光普照，如有貪、瞋、痴在心鏡上晃來晃去，有戒、定、慧也在心裡面晃來晃去，都不清淨，貪、瞋、痴沒有了，戒、定、慧也沒有了，只賸念佛這一念，到最後佛都不念了，那就是大圓鏡智，一點痕跡都沒有，無心的無都沒有了。無心的無呀！「莫謂無心便是道，無心還隔一層關。」到了不可言說的境界，就是本來面目。我們以幻修幻，就是有修有証，用漸次而入的方式達到本性，這個本性卻是非修非証，本來如此。

沈家楨居士法彙

莊嚴世界 福慧雙修

一九九〇年三月卅一日

講於洛杉磯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二十六年前（一九六四）的春天，我與和如結婚二十三周年，在結婚紀念日那天，我們曾有一次輕鬆愉快和影響深遠的談話。那時正好是我經營的公司，第一次將五年來的盈餘分給股東，那是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額，也是我與和如到美國創業之後，第一筆像樣的收入，因此我倆感受特別深，否極泰來之感浮上心頭。

一九五〇年，和如與我從中國大陸、香港、英國而抵紐約。赤手空拳創業的生涯，總是艱辛的；我忙著事業，往往日以繼夜的奔波，記得創業初期，爲了做成一筆土耳其的生意，我和陳肇元先生曾住在紐約城裡長達五個星期未曾回家。和如擔起整個家庭的重擔、四個孩子的教育及接送、衣食等鉅細事宜，她都處理得條理井然。我開玩笑說，她是「一腳踢兼司機」。〔一腳踢〕是廣東話。其義爲能幹的娘姨，什麼事都可以一手包辦，而和如除了所有娘姨做的事外，還得開車送孩子上下學，送我到火車站搭火車進城接我回家。

在中國大陸時，我兩人都曾在基督教會辦的學校讀過書。到了美國之後，我和張澄基教授很接近，從他那裡學了不少佛法，和如對佛教的認識則還很淺薄。結婚紀念日那天，當我們談到信仰問題時，和如說：「你們就只會咬文嚼字，對一般人類的苦痛，只會講不會做！你看看基督教，他們的理論雖講得很少，可是他們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是實實在在地在解決人類的痛苦，爲什麼你們不做這些實際的工作呢？」各位請注意，此時和如口中的「你們」，是指我和張澄基教授、陳健民居士這批朋友，過了幾年之後，她才改口說「我們」。

當時，我向她解釋了不少修福與修慧的理論，告訴她修福所得的是人天小果，得不到究竟的解脫，這好比仰天射箭，力量盡了還是要墜下來的。她聽得有點不耐煩，可是她很聰明，她說：「好吧！我們來分工合作，您去修慧，我來修福。將來您有慧，可以講經給我聽；我有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！」我想她的話很對，沒有福，羅漢也得托空，飯總得要吃呀！就表示完全同意，將這筆分得的錢，一分爲二，她的由她做主去修福，我的由我作主用來修慧。

從那次談話之後，她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。那時，我們在樂渡法師領導之下，已組織了美國佛教會。道場設在公寓樓上，場地狹小，和如偶爾會抽空陪我去一次，可是自那次談話次後，她變成自動的積極參加，幫忙做各種雜事。有一天，我倆參加共修出來，在道場附近看到一塊很大的售屋廣告板，釘在一幢門面相當大的房屋上。走近一看，原來是電話公司的辦事處要出售。她說：「Darling，讓我們去看看吧！」（Darling 是我們彼此間的一貫稱呼。）我說：「看它作什麼？」她答：「也許可以作成佛教會的寺廟嘛！現在聚會的地方實在太小了，樂渡法師說有三尊佛像即將運來，大佛一來，根本無處可供啊！」我倆走近看看，並抄下廣告上的電話號碼。這個時候，我還不瞭解和如在打什麼主意。

回家通了話，和對方約妥翌日午後三點走看房子。我告訴和如，千萬不要先讓樂渡法

師或她的好朋友姜大嫂知道了。若讓他們知道了，萬一看得不適合或價錢太貴買不起會讓他們失望的。她也同意我的想法。這晚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走進一座高山，在雲霧中山頂露出一座幾根大柱而不見頂的希臘式寺廟，走到廟後，只見遠望無際，曠野一片，真是氣象萬千，但是有一特別之處，就是遍山遍野，竟不見一棵樹。醒來我對她講了這個夢，她就說：「Well, maybe that's what we are going to see today.」（也許這是我們今天將去看的地方啊！）

我們依約前往，經紀人已等在那裡。進門一看，整個大廳寬暢廣闊，空無一物，正好像昨夜的夢境，想來不覺愕然。當我們看完樓下走回大廳時，更是驚異，樂渡法師和姜大嫂也在廳中。原來他們出來買東西路過此地，見大門開著，姜大嫂提議進來看看，法師說：「看了又在何用？這麼大的房子，我們又沒錢買。」話雖如此，兩人還是進去看了。結果想來各位已知道了，和如幾乎把她全部分得的款項買下這座房子。當時我還問她：「Darling！你不是說應該辦醫院、辦學校嗎？怎麼會去辦一個廟？」她說：「佛教會能有一座像樣點的寺，至少可以使更多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，讓您也可以多修些慧呀！」我沒得話講。她修福迅速地向前邁了一大步，而我的修慧卻相當迂迴。一九六九年，在她鼓勵之下，我在大覺寺作了一次的公開演講，講題是「五眼」，這算是我修慧的唯一表現。」

一九七〇年對我而言，是極重要的一年。這一年我出售了航運公司的國際海運，而使我感到高興的是和如的提議。她說：「今後我們兩個人，不要再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，我們兩個合作，福慧雙修。」我們提出了一筆錢，成立了 Family Trust，使子女有了教育及醫藥急需的保障，其餘的款項，在往後數年中，先後創辦了世界宗教研究院、菩提精舍，並購買了現在莊嚴寺所在地的幾百畝地。

菩提精舍是一個招待前來世界宗教研事院工作，或來美國弘法的大德的場所，如印順導師、大寶法王、懺雲法師、度輪法師等都在那裡住過。和如十餘年如一日，親自照料，全心全意供養，令我深感敬佩。我不但修福不及她，連修慧也落在她的後面。那時，她已能背誦《阿彌陀經》，自一九七〇年起，她每天早晨加誦一遍《金剛經》，有時加誦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。而我還是風塵僕僕，尤其感覺到參加宗教工作，遠不及辦航運順手，有幾次使我焦頭爛額，啼笑皆非，遇到這種困境，和如總是安慰我，支持我，從實際生活中，可以看出她對佛法的真實體驗。這些我都遠不及她。

記得有一年，和如到台灣旅行，在台期間她參觀了很多的佛寺，回家後告訴我，她最欽佩一位法名為證嚴的年輕比丘尼，這位比丘尼自己過著最清苦的生活，卻在推動最令人感動的救人工作。我聽完後，笑著問她：「您是不是也想出家呢？」她反問我：「是不是出家人才能做這種工作呢？」往後我們經過數度討論，我倆有了一個共同的構想，這個構想

就是——莊嚴世界。

構想中的莊嚴世界，是一個老少都可以福慧雙修的理想園地。欲將這個理想付諸實踐，實非易事。已有的基礎，如菩提精舍、世界宗教研究院、大覺寺等，都不能擔負這個莊嚴世界的理想。儘管佛陀一再提醒我們無常、無常，可是有誰會將無常謹記在心呢？兩個都已經是六十上下的人了，還決定放棄菩提精舍，要將莊嚴世界的理想，建設在一片荒蕪的博南郡。兩人一有空就坐下來討論計畫，理想中的莊嚴世界裡，有供人修福、修慧的佛寺，有以世界宗教研究院為核心所建的大學，有因體會不懂英文的中國同胞，他們死後怕和洋人葬在一起的寂寞而建的千蓮台，有居士林、孤兒院、托兒所，還要辦特別護士訓練學院，以減少中國人怕進醫院的痛苦，兩人為此常討論得渾然忘我，覺得多少有些像痴人說夢話，常常以會心的一笑來結束那場談話。一切有為法，原本如幻如夢，今天在這裡講的，也算是夢話連篇。不過究竟是夢還是願？是以幻修幻呢？或是留戀執著呢？都沒關係。今天讓各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聽我講這些話，主要是想將莊嚴世界的理想，傳播到更多的人心田，不僅是一個莊嚴世界，是希望莊嚴世界就像恆河沙一樣遍佈在世界各地，使人人都有場地因緣修福修慧。

本師釋迦牟尼佛說：「菩薩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修福修慧可以使人心淨。今日的娑婆世界危機四伏，暫且不談有人預估在五年之內，將有極大的兵災；以現狀而論，多少地方的人，他們過著掙扎的生活。所以，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修福修慧，或者分工合作，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，讓我們以清淨的心，去感應和平愉快的莊嚴世界，小至個人家庭，大至國家民族，甚至有情與無情的眾生，全在我們的一念之間，願各位福慧雙修，來共同莊嚴這個世界。謝謝各位！

如何把佛法

發揮於企業經營之探討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四日 講於台北市三福公司

主持：陳大雄先生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唐清芳居士

陳先生：今天三福公司蕭總經理給我一個任務，要我介紹沈居士，這是我個人很大的榮幸。前幾天沈居士一下飛機，就開始到處工作，很辛苦，所以蕭女士要我多講一點，我只得

遵命。各位如果嫌我囉唆，就罵她，不要罵我。

首先報告這次座談會的因緣，沈居士跟幾位美國佛教會的大德們，聯袂到台灣來演講佛法。我跟蕭女士談到這件事情，她並沒有接觸過佛法，可是她聽說沈居士的成就與行誼，她覺得很敬佩，她說可以利用她這個場地來辦座談會，讓大家分享沈居士對企業管理的看法，與佛法怎樣應用在企業管理上。不過沈居士答應之後，只改了三個字，就是佛學在企管上之應用，加了「之探討」三個字，這是他謙虛的地方。好，我還有另一個任務，就是簡單介紹佛法，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不過，既然見到了沈居士講佛法，這件事就變得很自然了。

佛法的實踐，簡單來說，可以用「六度萬行」來代表。六度就是六件事，雖然說起來平易近人，但做起來，並不容易。我認為六度是超出宗教部派的，任何人只要能做到這六件事，就是在實踐佛法的精神，即使你信仰別的宗教也無所謂。這六件事是什麼？第一件就是布施：布施有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，最高的布施是不著相布施。布施了，而自己並不覺得做了好事，只是很自然的做出來。為什麼要布施呢？主要是對治一般人的吝嗇。第二件是持戒，請不要緊張，並不是什麼守戒，不一定這麼嚴重，在比較消極的層次來講，就是守法、不做壞事。就積極的意義來講，就是行善、做好事。持戒的功能在那裡呢？在對治惡念、不好的念頭。第三件是忍辱，基本上來講，忍辱就是為大局著想，怎樣對付逆境？對付惡人？對付不喜歡的人？忍辱的意義在那裡呢？在對治不好的脾氣、瞋心。第四件是精進，精進就是很穩定、很長久地來實行自己的理想。今天我們講實踐佛法，就是精進。它的目的在對治懈怠、懶惰。第五件是禪定，禪定就是修養的心。對治散亂與胡思亂想。心神不能集中，就要以禪定來對治。第六就是智慧，這是我們學佛最需達到的目標，它對治什麼缺點呢？就是愚痴，對事情的真相不能明白。能實行這六件事情，就是實行了佛法、佛學。在人間裡面，它的原動力是什麼呢？就是慈悲，要是沒有一顆慈悲的心，就很難做到這六件事情，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六件事情。等一會請聽我介紹沈居士的生平，就知道為什麼要介紹這六件事情了。

首先介紹沈先生在企業界的經歷。沈居士在山明水秀的杭州，早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，那時候沈居士以青年才俊的身分，進入資委員服務，曾經代表政府和德國的西門子公司談判，並且協助設立了昆明電話廠。現在我們談「技術轉移」、「資訊工業」，其實幾十年以前沈先生已經做了。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行，他與朋友在上海創辦了人人企業公司，由他任總經理，在世界各大城市，如紐約、倫敦等地，都設有分公司，積極從事國際貿易。一九四八年，我們在座的，包括我在內，很多故還未出生，那時候沈居士已經在美國任航運公司副總經理，經營世界航運。一九六九年，他和其他幾位先生創辦「美國輪船公司」，任董事長。一九七二年，紐約聖約翰大學，因為先生對於社會、人類的貢獻，頒贈

榮譽博士學位。雖然沈居士自己並不用這個頭銜，但在外國人的圈子裡，故稱沈先生為博士。在美國，沈博士是很有名的。一九八〇年，沈先生從企業界退休。

接著介紹沈居士在佛教事業方面的經歷。一九六二年，他跟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發起成立美國佛教會，這是一個不分宗派，沒有門戶之見的組織。一九六四年，沈居士與沈夫人和如居士，一起買下博朗斯電話公司的辦公室，經過整修，就成了現在的大覺寺，目前有很多活動、演講等，故在那裡舉行。一九六七年，沈居士幫助度輪法師（宣化上人——也是一位很有德行的法師）在舊金山買下一個地方，辦譯經院。度輪法師很多人都認識，這幾年在美國貢獻很大，造就了很多美國弟子，並且翻譯了不少經典。一九六九年，沈居士開始演講他的著作《五眼》，這本著作對我影響很大，我當時讀了以後，就對佛教發生興趣。各位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跟我或者慧炬連絡，以後的著作還有很多種，很長的一個系列，可以取回來參考。一九七〇年，沈居士創建世界宗教研究院，並且成立菩提精舍，供研究員暫時居住使用，並且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合作，成立圖書館，有很專業化的管理。一九八〇年，沈居士和夫人把他們的地捐給美國佛教會，那是在紐約州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也就是現在莊嚴寺的所在地，諸位到紐約市的話，只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便可到達，非常的幽雅，非常的清靜。一九八一年，沈居士在紐約的悟士達，買下一塊土地，送給大寶法王作為北美道場。悟士達是一九六〇年代熱門音樂崛起的的地方，各位也許不曉得，因為太年輕了。但在美國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很多熱門音樂的超級巨星，都在那裡演出，很多人都去看，就是在那個地方的山上，非常非常清靜、幽雅。剛才報告過，一九八〇年，沈居士從企業界退休，並不表示他真的退休了。他退休比不退休還忙，因為一九八一——八五年，莊嚴寺的各項工程陸續完成，觀音殿是由貝聿銘大師設計的，非常莊嚴，很多人在那裡修行，得到好處。此外，還有五觀堂、宿舍、千蓮台。千蓮台是供人放骨灰的地方，它的設計與一般不同，等會兒有幻燈片介紹。它與一般放骨灰的塔不同，採用很莊嚴、很肅穆的形式，很像美國華盛頓越南陣亡將士紀念碑，非常莊嚴。目前，沈居士已經住到莊嚴寺的居士村，全力督導三大工程，我們國內有十二大工程建設，美國佛教會則有三大建設，第一是「和如紀念圖書館」，已經動工了。「太虛齋」也已動工，將作為佛教活動中心。大佛殿正在籌備中。我的介紹就到這裡。今天，沈居士要談一談「如何把佛法應用到企業管理上」。請沈居士！（鼓掌）

沈居士：各位朋友，謝謝陳大雄先生的介紹。不過，其中有一點，我想稍為更正一下，陳居士講，我和我的太太居和如，買了電話公司的辦公室，捐給美國佛教會，就是現在的大覺寺。其實，不是我和內人合捐的，是居和如，她很勤苦，當時（說是四十年前了），我和她帶了四個小孩，從中國大陸逃難到美國，很辛苦。所有本來有的東西，都帶不出去。到美國後，與朋友合辦了一家公司，到第五年第一次分紅的時候，把公司五年的盈餘分給股東，我也是大股東之一，分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錢。我們小夫妻倆很高興，拿到這筆錢就商量如何用

。那時候我已經接觸一點佛法，由張澄基教授跟我講佛法。我內人是基督教學校畢業的，那個時候，她對佛法並不怎麼興趣。我們一談到宗教信仰問題，她就對我講：「你們呀！（她那時叫「你們」，這個「你們」是指我、張澄基、陳健民這幾個朋友。）老是咬文嚼字，只會講不會做。你看基督教，教理講得很少，但是他們辦醫院呀，辦學校呀，做了許多真正對人有好處的事情。爲什麼你們不做點這些東西呢？」我那時候，稍爲懂一點佛法了，就講給她聽，什麼叫修慧？什麼叫修福？我說這種修福，叫做人天小果，你的報應可以昇到天上去，也可能下世變爲富貴的人。但是，這不是究竟的解脫，好像把箭射上天去，力道完了，還要掉下來，也就是還在六道輪迴裡。我內人聽得有點不耐煩了。不過，她很聰明，她就對我說：「好吧！我同你分工合作，你去修慧，我來修福，就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我聽了她這句話很有道理啊！因爲佛教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——「從前有一位羅漢；在印度，羅漢都是拿一個鉢，到外面去化緣，他不燒飯的，人家給他什麼東西，他就吃什麼東西，羅漢智慧已經修得很高了。那天他托了鉢，走了很多路，沒有人給他東西吃，他的鉢還是空空的，他走到皇宮的門口，看見有隻大象，吃得飽飽的，身上還掛滿了瓔珞，羅漢看了很感慨，就說：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；我從前一直修智慧，沒有修福報，我現在托個空的鉢，沒有人給我東西吃。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；大象牠是修福不修慧，牠很享受，專修福沒有智慧，牠掛得很漂亮，吃得飽飽的，不過還是頭笨象。」我一想，對啦，假如沒有福，就沒有飯吃，飯是不能不吃的。所以我得到她的同意，把那天分到的錢，一分爲二。她的一半，由她作主去修福；我的一半，由我作主來修慧，我們分工合作。

那時候，我們剛成立美國佛教會，租了一間公寓房子，很小的一個地方。她本來平時難得去一趟，因爲有四個小孩啊，忙得很！不過自從那次談天之後，她就很積極到這個廟裡去幫忙，弄東西吃啦等等。有一天，我們兩個人出來，看到有一個招牌，說有個大的房子要出賣，她就對我講，我們去看看，我對她講，（我們平常彼此都叫達令）我說：「達令呀，去看做什麼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們這個廟堂（即佛教會）實在太小了，而且樂渡法師對我講，有三尊佛像要來，簡直擺不起，我們去看看，也許可以買下來，做一個佛堂。」看了之後，就把電話抄下來，約定明天下午三點鐘去看房子。我們回去後，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打算？我對她說：「你先不要對樂渡法師講，也不要對你的好朋友姜大嫂講，萬一這個房子不適宜，或者價錢太貴，我們買不起，使得他們反而失望。」她說好的。

第二天，我們兩人去了，先進去看看，看完要出來的時候，樂渡法師與姜大嫂也在裡邊，天下的事很妙。後來才曉得，他們兩個人外出買東西，路過這裡，姜大嫂就說：「這門開著，我們進去看看。」樂渡法師說：「去看它做什麼呢？這麼大的房子，我們也買不起。」姜大嫂說：「我們去看看。」結果兩人就去了。下面的情形，我想各位會猜得到，就是說，我內人就把這個地方買下來了。買下來就變成現在的大覺寺，可以說她所分到的錢，統統用在這上面，所以她修福就跳了一大步。我這個修慧的，彎來彎去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，

才在大覺寺作第一之演講，還是她鼓勵我去的，就是大雄兄說的《五眼》，這是我第一次公開的演講。所以說，這個功德應歸我的太太居和如，我很慚愧，本來想揶揄她，說她為什麼不去造醫院？不去辦學校？買一間廟呢？她就對我講：「你這一點點錢，怎麼辦得起學校呢？現在有了這個地方，至少可以使更多的人，在精神上得到點安慰。」她下一句話，叫我沒有話講，她說：「你啦，也可以多修點慧。」（鼓掌）所以，我的學佛，受到她的影響很大，只是我在咬文嚼字方面，比她多一點而已。

今天這個題目，我想提供一個字，貢獻給各位，那就是「轉」字，轉過來的「轉」。各位大概都曉得，做企業，或者辦工廠，或者辦公司，或者開店，無論那一種，當然都希望有盈餘，對不對？簡單的講，希望賺錢。不過，佛教好像不教人賺錢，只叫人不要貪。是不是？實際上，錢並不壞。譬如說「原子能」可以毀滅人類，但是原子能如果用得好，也可以幫人類很多事情。所以，各位不要怕，你們經營企業的，要盡量賺錢，開題是有了錢，你怎麼去用？我這個「轉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不要怕錢，而是要能夠「轉」錢，不要被錢所「轉」，如果被錢所「轉」，就是做了錢的奴隸。總而言之，你有了一點錢之後，也許怕損失呀，怕被人搶去呀，這樣你的心裡就不安定，你就被錢所「轉」。或者你有了一點錢，就想越多越好，這也算是被錢所「轉」。假如你能夠「轉」錢，也就是說把你合法賺來的錢，盡量用來幫忙別人，盡量使別人得到好處。各位！是不是你錢愈多，幫人愈多？你假定說沒有錢，雖然有這個心，也無法幫人。所以，問題並不是錢的多少，而是錢的用法。我希望各位合法地賺錢，賺得愈多愈好，問題是你要能「轉」錢，不要被錢所「轉」。假定你被錢所「轉」，沒有辦法去「轉」錢呢？那麼錢愈多，你就愈困難，你被錢所「轉」了。假如能「轉」錢，錢愈多，你「轉」的力量愈大，你就可以做更多幫助人的事情。我在這裡提出的第一個字，佛法經典裡是有的，比大雄兄剛才講六度簡單一點，就是一個「轉」字。

第二點，我想貢獻給各位，是「尊重」兩個字，實際上不僅僅是企業管理用得上，甚至連朋友之間也可以應用。尊重每一個人，就是要替對方著想，你要替別人著想，不是老是替自己著想。如果你辦一間工廠或辦一家公司，而能夠替你的職員著想，替你的工人著想，顧到他們的利益，顧到你們的好處，這樣，你辦這個事業，就合乎佛法。對你的公司、工廠，一定有好處。你跟朋友之間，或者做生意，你就想法子盈餘。賺錢，並不是要他虧本你才可以賺錢，而是要大家都賺錢。這話怎麼講呢？英文裡有一個字叫 CREATIVE 創造性，就是要創造出盈餘，使大家能分享盈餘。

你憑空想出一個利潤來，分給大家，大家都高興。這一點，我覺得我們做企業管理的人，實際上是利人利己，結果還是幫你自己。因為你從事商業、工業，挺要緊的是朋友，大家對你高興，願意和你做朋友，自然而然生意做得起來。如果一次給你佔了便宜，他下

次就怕跟你做生意，你這個生意就難做得大。第二點，從佛法利人利己的眼光來看，對朋友、客戶，你都要尊重他的利益，為他的利益著想，對企業管理，至少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。第三呢，我剛剛所講的兩點，實際上並不是讀到佛經就馬上答得出來的。第三點也就是我內人啦，使得我們分工，後來到我們第二次船公司分到錢的時候，她就有一個建議，至今我還記得。那時她對我說，她說：「我們從現在起，不要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了。（本來是她修福我修慧）現在我們兩個人要合作，要福慧雙修。」她的福慧雙修，對我影響很大，後來我買了一塊相當大的地皮，創建莊嚴寺，從此我們福慧雙修，她不叫「你們」，而叫「我們」啦。這一來，我們就常常談，談到後來，就是要建立一個「莊嚴世界」，接著就開始進行。在莊嚴世界裡面，不是專門講佛教的道理，或者專門做慈善事業，而是把這兩個包含在一起。也就是要福慧雙修。

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各位也許沒有的印象，我可以告訴各位。特別是我那個時候，換句話說，還是十幾年以前，你曉得在美國的中國人，年紀老了最怕的是什麼？怕死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怕死啦。不過，在美國的中國老人，有很多不會講英文，只會講中文，或者廣東話。他最怕死了以後，葬到美國公墓裡去，因為公墓裡只有他一個人會講中文，不會講英文，所以很怕，很怕孤單，很怕寂寞。因此，我們的莊嚴世界，第一個開始造的，就是千蓮台。這個千蓮台，即是放骨灰的地方，這是根據我的一個夢而設計的。夢裡我在一個大殿裡，裡面有佛像等等，我走出殿門的時候，我內人站在我邊上，我們一看，在左邊就有一個像希臘的露天音樂台，一層層的座位，我內人指著台的右上方，對我講：「我已經在上面定了一個公寓了。」我醒來後，就把這件事告訴她。歡迎各位有機會到莊嚴寺去看一看，千蓮台共有一千零五十個盒子，是不銹鋼做的，整個建築以不銹鋼與大理石建成，後面靠山，面向東南。現在她已搬進去了。還有張澄基教授、周宣德居士、周夫人，也在這公寓裡。莊嚴寺已經完工的有觀音殿、寮房、齋堂，正在動工的有一個是太虛齋，就快完工；還有一座「和如紀念圖書館」。

莊嚴世界有一個挺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一個場地，讓很多人修福修慧，歡喜修慧的，盡量修慧，如果先生喜歡修慧，太太喜歡修福，至少可保證你有飯吃（眾笑）。這一點很有道理，莊嚴世界就是希望有很多人有機會來修福修慧，同時，如果修福修慧的人愈多，心裡面愈清淨，這個世界就愈平安。所以，大家都要提倡修福修慧，這個世界就會愈來愈好、愈來愈太平、愈來愈安寧。我們這次由顯明法師帶領到這裡來，顯明法師就是莊嚴寺的方丈。到這裡來，我很坦白的講，我個人的心裡邊，就是想希望完成我內人的心願，就是她希望將來弄成功一個莊嚴世界，我就是跑腿，在這個願力之內，想盡我的力量。我前面講過，我很慚愧，從前我從來沒有向人家捐過錢，都是人家向我捐錢，現在我覺悟了。我覺得我自己捐錢，功德小，勸人捐錢功德大（鼓掌）。換句話說，你即使有很多的錢，你造了一個廟，你自己也許有一點功德，但是別人是否得到功德，還要看他去不去？你有

了廟，有了講堂，或者有了什麼，他不去，他就得不到好處。你勸一個人捐錢，或做一件好事，他馬上就得到好處，對不對？所以，你勸別人捐錢，比你自已捐錢，其功德還要大得多。這一點，從前我不了解，而且，平心而論，自已捐錢容易，勸人捐錢不容易。在我，勸人捐錢好像很難開口，好像你向人捐，他支支吾吾的，你覺得很難過。所以福慧雙修，也是我貢獻大家的。這個捐錢，數目不論大小，完全隨你的願，隨你的力。譬如，有一個很苦很苦的人，他捐出來一點點錢，比很有錢的人捐很多錢，功德還要大。我想貢獻各位意見，只有這三點，就此先告一個段落。各位如果有問題，我們講好，是由大雄兄他答覆。希望各位盡量把握機會提出問題，謝謝各位！（鼓掌）

陳先生：如果有發問，我來幫助沈居士指揮交通好了。

聽眾：有人說布施一塊錢，功德有好幾倍，甚至幾十倍。聖經裡有這個說法，印度教也這樣說，不知佛教怎樣說？請沈居士就您的經驗說一說。

沈居士：我個人的經驗，沒有方法測量，不過，根據佛教的講法，所謂布施就是幫人忙，如果你幫人忙，是有目的的，爲了你自己，這樣的布施，不但沒有幾十倍功德，恐怕連一倍都沒有，有時反而造業，結果不好。假定你的布施，幫了人，不存什麼心，也就是說，養成幫人的習性，幫人的思想，碰到什麼，你自然而然就幫人，沒有什麼目的，也沒有什麼希望，這種布施的功德最大，在數學上可能變成「無限大」。你這一塊錢，可以變成無量大的功德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」東方虛空一直過去，你可想像嗎？究竟有多少限度？沒有！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可思量不？」也沒有。佛陀講不著相的布施，就是沒有任何目的的布施，這個福德也與虛空一樣，不可思量。不知是不是答覆了你的問題？（鼓掌）

聽眾：您剛才解說，不住相布施有不可限量的功德，我們念過《金剛經》都懂，而一般人沒有這個觀念，認爲布施很不划算，怎樣破除這種觀念？要他在兩、三分鐘之內，讓他接受《金剛經》空的觀念，恐怕很難。

沈居士：對！對！也許我要修改一下，我剛才講，有目得的布施，反而是「負面」，反而不好，但只要你有一個布施的念頭，實際上，如果夠得上有施的，你終歸有福德，終歸有好報，不過這個好報有大有小，你的目的愈少的，這個福德報應愈大。這點請注意！這就是布施。譬如我今天碰到一個女朋友，我很想這個女朋友，後來變成我的太太，你是有目的，你這樣拚命請月女朋友去看電影呀，吃飯呀，這不叫布施（大笑）。所以夠得上布施的，終歸有功德，各位用不著管《金剛經》不《金剛經》。

聽眾：我有一個經驗，供大家分享。我曾親近三寶多年，媽媽喜歡幫助人家忙，我想自己這樣辛苦，爲什麼要幫人家忙？有一次，我媽上街買菜，買了很多，她很開心，她想多買一點帶回家給孩子吃，不料買了一大堆，東西掉在地上，她沒有手拿，剛好有一個人幫她提，

送她回家，我說「這麼多東西，誰幫你拿的？」她說：「那個人真好。」怎麼樣，怎麼樣，一直講。我說：「你幫人家，人家幫你，就是這種感受。如果你幫他，他也會有這種感受。」

沈居士：不錯！不錯！就是說布施是樂，你真能夠幫人，你就會得到快樂。這種快樂，有時候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，對不對？

聽眾：我剛才希望沈居士回答的問題，假如遇到沒念過佛經的人，這樣說他不能接受。外面我一般說法，你捐了錢，你的小孩會念書，會考上大學，用這種很淺顯的道理，可以馬上得到利益，一般都這樣說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妄語或綺語？

沈居士：挺要緊的，佛法講你這個心怎樣？如果你這個心，為的是對方好，妄語就不是妄語。譬如說，你在路上見到一個人，被強盜追，他逃掉了，這個強盜跑來問你，那個人跑到那裡去了？他跑向東面去，你說他跑向西面去，好像你就是妄語了。但是你這個妄語是救他，動機是好的。這好比媽媽打小孩子，是爲了他好，也說的不一定是真話，但她的目的，只希望這個小孩好，這個不算妄語。挺要緊的是，你這個心的出發點怎麼樣？各位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？

聽眾：今天的題目是企業經營，請問沈居士，賺錢到底要賺多少才算暴利？（全體大笑）

沈居士：這個問題，對每個人來說，也許都不同。爲什麼呢？你要賺多少才算合理，那要看你的情形。我覺得重要的不可勉強，如果以佛法來講，要隨緣。你自己如果慢慢感覺到，你歡喜多賺錢，像這位先生，他覺得幫了人家，就很開心，有這樣機會，自然而然願意幫人，這個最好，千萬不要勉強。你勉強說一定要怎樣，或者說某人叫我捐錢，這樣心裏會後悔，有反悔就不好。所以，要隨緣，不要勉強，如果各位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，就是說助人爲樂，就是你幫人的忙，自己也得到好處，自己也會高興，自己也會安靜，把這個念頭常常放在心上，我可以擔保各位，也一定自然而然願意幫助別人，把自己的利益，看得愈來愈淡。人生其實並不太長，即使活到九十歲、一百歲，如果身體不夠好，反而是受累，對不對？

還有，想同各位談一點點我們的眼睛；人的肉眼實際上很差，很差！這一點，各位同意不同意？就是你眼睛看到東西，實際上只是整個宇宙的一小段而已。念過科學的就曉得，這一段很小很小，其他的東西你都看不到。狗，比你看的東西多得多。耳朵也是一樣，我們人的耳朵，在宇宙間所能聽到的聲音，也只是一小段。各位曉不曉得有一種會飛向燈的毛蟲，它所能夠聽到的宇宙聲音，不知比人多出多少。所以，我們的眼睛、耳朵啦，其實相當差！各位注意呀，我說相當差，是說你的工具不好，不是說你真正的能力不夠，這點很重要。換句話說，你的「覺」，譬如聽覺，其能力是很大很大的。我們的耳朵，是一種工具，加上電話機，就可以跟美國的親友通電話，對不對？他在美國講的話，透過通訊器材，你就可以聽得見。二十多年前，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先生，到了月球，打電話回來，你說月亮多遠呀！換句話說，你的聽覺或覺性沒有限制。用眼睛看，也是一樣，問題都出

在我們的工具。現代科技改良了我們的工具，但還是永無上境，我們還是沒有把整個覺性的力量發揮出來。現在有人提倡企業要教打坐，日本有些公司，每天到某一個時候，鐘聲一響，大家都打坐去了。其目的就是要把心靜一靜。所謂「心靜一靜」，就是要減少眼睛、耳朵所得到的資料受到影響。我們一天到晚，不斷地把眼睛所看到的、耳朵所聽到的東西，組織起來，在腦子裡產出種種形象。把心靜下來，就是把這些東西減少一點。打坐到底能對公司產生多少影響，我不敢講，不過理論上講，這是對的。

現在，我問各位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我想問一聲，我叫沈家楨，對不對？實際上是三個音連起來的，第一個是「沈」，第二個是「家」，第三個是「楨」。假定各位聽到一個「沈」字，就丟掉，不去管它；聽到一個「家」字，也不去管它；聽到一個「楨」字，又不去管它，你腦子裡會不會有「沈家楨」？不會！對不對？毛病就出在我們這個腦子不肯放掉，聽到一個「沈」字就抓住，聽到「家」字不肯放，最後又加上「楨」字。三個字一連，啊！一個沈家楨居士，今天要來演講啦，如此就連出一個東西來。如果你在空的時候，能夠慢慢訓練，聲音來了，不要去相連，你的心就比較安靜。人家在罵你，你也沒有聽見，因為你不連起來。你要連起來，才知道他在罵你。從事企業管理的人，有時候會有很多煩惱、很多辛苦，很值得我們欽佩，否則也不會有許多企業出現。但是，許多人就因而弄得身體不好，弄得生胃病，或者腦充血。如果他能夠稍為放鬆一點點，對他個人好，對事業也好，對整個社會都好。

聽眾：企業經營究竟要賺多少錢才好？我看過一本雜誌，有所體會，所以要跟大家分享。台灣一位很有名的企業家，因為他的企業想建孤兒院，所以就在去年歲末發年終獎金的時候，希望領到年終獎金的員工愛捐多少就捐多少，來贊助他的孤兒院。結果令他非常感動，因為他募捐到的錢，是他發給員工年終獎金的兩倍。所以，我認為賺多少錢都沒有關係，也就是沈居士所講的，要會「轉」錢。如果能把企業所賺到的錢，「轉」來幫助世界和平，就是賺再多的錢，也是功德。像沈居士因為賺了那麼多的錢，才有能力去幫助更多的人。

蕭董事長：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今天看到這個場面很高興，站在我們台灣的整體經濟條件來講，佛教的教義我不懂，不過從企業的角度來講，台灣是資源很缺乏的環境。在這當中，最大的資源就是我們的智慧，我們人的資源。今天，大家非常熱心，才促成這個演講會，有這麼多人參加，表示台灣的智慧資源，一直在擴大、增加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剛才有兩位朋友提出很切實的問題，有一位先生說一般人並不怎麼懂佛教的教理，如何能在幾分鐘當中，讓他們了解呢？應用到企業上，就是一個重點。儒家主張，利人先於利己，讓人先好，我們再來好。我們人生下來，假如沒有經過培養、教育，大都是自私的，要做到捨己為人，恐怕很難。剛才沈居士告訴我們，要採取互惠的原則，這也就是創造利潤分享大眾。另一位先生問到賺多少錢才算暴利的問題，我想這是管得太多，就對發展有礙，所以要讓它自然發展。做生意一定有風險，有不景氣的時候，也有好轉的時候，從盈、虧中求得平衡點。在地球上，這是很自然的法則。我以莊子的學理來講，這是自然論。最要緊的是沈博士所講的「轉」。錢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。以光明正大的心來賺錢，自自然然賺錢，就

沒有暴行的存在了。

聽眾：我自己是公司負責人，經營企業會有風險，為著企業長期存在，有機會賺錢就不要放棄，有機會虧就讓它虧（大笑）。我們為了保持企業存在，賺暴利不算違背佛教道理，虧錢也不違背佛教道理。我願意報告各位，日本的佛教相當積極，不像中國。日本人把《法華經》應用到很多企業上去，看了《法華經》，自己會做得更積極。

聽眾：深入經藏，並不簡單。一方面要禮佛，二方面要修持，三方面要花很多時間，四方面要廣結善緣。沈居士在美國，成就非凡，是中國人的光輝和楷模，想請教您二個問題：第一，在經營這麼大的企業時，您如何無厭地跟佛法密切配合？如何自我修持？如何花這麼多時間？是什麼因緣使您與佛法合而為一？第二，對於我們的潛力，發揮很有限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在判斷問題時，都很主觀，請問如何根據佛法，發揮我們的潛力？

沈居士：我剛剛講過，我內人居和如對佛法的體驗比我深。學佛的人，或可以說每一個人，都挺關心死的情況，總希望死得安安穩穩，很愉快，頭腦很清楚。我內人臨終前生骨癌，我很擔心，因為癌症很痛，尤其是到了後期，必須用很強的止痛藥，但麻醉藥用多了，頭腦就昏。她往生的那一天是七月三日，剛好有一位雷久南博士在我家裡。那時我內人已經有兩、三天沒有用止痛藥了，她本來用的止痛藥分量也很輕，當時我們莊嚴寺有個夏令營，安排有我的兩個鐘頭演講，從我家裡到莊嚴寺，要開一個鐘頭的車子，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去演講，就必須離開四、五個鐘頭，於是我不想去，我覺得不放心，我內人的病好像很重。因為雷博士很能講，知識比我多得多，我就請她代替我去講，我內人卻不肯，她說：「你還是要去。」這一點，說明她在過去之前六、七個鐘點，頭腦還是很清楚的。不但頭腦清楚，同時覺得不要先生陪著她，要她先生遵守原來的規定。等到我演講回來，一切都是一樣，到了晚上十一點十分，小孩子、雷博士和我都在床邊。忽然叫我過去，叫我用兩隻手，抓住她的兩隻手，我就抓住她的兩隻手，看著她，她也看著我。我問她是有什麼地方痛嗎？她說沒有。不過兩、三分鐘，忽然我覺得她的眼珠不動了，再一會，她把嘴巴張開來，卜的一聲，就什麼都不動，什麼都靜止了。那時我們都約好了，不要哭。依照佛教的道理，人在臨終的時候，愈安靜愈好，千萬不要哭叫，否則會使亡者很煩惱，很痛苦。我就慢慢把我內人放好在床上，大家一起念阿彌陀佛，依照佛教的規定，前後念了八個鐘頭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才停止。我覺得她的福氣很好，為什麼？第一，她比我先走，如果先生先走，太太總比較辛苦一點。第二，她沒有到醫院去，各位，我並不是說醫院不能去。換句話說，她死在自己家裡邊，並沒有送到冰庫裡去，後來棺材也搬到家裡，在家裡收殮也很有趣，來的朋友很多，送的花也很多，結果每一位朋友，都把一束花投到棺材裡邊，把棺材堆得裝不起來。

我到台灣來之前，大約一週左右，有一位朋友打電話給我說，佛羅里達有一個女的，有所謂第三眼，即所謂天眼通，能夠看到很遠的地方。我的朋友就問她，看看我內人在什麼地方，她只要一個名字，叫居和如，這位美國太太就靜下來，一直念居和如、居和如.....

後來她說她看到了，她沒有照片，她說：「居和如年紀很輕，她有的地方，漂亮得了不得，都是花，各色各樣的花。」她說她平常看到這種人，都沒有講話，這一次，居和如對她講了，叫她帶個口信給我，叫我不要太辛苦，不要擔憂，事情一定會成功的。我內人又說，我們的兒子前幾天下了一個決定很對，是好的決定。究竟對不對？我不敢講，就是說有這麼一個東西，這是我們對佛教有點訓練的人，求之不得的！我內人是怎麼修的呢？她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修行，平平淡淡，只是管家裏的事情，我們雖然稍為有點錢，但一直到她生病的時候，都沒有請過傭人，一切都由她照料。各位有沒有聽過「一腳踢」這句廣東話，它的意思是娘姨——幫傭的人，家裏管事情的，是很能幹的娘姨，樣樣事情都是一手包辦（大笑）。我的太太呀！是「一腳踢」兼司機，廣東娘姨「一腳踢」不用開車，但她卻要開車，開車送我們四個小孩上學，回來後，送我到火車站搭火車進城上班，等我下班回來再接我，所以她是「一腳踢」兼司機。她本來信基督教，又不怎麼信，但當時是不信佛教的。起先說「你們」，後來才變成「我們」。後欲我們搬到「倘你佛來」地方，十八年裡，她每天早上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她並不研究，只是誦念，有時候念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你說她怎麼樣修法呢？我跟你講，平淡得很，也沒有花很多的時間，只是平平淡淡的做。住在加拿大的馮馮先生，也有天眼通，天眼通這種事我也不了解，我對神通並不怎麼重視。但是很奇怪，在我內人過世之後，十天左右，我收到馮馮先生的一封信，他說看到我內人怎麼過去？何時過去？他講的時間，是在我內人斷氣之後五個小時。換句話說，在我的眼光，我內人已斷氣了五個鐘頭，她的神識還在身體內，五個鐘點之後，方才出去。照馮馮先生講，他看見有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來迎接她。他看見我的內人是卅歲的樣子，穿白衣服，從這裡出去，合著掌，等於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去了。將來我是不是能去極樂世界看到她，我不敢講，不過，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感覺她過世的情形。除了馮馮先生，還有一、兩位講他們看到她的情形。我覺得人生到此，也可說不錯了。總之，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她的一生很平淡，贖下來的錢就捐廟，不單單捐佛廟，還捐到很多別的地方。譬如，台北的「中國家庭計劃協會」，她就幫了很多忙，這些都是她一半的工作，修福的工作。我這個修慧的，糟糕得很，到現在還不知修在什麼地方？謝謝各位！（鼓掌）南無阿彌陀佛.....

不盡有為 不住無為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 講於花蓮慈濟功德會

主持：證嚴法師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引介：游祥洲教授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唐清芳居士

游教授：證嚴師父，各位慈濟的同修，我們很高興，來自紐約的美國佛教會副會長沈家楨博士，今天專程來向證嚴師父致敬。剛才師父交代我，希望我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沈先生是民國二年出生在浙江杭州，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，在抗戰期間，曾經在我國政府擔任有關資源管理的工作，也曾代表政府到德國交涉有關工程事宜。民國卅四年，抗戰勝利，沈先生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人人企業公司，開始他個人的企業生涯，同時也在紐約、倫敦設立分公司。

民國卅七年，大陸政局發生變化，沈先生就移民到美國去，在美國經營世界航運，成為旅美最成功的華人企業家之一。到了民國五十八年以後，經營大湖區航運，一直到民國六十二年，還繼續擔任董事長職務。民國六十九年退休後，就把他的一切精神和力量，投注在佛教的工作上。

沈先生學佛，和已故的佛學專家張澄基博士、陳健民居士有很深的因緣。民國五十一年，沈先生在紐約起成立美國佛教會。民國五十三年，沈夫人和如居士，在紐約市博朗區，買了電信局的一座舊辦公室，成立現在的大覺寺。民國五十六年，沈先生與夫人在舊金山市華盛頓街買了一幢房子，捐給宣化上人，建立現在的金山寺。

從民國五十八年起，沈先生就陸續發表他研究佛法的心得，第一本著作就是《五眼》。民國五十九年，沈先生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院，這是全世界兩個研究世界宗教最權威的單位之一，尤其是在宗教圖書方面，是全世界收藏最多的圖書館。

另外，也在紐約設立菩提精舍，供養印順導師、懺雲老法師、淨空老法師，還有西藏的大寶法王，在美國宏法。民國六十一年，紐約聖約翰大學，頒贈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。民國六十九年，沈先生退休，捐出位於紐約州的一百二十五畝土地，建立現在的莊嚴寺，這是很大很漂亮的一個地方。民國七十年，沈先生在紐約州買了一塊地，蓋了一幢房子，捐給西藏大寶法王成立北美道場。

從民國七十年到七十六年，沈先生陸續為美國佛教會莊嚴寺，興建觀音殿、五觀堂、寮房、千蓮台、太虛齋。從去年開始，沈先生搬到莊嚴寺附近，把他過去的房子捐出來，興建居和如紀念圖書館。目前正在興建大佛殿，採取萬佛繞毗盧的構想來從事設計。

以上簡單介紹沈先生的經歷。最後，我想有兩點值得向各位說明。第一，沈先生最近幾年來研究《金剛經》，有非常精深的心得，他有關《金剛經》的講話和著作，將在台灣陸續出版，我願意向各位鄭重推薦。第二，沈先生今天專程來到花蓮，是為著向證嚴師父致敬，因為他跟慈濟有相當深厚的因緣。十多年前，沈夫人曾經訪問台灣，了解台灣的佛教發展情形，回到紐約之後，就對沈先生說，她在台灣走了很多道場，發現有一個非常年輕的比丘尼令她非常感動，名字叫證嚴法師，詳細情形等一下請沈先生作報告。他們在談到證嚴法師之後，就有一個構想——效法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，在國外也建立一個莊嚴世界，讓更多的人、更多與佛法有緣的眾生，能夠有學佛的環境。因此，後來就陸陸續續成立

現在的美國佛會大覺寺、莊嚴寺等道場。

今天，沈先生來到這個地方，是爲了實現十幾年前沈夫人給他的夢，也就是證嚴法師開創慈濟世界給他的啓發。我用「尋根」這個名詞來形容，不知道是否很恰當？無論如何，在他參訪慈濟之後，對於未來美國佛教會的建設莊嚴世界，一定會有特別意義。

沈居士：證嚴法師、曾院長、各位朋友，中國有一本舊的小說叫《紅樓夢》，書中有一位劉姥姥遊大觀園，劉姥姥是鄉下人，跑到大觀園裡面，就頭昏眼花。我今天到此地來，也有劉姥姥遊大觀園的感受。不過，劉姥姥看到的大觀園，有很多房子、樓閣、花草和樹木；我今天在此地所看到的，卻是充滿愛心、歡喜心，我覺得證嚴法師在此地，有很多的愛心同道，都是福緣無量。許多人在從台北到花蓮的火車上都已經見過面，大家臉上都充滿了歡喜心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大觀園裡邊，不是樹木、花草，而是愛心跟歡喜心，這點我非常感激證嚴法師，同時也覺得各位的福報很大，你們在這個世界能夠碰到這麼一位師父，在她的愛心感召下，把你們本有的愛心、歡喜心都激發出來，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。恭喜各位！稱讚各位！（鼓掌）

昨天碰到一位貴會的伙伴，是不是委員我不曉得，至少是會員。他知道我今天要到此地來講幾句話，就說他本來不想來聽，我就問他爲什麼？他說你出這個題目，怪里怪氣的，看也看不懂，怎麼來聽呢？他說他有好奇心，想聽我究竟要講些什麼東西？

我這個題目，實際上很簡單，我想講一個故事，佛教裡有一本經叫《維摩結經》。這本經的主人翁維摩結是一位居士，就像各位一樣的一位居士。有一天，從很遠很遠的眾香國，由維摩結居士帶了文殊師利等九百位菩薩，到娑婆世界來，向釋迦牟尼佛請求開示。釋迦牟尼佛就說，菩薩要「不盡有爲，不住無爲」。

「不住無爲」就是說，不要只爲自己，不要以爲自己已經證悟了，或者可以成佛了，就只管自己成佛，不管其他眾生。「不盡有爲」呢？就是說世界上一切煩惱、苦惱、囉嗦的事情，他都把它扛在肩上，盡量去做，這就是慈悲喜捨。譬如證嚴法師不是自己到了靜思堂裡邊，就說什麼也不管，愜愜意意可以過很好的生活。她不是這樣，她是「不住無爲」，她盡量出來。她的身體不是很好，並不挺強健，但是你看她一天到晚，就是爲了要做這個房子，把愛心散給大家，盡量做一些慈悲救人的工作，這就叫「不盡有爲」。所以，我這個題目並不是貢獻，而是我對證嚴法師的認識，她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菩薩，我覺得我們大家應向這位菩薩致敬。（鼓掌）

第二點，我想貢獻給各位的，是這本經的另一個故事。有一天，維摩結居士跑出去，到了一位釋迦佛弟子的地方，看見天魔（就是從天上來的魔），帶來了兩千個漂亮的魔女，天魔說要把這些魔女送給佛陀弟子，這位和尚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和尚不能接受你這許多美女。」剛巧維摩結一看，就對天魔說：「好呀！他不要，你把這些都送給我好了。」這一來，天魔就慌了，他說他怕維摩結。維摩結說：「你還是讓這些魔女回到我那邊去吧！」這

些魔女就說：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她們不想去，但她們對佛法、對佛的慈悲非常感興趣。維摩結就勸她們，去不去沒有關係，只是希望她們學一個叫「無盡燈的法門」。什麼叫「無盡燈」呢？就是說一盞燈接著一盞粒燈永遠點燃下去。各位生日都拿到很多蠟燭，一根蠟燭點了火，點燃其他很多很多的蠟燭，這每一支支蠟燭，又點到很多很多其他蠟燭上面。這樣，以一燈點亮很多燈；這許多燈再點亮更多更多的燈，以一燈變成很多很多的燈，就叫「無盡燈」。也就是說，把她的愛心、她的慈悲、她的一盞燈的火光擴展出去。現在你們也有這樣的火光，你們能夠使證嚴法師感覺挺高興的是什麼？就是你們每個人都變成證嚴法師。（鼓掌）假如你們每個人都變成證嚴法師，到各處推廣慈濟世界，我相信這是你們對師父表示愛心的最好方式，也是報恩。

我的講話，本來到此為止。不過，因為游教授剛則提到我和證嚴法師的因緣，我想再說明幾句話。不錯，我很欽佩證嚴法師，這麼多年，差不多二十多年了，她還記得這段因緣。今天碰面，她第一句話就對我提起。我想很快地把這段經過，向各位報告一下。

我和我內人居和如帶了四個小孩，為著逃避共產黨，從中國大陸逃了出來，經過香港、英國，到了美國，生活很苦，她要帶四個小孩，我那時職業也不穩定。記得到了我們結婚二十三週年的那一天，我經營的公司正好第一次分紅，把我們五年裡賺的錢分給股東。我拿到相當大的一筆錢，可以說是到美國後第一次拿到這麼大的數目。我們兩夫妻心裡很高興，生活情況稍為有點改善了。我那時候已經對佛法有點接觸，像張澄基教授啦，已經認識。我太太是基督教學校畢業的，她對佛法接觸很少，她就對我說：「你們呀（各位請注意她叫『你們』，要好幾年後她才改口叫『我們』。『你們』就是指我、張澄基、陳健民這許多人），只會咬文嚼字，只會講，不會做，你看基督教呀，他們教理講得很少，但是辦醫院、辦學校，做很多事，真正幫助人解決苦痛。你們為什麼不做點這種實際的事情呢？」

那時候，我因為學了點佛法，就跟她解釋，我說：「這種辦醫院、辦學校，都是人天小果。下次也許你昇天去了，也許下次更好了，但都不是究竟的解脫，一定要修福修慧。（就是剛剛證嚴法師所講的，她要鼓勵各位修福、修慧。）」

我的太太聽了，有點不耐煩。不過她很聰明，她說：「好呀，那麼這樣吧！你來修慧。」她叫我修慧。她說：「我修福。你修慧修得好了，將來可以講經給我聽。我修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我想這是對的，我不能不吃飯呀。所以，我就把這筆錢一分為二，她的一半歸她修福，由他作主。我的一半歸我來修慧。她修福的成績很不錯，她馬上買了現在的大覺寺，還幫助許多地方，譬如孤兒院啦，等等，一下子就把她的錢都用光了。我的修慧卻慢得很，修了好幾年，才第一次在大覺寺講「五眼」，這是我修慧的一點表現。

大概是十五、六年前吧！我內人到台灣來，看了很多東西、很多地方。回去後，她對我說，她挺欽佩的，是一位年紀輕輕的比丘尼，法號叫證嚴，她自己過著很清苦的生活，卻在推動一件十分感人的事業。我那時也不曉得證嚴法師是什麼人，就向她開玩笑說：「你是不是也想出家呢？去做比丘尼呢？」她反問我一句：「是不是一定要出家，才可以做這種事呢？」我沒得話講。告訴各位，我常常被問得沒有話講，所以這個並不稀奇。我覺得

她的話很對。

不過，自此以後，我們常常商量，我們感覺到，特別是中國人在美國有許多苦痛，恐怕在座的沒有這個感覺。第一個苦痛就是旅居美國的中國老人最怕死。爲什麼最怕死呢？因爲他只會講中文，不會講英文，死了以後葬到公墓裡去，公墓裡都是外國人，都是講英文的，只有一個人講中文，這樣會很痛苦，所以就很怕，很怕葬到公墓裡去。還有，很怕進醫院，醫院裡的人都不懂中文。護士不懂中文，他又不懂英文，也不能有家人一直陪著他，所以在醫院裡就苦痛得很。因此，當時我們對於佛教，除了研究基本教理之外，還希望辦一所護士學校，訓練一批能夠講中文，挺好也能講佛法的護士。就是要使每一個生病的人能夠好，萬一不會好的時候，也要安安靜靜、愉愉快快的過去。我們還希望辦一所大部份是中國人的孤兒院，使這些孤兒不覺得孤單、孤零，這一個跟慈濟世界相仿的構想，叫莊嚴世界。後來的莊嚴寺，也就是現在要推動的工作，實際上都起源於莊嚴世界。這個莊嚴世界，各位都明白，起源於我內人敬慕證嚴法師而來。換句話說，我內人在兩年前已過世，現在我是承繼她的志向，把這個莊嚴世界推動起來，飲水思源，這個功德的啓發，就是證嚴法師。所以，我這次訪問台灣，一定要到花蓮來拜訪證嚴法師。她很高興，叫我今天來，正好和各位碰碰頭，有這個緣，希望我們大家在西方極樂世界，能夠再見面。謝謝！（鼓掌）

觀音法門之耳根圓通

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二日 講於台北實踐堂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藍麗鳳居士

各位法師、各位同修、各位朋友：

在美國，我們吃西菜，往往先是二盤大菜，頂好的菜在先，到第三道菜，我們叫 **dessert** 「點心」。從前天到昨天，各位已經吃了二盤很好的大菜，那是顯明法師所講的開示。今天則請各位稍微吃一點點心，這點心，慚愧得很，我奉團長的命令來講「觀音法門的耳根圓通」。

講到觀世音菩薩，我想大家都曉得。一提到觀世音菩薩，我們都智跟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連在一起；換句話說，觀世音菩薩他的大悲心、他救人的心、他的不二的心，與這娑婆世界，也就是我們這個世界，有很深很深的因緣。所以，觀世音菩薩不僅能保佑我們，同時學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方法，也最容易使我們修行成功。

首先，我想提出的一點是，修觀音法門，一定要著重於悲心。所謂「悲心」、「大悲心」，就是救人的苦，就是要爲人，不是爲自己，這一點很重要。在佛教裏，講「同體大悲」

，所謂「同體大悲」，就是我們大家都是一體的，都是一樣的；所以，一定要著重在悲心，不要為自己著想，如果為自己著想而修觀音法門，絕不能得到觀世音菩薩的悲心相應。譬如說，各位現在看電視或聽無線電，你必須把無線電或電視到某一個頻道，才能看得到畫面或聽得到聲音；一樣的道理，修觀音法門，一定要跟大悲心相應。如果是為了自己，為了自己的好處，或者為了自己任何原因而修觀音法門，各位，即使你從聞、思、修得到些成就，但就是無法和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心相應，無法發揮觀世音菩薩大悲心的力量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所以要研究或學習觀音法門，一定要著重悲心，就是要為人，不要為自己。

去年十月十五日，紐約莊嚴寺舉行動土典禮，那時候，西藏的達賴喇嘛專程到紐約來參加動土典禮，因他住在我家裡，所以我有較多的時間和他談話。那一天，我向他解釋我們莊嚴寺觀音殿裏的五彩觀音，就是今天各位看到的這一尊觀音，是明朝的作品，也是世界最大的瓷塑觀音像。據我了解，這一尊觀音像在七十年前從中國普陀山運到美國，是普陀山唯一留下來的佛像；因為所有其他的佛像，在文化大革命時通通破壞了。達賴喇嘛聽了半天，不懂什麼是普陀山，後來忽然笑了起來，他說：「南海、南海。」我說：「是呀，是南海普陀山，是南海觀世音菩薩。」接下去說：「大家都說你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所以，你一定聽得懂南海，南海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」他天真的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每個人都可以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因為觀世音菩薩就是悲心，就是慈悲的心，就是大悲心。」所以，各位在座的，只要你們有悲心，有救人的、救苦難的心，不是為了自己，你們都可以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我覺得達賴喇嘛很天真、很自然的流露出真理，我非常欽佩他。

觀音法門裏的「耳根圓通」，出自《楞嚴經》——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裏記載著，有一次，釋迦牟尼佛請一些大菩薩、大阿羅漢講講每個人成道的經驗和心得，這廿五位菩薩和他們的眷屬講了廿五種不同的法門，最後一位就是觀世音菩薩講他所修的「耳根圓通」法門。廿五位菩薩講完之後，釋迦牟尼佛請文殊師利菩薩講評，文殊師利菩薩指出廿五位菩薩講的法門都一樣，每個法門都可成就，只是依各人的根器、福德因緣而有不同。如各位在座的，有些修淨土、密宗、禪或基督教等，各種不同法門，雖然各人根器、因緣不同，但是都可成就。佛問文殊師利菩薩，你看在今後未來世，以那一種法門，比較容易成就、比較容易學？文殊師利菩薩的結論是，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，最是相應。

這裡要稍作一點補充：整個宇宙是大得了不得，世界也是多得了不得，《楞嚴經》中有一句話「我們現在這個虛空如同大海中的一個水泡泡」，的確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、所發現到的宇宙，只是整個宇宙的一小點。天文學上的最新理論，也說宇宙間有很多宇宙，各個像一個個水泡。總之，我們的本性，我們的覺心，我們的知覺心，大得無限量，問題是都被我們自己的眼睛、耳朵鎖住了。

「耳根圓通」主要的原理，就是要打破這個觀點。請各位仔細想想，你一天到晚都跟著聲音在跑，你相不相信？譬如，現有一個鐘，我敲它.....「咚」，各位聽到沒有？.....，「有」。沒敲.....聽到沒有？.....，「沒有」；敲.....聽到沒有？.....「有聽到」.....二個答案

，「聽到」，「沒聽到」，那個對？……再試一次……告訴各位，講「都聽到」才是對的，因為其中你會聽到「靜」Silence，若你沒聽到，也就不能聽到第二次的鐘聲了。聽的知覺力、能力，是一直存在著的，即使晚上睡著了，聽的能力還是在那兒。問題出在我們忘了聽的能力，老是跟著聲音在跑，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。

我們聽到了聲音，把聲音連貫起來，變成一個思想，造成種種念頭，引起種種煩惱。舉個例子，我講三個聲音，沈……家……楨……聽到了以後把三個聲音連貫起來，種種思想、念頭就產生了。我們跟著聲音走還不自覺，實際上，煩惱都從這裡開始。一個媳婦和一個婆婆，媳婦常常怕婆婆講她的閒話，婆婆來了，媳婦總拉長耳朵聽婆婆講什麼話，這就是耳朵時常跟著聲音跑，而轉出種種念頭，造成種種煩惱。

「耳根圓通」，實際上很簡單，就是教你不要跟著聲音跑，教你自己守住自己的覺心。耳朵是一個例子，眼睛也是一個例子，我們平常人總是跟著眼睛看到的東西在跑，而生出種種念頭，造成種種煩惱。

這裏要特別指出的，就是你的覺心，你的知覺心，實際上是沒有限制、是無限量的。我舉個例子，你想想，你的耳朵好不好？很標準，很好，是不世界上最好的？你的耳朵比起狗的耳朵怎樣？沒有狗好，對不對？狗的耳朵比你還靈，對不對？狗可聽到很高的聲音，你聽不到！你曉不曉得，世界上聽覺最靈敏的是海狗、海豚，所以海軍訓練牠們來探測聲音，另外海鷗的聽覺也很高。我們人的聽覺就差了，人雖然有很好的知覺心，但是，用的工具並不高明；人是聰明的，所以在工具上加工具，如電話機（也是工具），可以通電話，把聽的力量、聽的距離延長。那一年，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說的話，人也聽不到，加上工具，就聽得到。換句話說，聽的本能，實際上是沒有限制的，限制出於你的工具，你的工具限制了你的本心的力量；你的看的能力，也沒有限制，限制出於你的眼睛，所以你用了工具就可以看得更遠。因為人的覺心是沒有限制的，限制你的是工具，所以佛法教你所謂「耳根圓通」，教你訓練怎樣發揮你的本性、你的本來的能力、你的本能，而不是工具的限制，這就是「耳根圓通」主要的原理，可以用來修行。我覺得，「耳根圓通」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可以運用，不妨常常放在心上：第一，盡量少跟聲音走，當然，盡量避免拉長耳朵聽其他人講話，心也是一樣。所以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盡量不要猜想別人在想什麼，要保持你的覺心。如果能避免受五根接觸五塵的影響，就和本心相應，加上你的大悲心、你的觀世音菩薩的悲心，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觀世音菩薩。

這一點，今天藉此機會貢獻給各位，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假定你能有悲心，少受五官、五根的影響，而能保有本來的覺心——這覺心，不是修來的，也不是別人給你的，是本來就有的——就可以成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

謝謝各位。

心淨則國土淨

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九日 講於台中佛教蓮社

主持：王炯如居士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主辦：台中佛教蓮社
整理：王春仁老師

王炯如居士：

沈博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大德、諸位蓮友，這次美國佛教會創辦人兼副會長、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博士，蒞臨本社做專題演講。這實在是本社的榮幸，也是聽眾的福氣。同時，沈博士一向最愛護青年，今天有許多大專佛學社團的學佛青年也在場，我們能聽到愛護青年的沈博士為我們開示佛法，希望大家要好好珍惜這次聞法的因緣，用心聽講，同時要身體力行，才不會辜負沈博士對我們的期望。

沈博士：

王社長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大德、各位同學，我早在美國的時候，就聽說台中是台灣的佛地，「佛」就是阿彌陀佛的佛。台中的居民，福德善根因緣都很深厚。我今天看到各位蓮友，故是面相很好，福慧雙修，心裏感到很高興，自然而然就回憶起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多年來教化所播下的種子。今天，我一則是很高興，因為圓滿了我多年來拜見李老師的心願；一方面也感覺很慚愧，因為這麼熱的天，各位到這兒來，我所能貢獻給每位的，比起李老師，實在是微不足道，恐怕各位都要失望了。

今天要跟各位討論的題目出自《維摩結所說經》：「心淨則國土淨」。「心」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意識心。意識心在佛法裡叫做妄想心，不是真心。因為是妄想心，所以相對的有淨、有污，或者是有穢。如果是真心，就沒有相對的觀念，就沒有淨或者是穢。因此，「心淨則國土淨」這個題目，只講了一半，要講完整，應該是：「心淨則國土淨，心濁則國土濁」。至於國土，又怎麼解釋呢？廣義的解釋，「國土」就是你所碰到的環境。現在你所看到的、所聽到的、所想到的，都是你的國土，都是你的環境。所以，你的心清淨，環境即清淨；你的心污染或不夠清淨，環境就不得清淨。

在《維摩結所說經》裡，有一段很有趣的記載：本師釋迦牟尼佛有一次對五百長者子講說如何行菩薩道。最後，他說：「菩薩隨其心淨則國土淨」。他的大弟子舍利子，在心裡面轉了個念頭：「如果菩薩心淨，他的國土才清淨的話，那麼我們的老師世尊釋迦牟尼佛，在做菩薩的時候，是不是心不太清淨呢？否則為什麼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這樣子不夠清淨。」那時，佛曉得舍利子心裡面在想些什麼，就跟他講：「舍利子啊！我這個佛土是很清淨的，不過你看不到。」有個自在天天王倚老賣老，就對舍利子說：「唉呀！你不要這樣講了，我看釋迦牟尼佛的佛土和我住的自在天宮一樣漂亮、清淨，都是很莊嚴的！」舍利子說：「

我看這裡面，有山有泉，污穢的東西多得很，怎麼會清淨呢？我看一點都不清淨。」天王說：「因為你自己的心有高下、有分別，你自己的心起了分別，沒有依照佛所教的開啓智慧，所以你看到的，就不夠清淨。」這時候釋迦牟尼佛，爲了要教導舍利子，就用神通把天和地變得非常壯美，像寶藏一樣的莊嚴清淨。所有在會的人，都覺得自己坐在寶蓮花上。佛就問舍利子：「舍利子，你看現在怎麼樣啊？」舍利子說：「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清淨莊嚴的樣子。」釋迦牟尼佛就說：「就是因為你的心不夠清淨，所以你看我的世界才不夠清淨。」

各位請注意，同一個娑婆世界，因為釋迦牟尼佛的心清淨，所以在他看起來就非常莊嚴美麗。天王的心不及釋迦牟尼佛清淨，所以他看到的，就像自在天宮一樣，不如釋迦牟尼佛看出來的那麼清淨。舍利子看出來的，就更不清淨了，更是高低不同、更有污穢了。

各位所看到的東西，都是眼根所顯現出來的現象，因為心不夠清淨，所以顯現出來的就不清淨；如果心清淨，它所顯現出來的現象就清淨。所以，天王比舍利子清淨，他看出來的就像自在天宮；釋迦牟尼佛比天王要清淨得多，他看出來的就是清淨莊嚴。釋迦牟尼佛又說：我因為要度眾生，而眾生心裡不夠清淨，所以示現在這個娑婆世界，使得眾生在這個娑婆世界能慢慢地把心清淨，然後他的國土就是清淨莊嚴了。

我再講一個例子。我們說，心淨則國土淨，心濁則國土濁。反過來說，國土淨則心淨，國土濁則心濁。紐約有一位陳綱居士，年輕時，他在加拿大的中國政府採購處辦事，和同事爲了一點小事鬥口角，吵得很不高興。有個星期六，他去滑雪，到了山上，一看遍山遍地都是白雪，漂亮得很。他心裡就起了個念頭：「風景這麼好，天地這麼寬大，爲什麼人心這麼狹窄呢？我爲什麼要爲這麼一點小事和他吵呢？」他下山後，就自動讓步。結果不但前嫌盡釋，還成了好朋友。這就是因為國土淨，他的心就淨了，他放棄了執著、狹窄的心，自動退讓，和他的同事成爲好朋友。

例如一個媽媽心裡煩，因為小孩子吵；小孩子吵，就是國土不淨；媽媽心煩，就是她的心不淨。在台中，我覺得很不錯。在台北，我覺得空氣污染得很嚴重，滿街都是汽車、摩托車，臭油煙味很濃，使人容易生病，容易起煩惱。這些也都是「國土淨則心淨，國土濁則心濁」的例子。

現在，我想請問各位，你們認爲是心淨則國土淨呢？還是國土淨則心淨呢？歸納起來，這個問題有四種答案：贊成第一種的人，佔大多數。在《維摩結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裡，維摩結居士問很多菩薩，什麼叫「不二法門」？在各大菩薩都發表意見之後，文殊師利菩薩就回問維摩居，什麼叫「不二法門」？維摩結一聲不響，文殊菩薩讚嘆道：「這真是不二法門！」今天在座的維摩詰居士很多，大家都一聲不響！（眾笑）其次，講「心淨則國土淨」也對，「國土淨則心淨」也對，兩者都對。第三種說，國土濁則心濁。第四種說，心濁則國土濁。對不對？有這四種答案。我可不可以請問各位，這四種是不是都對？有說不對的，請舉手。我們一致通過這四種都對。對不對？看各別情形的不同。就因果的觀念來講，都對。不過，「心淨則國土淨」和「國土淨則心淨」兩者間有很大的區別。怎麼講呢

？心淨則國土淨，責任在你。因為你要心淨，從你心裡面或眼裡面所顯現出來的國土，方能清淨。因為責任在你，所以主權也操之在你！你希望你的國土清淨，就必須努力修你的心。只要你的心情清淨了，你心裡面所顯現出來的環境就清淨。「顯現」這兩個字很重要，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外景，都是我們心裏所顯現出來的環境。

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是標準的淨土，也是我們所嚮往的。如果說是「國土淨則心淨」，問題就大了。換句話說，你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心才會淨。但是你去不去得了西方極樂世界，現在還沒有把握。如果說「國土淨則心淨」，就把這個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了。別人把這個環境弄得這麼糟，不乾不淨，所以我的心才不淨。對不對？雖然從因果的觀點來講，「心淨則國土淨」或「國土淨則心淨」兩者都對。但是從我們學佛的立場來講，應該是心淨則國土淨。換句話說，釋迦牟尼佛教導菩薩「隨其心淨則國土淨」，這是他注重從本性所顯現出來的真理。因此，對我們來講，「心淨則國土淨」很重要。我們要肯定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責任在我，主權也操之在我。我希望現在的國土淨，我希望今後的國土淨，我就要努力修，把心清淨。至於什麼叫心淨呢？簡單地說，慈悲喜捨就是心淨。

西方極樂世界雖然在十萬國土之外，但一剎那就可到達。也就是說，不需要買飛機票，飛多少個鐘點才能到。如果你的心能夠與阿彌陀佛的大悲心相應，一剎那之間，你的眼和心所顯現出來的，就是西方的莊嚴極樂世界。各位，這點很重要。所謂臨終一念，就是在這一剎那之間，你的心如果能夠清淨，和阿彌陀佛的悲心相應，你馬上顯現出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淨土。所以，修淨土的，一定要有個肯定的信心：「我只要心淨，我的國土就會清淨。只要我的心能夠和阿彌陀佛的悲願相應，我臨終的時候，一定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」

所謂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並不是你到那個地方去出生，而是一剎那之間，你的眼睛就顯出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並不是在那裡生出來，或者要旅行一段很長的路，經過十萬億國土，才能到那邊報到。沒有追回事，而是一下子你就是這個樣子了。修淨土的，要注重阿彌陀佛的願力，憑他的願力給你加被、庇蔭，畢竟你還是要和他相應的。譬如，看電視，一定要轉到這個地方，才能看得清楚，才能相應。所以，學淨土的，念阿彌陀佛很重要下試著把四十八願放在心，上變成你的四十八願，你的心就清淨了。心清淨，你所顯現出來的佛土就清淨。

《楞嚴經》有兩個字很重要，一個是「聞」，一個是「聲」。假設外邊有口很大的鐘，扣它一下，請問你聽到鐘聲沒有？一定說聽到。等會這鐘聲沒有了，我再請問你聽到鐘聲沒有？沒有。鐘聲沒有了，對不對？我再扣一下，請問你是否聽到？聽到。鐘聲沒有了，我再問你聽到嗎？鐘聲沒有了，你也聽得出來，因為你的聽覺還在。假如你失去了聽覺，你怎麼曉得鐘聲沒有了？你的聽覺並沒有變，沒有生滅。也就是說，你的「本聞」或「聞性」並沒有變。你的耳朵聾了，你的聞性有沒有隨著缺少？沒有。耳朵聾了，戴上助聽器，就可以聽得好一點。所以啊！你的聽覺一直沒有變，是聲音在變，聲音是有生有滅的。這就是觀世音菩薩所修的耳根圓通。

爲什麼會有生死？爲什麼會有煩惱？這是因爲你今生忘了自己的「聞性」，跟著聲音在跑。我很抱歉的說，各位現在都迷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各位都跟著我的聲音在跑。對不對？你想聽我講些什麼，你就是跟著我的聲音在跑。像今天這樣跟著我的聲音跑，還算好。最怕的是聽到了一個聲音，心裡面就起煩惱。比如，有兩個人在講話，你把耳朵拉長了，聽聽他們在講些什麼，是不是在講我啊？這時候你就起了煩惱，這叫作「流轉」或「生死」。假如你能夠自聞於心，便煩惱不生，這很不容易，須要修。修禪宗，主要的就是要把本性顯露出來，也就是聞本性，脫離聲音，不受聲音的影響。

聽覺這樣，視覺也是一樣。不過，娑婆世界的人耳根最利，前後左右都聽得到。觀世音菩薩與娑婆世界的因緣很深，便修耳根圓通法門。我們娑婆眾生因爲耳根較利，所以修這個法門也比較容易。它的重點就是要聞「本聞」，旋聞與聲脫。聲是六塵之一，如果你能夠與聲脫，你的心就清淨了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菩薩摩訶薩應不住色生心，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」不住聲，就是不跟著聲音跑。你能夠不住聲，不跟著聲音跑，你的心就能夠清淨。你的心清淨，它所顯現出來的世界就清淨。不論是修淨土或修禪宗，只要把握住一個要點——「少」或「不要」爲自己著想，要爲別人著想，心就可以清淨。如果你都是爲自己著想，即使修得很精進，修得有神通，也很容易走到邪道上去。這點很重要，你如果是爲了自己的名聲、名望，或只求自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管別人，這就跟阿彌陀佛的悲心完全相反。所以，若想心淨，一定要少替自己著想，最好不要替自己著想，只替別人著想。這樣子，你一定能使自己的心清淨，一定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或者一定能夠到達識覺性圓的境界。今天就講到這裡爲止。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，我很歡喜談談。不過在大眾場合，問題越簡單越好。

問：「心淨」與「國土淨」是兩件事體抑或是同一回事？與「萬法唯心造」是否相通？

答：一件事體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就是心淨則國土淨，或者心濁則國土濁。換句話說，一切環境、國土都是你內心裡面所顯現出來的。如果你的心清淨，你顯現出來的就清淨。

去年十月十五日，莊嚴寺舉行大佛殿動土典禮，我舉這個例子，也許並不挺適宜。我並不想說因爲我心淨，才顯現出這個環境。不過，我想報告的是，很多事情確實超出我們平常人的智慧。在大佛殿的建地上，本來都種著樹木，砍掉之後變成一片泥地。有人講，萬一下雨，這個泥地就變成泥漿了。動土典禮有多少人來啊！要怎樣才好呢？工程公司說，只要舖上小石子，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，但要在砍樹整地費用的一萬多美金之外，另加五千。我和顯明老法師商量，我們捨不得多花這五千美金。想一想算了！有些同修又說，莊嚴寺做法會從來沒有下過雨，所以放心不要緊，不要亂花這筆錢。

顯明老法師跟我講，我們有沒有機會請達賴喇嘛到莊嚴寺來開示？我說很難，因為達賴喇嘛的行程差不多一年前就排好了。九月廿八日，距離動土典禮還有十七天，哥倫比亞大學請達賴喇嘛主持東方文化所的開幕典禮，我也接到邀請。那天，我開車子去，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門口，警衛說：「你把車子開到那邊去停。」在我穿過校園的時候，看見一個空車位，我沒有聽他的，就把車子停在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距離典禮場所很近，可以省了我十五分鐘。我就上去了，主持典禮的梭曼博士（Dr. Thurman）看見我就說：「好啊！我們一道去歡迎達賴喇嘛。」我跟達賴喇嘛也認識，不過不是很接近，只是見過幾次面而已。他來了，看見我和梭曼博士兩個人一起去迎接他，以為我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主要人物，就拉著我的手，非常親熱。我們兩個人一道上去，被接到貴賓室後，我就和他談談。我說：「十月十五日，莊嚴寺要舉行大佛殿的動土典禮，假如你能夠駕臨主持，大家都會很高興。」他聽了很感興趣，馬上把他的秘書叫進來。他說：「你看看有沒有辦法讓我去參加這個典禮？」他的秘書說：「你十三號到威斯康辛演講，十四號飛到芝加哥，十五號從芝加哥飛到倫敦，在倫敦休息一天，有好幾個約會，然後就直飛印度。不可能主持大佛殿的動土典禮。」達賴喇嘛很慈悲，他說：「你想想辦法，沈博士和我很要好，我去了，他們會很高興。」我不存什麼希望，我曉得他的節目排得很緊湊，變通行程必須得到美國國務院和紐約警察廳的同意。我住在鄉下，連公路警察都要來保護他，麻煩得很！我不存什麼希望。第二天，電話傳來好消息，達賴喇嘛決定取消倫敦的休息和所有約會，他要到莊嚴寺主持動土典禮。

這是好消息呀！不過這麼一來，我們就忙得要命了。我們應該請達賴喇嘛住在什麼地方？目前我住在莊嚴寺，有個房子，他們叫它小房間，其實也不太小啦！我就決定把我的臥室讓給他住。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！州政府的、縣政府的、聯邦調查局的、辦特務的，都到我房子周圍檢查，看看有沒有放炸彈。那一整個晚上，房子外邊都有警察保衛。我和顯明老法師住在寮房裡邊。十月十四日，幾位尼師和好多位居士，已經把場地佈置得非常莊嚴。當天下午，忽然烏雲密布，像要下大雨的樣子。這一來糟糕了，怎麼辦呢？雖然有人說：「不要怕！不要怕！」但光說有什麼用。我們可以搭起棚子舉行法會，但對於棚子以外的地方就沒有辦法了。

當天晚上，我睡到兩點多鐘的時候，忽然雷電交加，大雨嘩啦嘩啦！糟糕了！這次的罪孽可就大了！咦！奇怪！雨下了五分鐘就停了！第二天早上，住在我們四周的好幾位同事都打電話來問：「糟糕！今天怎麼辦？」他們說，莊嚴寺四周整個晚上下大雨！我們那個地方卻只下五分鐘。這個五分鐘，各位曉得有什麼好處？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沒有舖柏油，都是泥土，車子一開過來，就滿天灰塵。五分鐘的雨，正好使地面潮而不濕，空氣也新鮮得不得了！這天有五百輛汽車進進出出，一點灰塵都沒有。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？這真是龍天灑淨！不是平常人所能夠做到的。這當然是大眾的福報，也是達賴喇嘛的加持。我個人則覺得，我每天念《金剛經》，稍微有點幫忙。總而言之，大家皆大歡喜！

各位有緣到紐約時，歡迎光臨莊嚴寺，那地方很大，目前正修建圖書館，有七萬餘冊

藏書，館前有一個池塘，我們叫它「七寶池」，很美；各位到達時，千萬要多住幾天。謝謝各位。

科技與宗教

一九九〇年五月二日 講於新竹交通大學

主持：張隆憲教授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慶朋、林秋玫居士

主持人：

黃教授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同學，很高興沈學長隨著美國佛教會台灣弘法團返國弘法，特別撥出時間回到母校，為佛教界的朋友和本校師生作簡短的座談。現在，讓我們大家一同鼓掌歡迎沈博士。

沈博士：

各位師長，各位同學！我覺得很高興，能夠有這個機會回到母校來，跟各位見面。五十三年前，即民國廿六年，我在上海的交通大學畢業。今天阮校長請我吃飯，他說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，他正好出生，可見交通大學的歷史相當悠久。今天我們都是自己人，希望大家都很自然，不要當作是在聽講，我們是同學，大家討論討論。

五十三年前，我在母校的時候，我的頭腦和目的，非常簡單。當時，我覺得中國很貧、很苦，受到西洋人的壓迫，日本人的輕視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中國的科技非常落後，所以那時期——我在交大的時候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努力的學習，成為一個有成就的科技人員，好參加國家建設的工作。我確實很用功，在畢業陳榜的時候，我是第一名。實際上，在功課分數上，我是第二，並不是第一。不過，功課最好的一位，是一名姓傅的同學，軍訓老師說他有一次有上課的時候搗亂，給他不及格。其實，搗亂的不是他，也不是我，搗亂的是另外一個人，他很冤枉，因此第一名沒給他，我變成第一名。

今天各位的責任，比我五十三年前要重得多。今天各位不單要學科技，使我們的國家邁向世界科技的尖端，還要負起兩個新的責任。第一，以各位所學的科技來改善環境。第二，以你們學佛的精神與身體力行去滅除人心的污染。

你們在新竹，特別是在交大的校園裏，也許不感覺環境污染嚴重，倒是我回到台灣後，在台北住了差不多十天，簡直吃不消！到街上去，車子放的廢氣，簡直不得了！晚上又沒有新鮮空氣，老是很不適應，對身體的健康，很有影響。聽說台灣的河流本來很乾淨，現在卻也骯髒得很，氣味也很重！幾十年來，台灣的污染問題變得相當嚴重。這個問題，我們學科技的人，應該要擺在心上。

第二是人心的污染，這也是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表面上，人心的污染，不在科技的範圍內，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挑起的擔子，讓大家不要只爲自己，只爲錢財，只希望自已手上擁有的股票漲價。到了這樣的情況，對國家沒有好處。所以，各位同學的責任，比當年我在交大的時候重得多。

提起宗教，我想到最近《讀者文摘》三月號的一篇文章——〈共產主義不可想像的崩潰，爲什麼？〉恰巧今天阮校長也說到：「交通大學頂重要的問題，要問『爲什麼？』」這是我們學科技的人的一個基本態度。「爲什麼？」這篇文章的作者說，他覺得在短短時間裏，共產主義忽然在東歐崩潰了，轉捩點是一九七八年，波蘭籍的紅衣主教若望保祿二世被選爲天主教教皇。第二年，他從梵諦岡回到故鄉的時候，有六百萬波蘭人，到廣場去歡迎他。六百萬等於波蘭總人口的六分之一，你看這個影響有多大！所以，有遠見的人覺得，波蘭雖然被共黨統治這麼多年，但宗教的力量依然潛伏在人心裏，不但沒有消滅，而且繼續擴展著。波蘭團結工聯的成立，是他鼓勵成立的，他打電話到莫斯科，對蘇聯講：「你如果用武力來壓制這個（工聯）組織，我就到波蘭去，與我們的人民在一起。」他實在很了不起！

宗教的力量，並不是靠理論，也不是靠上帝或菩薩。一個人到了沒有地方可以訴苦的時候，宗教會使他產生驚天動地的力量。這個力量，既不是靠組織，也不是靠外在力量，而是一種內在、團結、自發的力量，非常大！

各位！你們的責任，除了推動國內科技，消除環境污染和人心污染之外，還要以既有的經驗和智力，幫助台灣海峽彼岸的同胞，那邊有十一億人民，他們跟我們是血脈相連的，他們現在的生活非常困難，這是你們的重責大任。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裏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年輕人，要像你們一樣負起那麼重大的責任。各位！你們今天的責任，是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。但是，你們必須勇敢地對歷史負責。台灣現在經濟富庶，也是前所未有的，應該好好珍惜。四十年來，政府和人民培養出來的這麼一個基礎，這麼一個力量，只要在好的，政治制度下，使人民安居樂業，便能夠把整個中國轉變成世界上最標準的國家。這是我對各位同學深切的期望。

我沒有什麼特長，剛才各位從錄影帶已經看到電台記者對我的訪問，他所提出的問題很深入，我也沒有準備，只是盡我所能答覆他。我們都是校友，大家可以問得輕鬆一點，用不著像記者問得那樣嚴肅。我們隨便歡喜談談，那一位同學有意見，老師也可以答覆同學也可以答覆，好不好？今天這個情況，不是我想像得到的。本來我以爲大家坐在一起，隨便談談，但是我卻站在上邊，在上邊比較嚴肅一點。不過，沒有關係，各位曉得我也是交大的學生，是你們的校友，所以有任何問題，或者甚至問我五十三年前，在交大的情形，我都很高興跟各位報告。謝謝各位。

聽眾：

您經營的船公司很成功，船名都是佛菩薩或金剛護法的名號。請問您當時的動機是什麼？

沈博士：

張教授，這一點我不曉得你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消息，因為我的船公司，是美國的船公司，船名取的是美國的名字——大金剛、大技術家，也許有人這樣翻譯，不過我的確不清楚，對不起。你提出這個問題，我很感激，因為很輕鬆。謝謝。

聽眾：

您旅居美國四十餘年，請問美國的佛教發展情形？

沈博士：

關於佛教在美國的發展情形，我想稍為追述其根源。前幾天我參訪中華佛學研究所，在農禪寺接受廣播節目的錄音訪問，也談到這個問題。據我所了解，佛教在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之前，由歐洲人從亞洲的南部——錫蘭、泰國等地帶到歐洲，這可說是佛教西傳的第一階段。那時候傳到歐洲去的佛教，都是南傳佛教。南傳佛教的特點，就是注重自身的解脫，也就是自修。並不像中國、西藏或日本所流傳的大乘佛教，講求普渡眾生。

在美國，影響力最大的，早期是一位來自日本的禪師——鈴木大拙博士。實際上，美國現在所謂 Zen 這個字，就是他介紹到美國去的。Zen 是從日本音翻譯過來的，日本音則是來自唐朝中國的「禪」的發音。鈴木把禪介紹到美國去，有不可磨滅的功德。

至於中國佛教與西藏密宗，能直接傳到美國去，則應歸功於中國共產黨。假定沒有中國共產黨把許多高僧大德驅逐出中國，把西藏的喇嘛驅逐出西藏，則佛教在美國不會像今天這樣蓬勃發展。因為西藏是非常保守的地方，如果中共不進軍西藏西藏密宗不會流佈到世界各地。此外，還有一個特點。中國人在歐洲，尤其是在美國，早就有所謂「中國城」，這是中國僑民集中的地方。中國的大德們，大和尚、出家人，不論男女，一到了美國，就被中國僑民包圍，用不著學英文，講經用中文，辦什麼事情也都用中文，買東西有人替他買，用不著和外國人接觸。西藏的喇嘛就不同，西藏的喇嘛一到美國，就很孤單。換句話說，美國沒有西藏僑民團體，喇嘛為了生存，不得不學英文，不得不同美國人接觸。因此，平心而論，對於佛法在歐美的宏揚，西藏人的貢獻遠大於中國人。中國的僑民，當然很能得到中國法師們給予的精神安慰，成為他們精神上的寄託，指導他們修習佛法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在交大念書時，沒有人講佛法，如果有人看《阿彌陀經》或《金剛經》，就會被視為思想落伍、不前進、迷信。目前我在美國所碰到的年輕人，無論是正在念書，或者已經在做事，甚至事業有成的，凡是對佛教有認識的，知識水準都很高。他們並不迷信佛教，而且用探討的精神來研究佛教教理。這一點真了不起！台灣還有一個極大的貢獻，就是在大專院校裏，一共有七十三個佛學社團。（聽眾說七十五個）七十五，又加了兩個，真了不起！而且，我所碰到的，都不迷信，我們所談的問題，都不像我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到的那些。我從前在危險時求觀世音菩薩，危險一過又忘掉；你們都不是這樣。他

們真正對佛教有研究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不曉得在座的，是否都是佛學社團的社員？至少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，非常非常可佩。

聽眾：

請問三個問題：一、你對出家的看法如何？二、如何護法？三、如何組織美滿的佛教家庭？

沈博士：

我先答覆你的第三個問題，因為我是男的，所以我覺得美滿的佛教家庭，最要緊的是太太。太太非常重要，好等於是一個家庭的重心。我對佛教如果說還有一點貢獻的話，我內人居和如對我的影響很大。有關於她的點點滴滴，我在台灣已經講過兩次，但在座的各位也許不全都聽過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和內人帶了四個小孩，從中國大陸逃難到美國去，生活相當艱苦，創業很不容易，因為本來在大陸的東西全都毀掉了。到了美國數年之後，我做公司的第一次分紅，把幾年的盈餘分給股東，那是第一次我和內人拿到一筆相當數目的錢，兩個人當然很高興，很開心，就像苦的階段已經過去了。我們在深談中，談到信仰問題，我和她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，我那時已經碰到張澄基教授，懂得一點佛法，我內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忙家事，接觸佛法的機會比較少。所以，那天她就對我講：「你們啊！（各位請注意，她用的是『你們』，指的是張澄基、我，幾個人。）只會講，不會做，人家基督教，教理很少，講得不多，但是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做很多真正幫助人的事情，你為什麼不做點幫人的事情呢？」那時候，我因為學了點佛法，就跟她講道理。我說：「辦學校、辦醫院，都是人天小果，不是究竟的解脫，你種了福報叫修福，下輩子你也許生天，也許投生更富貴的人家，不過還是在六道輪迴裏面，不是究竟的辦法。」她聽了很不耐煩。不過她很聰明，這點很要緊。太太要聰明，她好像不是跟我馬上變臉，她說：「好吧！這樣子吧。你呀，去修慧；我呀，來修福。你修慧修好了，可以講經給我聽；我修福有了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我一想，佛教裏有個故事，叫「羅漢托空」，有沒有聽過？就是說有一個羅漢，修行已經很好，那天他出門托空，走了很多路，沒有人布施東西給他吃，他走到皇宮門口，看到有一頭大象，吃得飽飽的，身上掛滿瓔珞，瓔珞是很漂亮的東西，排了滿身，這個羅漢很感慨，他說：「我前幾世專修慧不修福，所以『羅漢托空』，我現在雖然是羅漢，可是討東西討不到，還是空，因為沒有福。這頭大象，它前幾世專修福不修慧，雖然吃得飽飽，掛滿漂亮的東西，還是頭笨象，所以『大象掛瓔珞』。」我覺得不錯，飯不能不吃，所以就把我們分來的錢，一分為二，好的一半歸她修福，我的一半歸我修慧，分工合作，一個修福，一個修慧。她的修福，成績很不錯，在很短時間內，就用她的錢替美國佛教會買了一座廟。各位到紐約去的時候，可以在博浪區看見一座大覺寺，就是她買的。我那時還問她，我說：「你講要辦醫院，辦學校，你怎麼去辦了一座廟呢？」她跟我說：「你這

一點錢，怎麼辦學校、辦醫院呢？現在弄個廟，至少可以使更多人得到一點精神上的安慰。」她還加了一句：「你也可以因此多修點慧。」所以，太太很重要，後來她的修福，修得很不錯，而且修慧也修得比我好。

我很慚愧，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，才因為她的鼓勵，第一次在大覺寺講「五眼」，不曉得這裏是否有同學看過？這是我我第一次演講，後來由慧炬出版，這是我修慧的一點點成績。所以，我說在一個佛教家庭裏面，太太很重要，先生當然也重要啦。先生的條件比較簡單，只要聽太太的話就好。

關於出家的問題，就難講了，因為我現在沒有出家，我不能說出家好，還是出家不好。照佛法講，一個人如果能出家，一定是往世修得很多，今世才現出家相。不過，在家一樣可以修，最近我在美國作了一場演講，講題是「我為什麼勸你念《金剛經》」，我講的都是我的真實體會，我覺得《金剛經》對我們在家人的利益很大，是一部能使我們福慧雙修的經典，而且是一部可長讀可短讀的經典。也就是說，你不以念一段研究一段，並不一定要全部念完。但是這裏邊智慧很多，而且經中一直在講，功德很大。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留心，普通都把《金剛經》判為空系，講空有不二的道理。但各位在《金剛經》裏，找不到一個空字。《金剛經》有「虛空」兩字，卻沒有一個單獨的空字。換句話說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把佛教的空誤為空無所有的空。梵文的 *sunyata* 與空的意義不同，在翻譯成中文的時候，沒有適當的字眼，只好用一個「空」字。但是，後人卻把這個「空」誤為空無所有的空、消極的空、斷滅的空。這一點請各位要當心！換句話說，佛教所謂的「空」，是你的本性，而一切的「有」都在它裏邊。

這個問題講起來比較複雜，不過我想稍為舉例說明。譬如，你現在聽我講話，對不對？你覺不覺得你現在是被動，不是主動？什麼叫被動呢？就是你的耳朵在聽我我聲音，你的腦筋跟著我的聲音跑，對不對？跟著我的聲音跑，實際上是你落到輪迴做人的一個主要原因。所以，《楞嚴經》說「循聲故流轉」。也就是說，你要想法子把你的本性或知覺性舒發出來，把它保持。你跟著我的聲音跑，人身就流轉，《楞嚴經》有個解決方法，叫「旋聞與聲脫」。換句話說，當你聽到我的聲音時，心不可動，這個心就是你的本性。各位！你的本性，是沒有限制的，也是沒有距離的。也許我講得太多了一點，不容易懂，我本來希望大家輕鬆一點，這樣就太嚴重了。

我已經回答了妳的第三個問題，還有第二個護法問題。護法的意義，並不是一定要你把錢捐給寺廟，或者供養法師，才叫護法。你今天把佛經裏的道理，講給別人聽，就是護法。換句話說，你能夠續佛慧命，把佛教（也就是釋迦牟尼佛證悟出來的真理）流傳下來，就叫護法，這是最好的護法。你怎麼樣把它流傳下來呢？就是讓更多的人曉得佛法、證悟佛法，讓佛法流傳得愈久，愈能讓世界上的人得到更多益處。佛經裏有各種布施，其中以法施為第一！妳曉得的比我多，到此為止。

聽眾：

如何以科學解釋佛法？

沈博士：

釋迦牟尼佛在《妙法蓮華經》中說：「唯有智者以譬喻得解。」我們介紹佛教的道理給別人聽，目的就是要他聽得懂，如果他不懂，對他就沒有好處。例如，我在抗戰勝利後，到資源委員會服務，當時沒有抽水馬桶，只有「蹲坑」。今天我對年輕人講「蹲坑」，就沒有人聽得懂。今天我們要用一般人都能聽懂的東西來介紹佛法。關於這一點，各位同學其實居於優勢的地位，因為佛經有很多資料可以用現代科學技術來印證。愛因斯坦說：「現在學科學的人，不應該蹲在實驗室裏做實驗，他一定要有一個超現實的觀念。」他又說：「如果我要研究宗教，我將選擇佛教。」

我再舉一個例，《楞嚴經》有一句說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這裏的「空」，是虛空的「空」，大覺是人的本性。他說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虛空，就在你的本性裏邊，從你的本性顯現出來有這麼一個虛空。實際上，我們現在只看到虛空裏的一小部分！我們用望遠鏡所看到宇宙，只是整個宇宙裏很小的一部分。佛說，在你的本性裏邊，就顯現出虛空，好比在大海裏邊的一個水泡。換句話說，宇宙這兩個字還不夠大。我們所看到的世界，所看到的宇宙，所看到的虛空，只不過是大海裏的一個水泡，我們就像在水泡裏觀看。不曉得各位是否看過「水泡宇宙」這個名詞？最新的天文學理論說，世界像一個水泡，多得很。宇宙充滿了這這種水泡，一個世界就是一個水泡，水泡有很多很多，這點很奇怪。對嗎？

各位！我們的知識，我們的觀念，都得自我們的工具——我們一出生就擁有的一套工具，如眼睛、耳朵、腦筋等。現在的問題是，這套工具傳達過來的東西，究竟是不是靠得住？我們的眼睛，其實差得很呢！你看得前面的東西嗎？譬如感冒的微生物、細菌，你看到嗎？你看不到！前面有很多細菌在那邊，你走過去，因此就感冒了，因為你看不到！你的眼睛看得遠。耳朵也是一樣，你們讀過聲學，曉得耳朵所聽到的「週率」有多少？很小，對不對，很小的一個小段。海裏海狗，或者海豚，牠能聽到的，比我們遠得多，所以牠耳朵裏的宇宙，比我們耳朵裏的宇宙複雜得多。遺憾的是，我們所有的觀念、所有的知識、所有的東西，都是根據這套工具而來的。既然這樣，我們要怎麼呢？我們不可以完全信任耳朵、眼睛所供給的「資訊」，我們要跳過現實的東西，也就是要研究佛學。我不稱佛教，實際上佛學不能叫宗教，因為「宗教」這兩個字，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。所謂「宗教」，一定有一個主宰，有一個上帝，人就依靠著這個上帝。上帝有權責罰你，賞賜你，這是宗教的定義。佛教沒有這一套。其實，佛學可作為一種科學來研究，它裏面有很多科學的東西，各位做研究工作的可以利用，它不是迷信，應該要研究。這是我站在老學長的身分，貢獻給各位同學的。如此你就可以打破現在的觀念。今天晚上，我就想貢獻這一點。現在做科學研究的人，有個最時髦的名詞，叫「突破」，所有的東西必須突破才能超出。

聽眾：

請問您研究《金剛經》的心得？

沈博士：

《金剛經》講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所謂如來，就是本性。各位念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一定要知道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如來」，不是指佛的十個稱號之一，而是指本性。《楞嚴經》對本性也有很多發揮，各位如果有興趣、可以研究一下。謝謝各位。

如何突破人定之界限

一九九〇年五月二日 講於新竹市政府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綠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藍玉秀居士

今天這個題目，也許需要一點解釋。我想先講一個故事。從前有一位禪師，他有三個徒弟。有一天，他要打禪七。

他對從弟說：「從現在開始，不要講話。」

大徒弟馬上接著說：「是的，師父，我從現在起不講話。」

二徒弟說：「師父叫你不要講話，你還是在說話。」

小徒弟說：「師父，我最乖，師兄他們都在說話，我沒有講話，我最聽話了。」

換句話說，每一個人的習氣，都很难容易更改。這三位徒弟，多少帶些傻勁，但是他們並不自覺，且自然而然地說：「師父，我不講話。」其實三人都是各說各話。換言之，在我們的腦子裡，原本裝滿了許許多多的知識，新的知識是不容易裝進去的。

再講一個故事。有一位年青人，他希望學佛能夠開悟，也就是希望能恍然大悟，他走遍許多名山古剎，參訪善知識學禪，但是始終沒能開悟。有一天，他聽說在某某山上，有一位已經開悟的老師，所以他就到那兒去拜見師父。在他侍候師父的三年當中，處處模仿師父，連師父穿怎樣的衣服，他也跟著穿怎樣的衣服，希望也能像師父一般開悟。直到有一天，師父生重病，年輕人開始有點擔心，心想若是師父死了，我就沒有辦法開悟。於是，他拿了一把刀，來到師父房間，告訴師父說：「我來到你這兒，轉眼已經三年，一心想開悟，你老是沒教我覺悟的法門。現在你病得這樣嚴重，你一死，我就沒有地方可學了。今天你非要教我不可，若你執意不肯，我就只有刺死你。」師父看看他，便說：「徒弟呀！如果我有開悟的法門，你的腦子裡已裝滿了東西，又怎麼能裝得了其他東西呢？」徒弟一聽此話，恍然大悟，當下向師父下拜。這是說，若想要覺悟，先要將腦子「空」掉，別的

東西才有可能裝得進去。

我們想想自己的腦子裡裝了什麼東西？各位，我們自出娘胎，腦子裡裝的東西，是眼睛所給予我們的知識，是耳朵所給予我們的知識。不論是從書本上看來的，或是師長、父母所教授的，都是眼睛所給了我們的知識。我們的腦子裡塞滿了許多東西，問題是眼睛、耳朵所給予我們的資料，不一定是可信的。

其實，我們人的眼力很差。想想看，我們在黑暗的地方，就什麼都看不見，腦然，這裡所說的不包括天眼。眼睛是我們所具備的工具之一，耳朵也是。可惜的是，我們往往只知道信任我們這些工具，而忽略自己的知覺性。我們把聽的能力和所聽到的東西混在一起，一聽到聲音，腦子就跟著變，忘記我們的本性是不變的。

我再舉一例，如果今天有人打鐘，「噹」一聲，請問諸位聽到鐘聲沒有，各位都回答說：「聽到了。」等一會兒，鐘聲沒有了，請問各位聽到鐘聲沒有？各位也一定會說：「沒有。」假定我把這個問題變化一下，我在「噹」的一聲之後，問大家：「聽見沒有？」你說聽見了。等到鐘聲沒有了，再問各位聽見沒有？各位，如果聽見的，請舉手。（有很多人舉手）好，如果沒聽見的，請舉手。（也很多人舉手）對不住，沒聽見而舉手是錯的。

前面說，聽見是對的，因為所聽見的不是鐘聲，聽見的是「靜」silence，就是沒有聲音，但還是聽得見，如果沒聽得見，又怎麼曉得沒有聲音？如果聽不到「靜」，當第二次聲音來的時候，又怎麼曉得有聲音。這就證明，聽的能力並不因鐘聲的「有」或「無」而改變，它是從人一出生就有的，它始終沒有變，改變的是你的耳朵。三歲的時候，你能夠聽。十三歲的時候，還是能夠聽。像我，已經七十八歲了，還是能夠聽，現在我的耳朵聽力尚好，並未覺得它不好。假定耳朵不好，我還是能聽，因為聾子也照樣能聽，不過他聽到的聲音就老是「嗡嗡」的，或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，聽的能力並沒有改變。用眼睛看也是一樣，「看」的能力，佛教稱作「見性」；看見的「見」，本性的「性」，你的見性並沒有改變。我們的問題是，腦子裡充滿了生滅的聲音、有生滅的「識」或是一些影像，腦子裡充滿了這些東西，所以新的東西加不進去，做科技或學研究的人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我剛從美國回來，美國現在有一個挺時髦的字叫 **breakthrough**。中文翻譯是突破。換句話說，你一定要突破現在已固定的東西，才能夠有新的東西可以發展。做人也是一樣，我們受種種限制，正如你所從事的是工業研究，假定你受到限制，那麼你突破的能力便不佳。如果你能把你所受的限制打破，就是你突破的能力強。如果你把佛教當作一種知識來研究，你就會覺得，佛經裡有很多經典，能幫助你打破現有的觀念。換言之，即是能突破人的限定，或者是人定的限制，人定的 **limit**，這種界限是腦子、耳朵、眼睛收到的東西所造成的。所以，我覺得研究科學或科技，特別是從事工業研究者，不妨多多研習佛教經典，不要將它當作宗教研究，要當它是一種學問來研究。我特別要介紹各位看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裡就有許多突破人定界限的方法，《金剛經》裡也有很多道理，能幫助你突破這些界限，相信這對你的研究工作會有幫助。

現在，有兩個新的情形：爲什麼我們人有速度的限制？大家一定以爲人的速度不可能超過電光的速度，此話可信度如何？對於此說法，目前在科學界已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？人有可能超越電或光的速度。

再舉一個例子。現在，各位看到我與各位隔著一段距離，再想像可以看見月亮，並聯想幾千光年以外的一顆星，請問中間是否有時間差距？答案是「沒有」。因爲我們人的腦子念力一轉，就能聯想到幾千年，這是沒有時間的差別。

在座各位有沒有學淨土法門，念阿彌陀佛，希望將來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？《阿彌陀經》提及西方極樂世界距離我們有十萬億國土，那是阿彌陀佛的世界。不過，各位若想要前去，是用不著乘飛機或什麼特別交通工具。只要吾人的心念能夠與阿彌陀佛的四十八悲願相應，我們的眼睛就能顯現西方極樂世界，而不是娑婆世界，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並沒有時間差別。所謂臨命終時蒙佛接引，實際是一剎那間，並不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或許多國土，只要念頭一現，即能到達極樂世界。這個速度遠比電或光的速度強，爲什麼呢？因爲電、光的速度，都是經過我們的眼睛、耳朵再顯現速度的，而我們人的心靈不必受此限制。吾人學佛、學觀世音菩薩、學阿彌陀佛、或任何一尊佛、菩薩，或是發願往生任何佛國淨土都一樣，主要是吾人的心念能夠與觀世音菩薩悲心相應，亦是觀世音菩薩悲心相應，亦是觀世音菩薩的悲心與我們相應，眼睛睜開所看到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因此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娑婆世界，其實也是心念所顯現的現象。

去年十月十五日，美國紐約莊嚴寺舉行大雄寶殿動土典禮，西藏達賴喇嘛專程前來參加。因爲他住在我家，所以我有較多機會請教他，我說：「莊嚴寺觀音殿內，供奉一尊五彩盜觀音菩薩，有一人高。這尊觀世音菩薩來自中國普陀山，也是普陀山僅存的古代佛像，因爲其他佛像大部份已毀壞於文化大革命了。」聽了半天，他忽然笑著說：「南海！南海！」我說：「是的，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很多大德都說，你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您當然曉得南海。」他很天真地笑笑：「人家都這麼說嘛！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凡是具有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心，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」我聽到他的開示，非常感動。他是一位自然流露真理的大智慧者。

因此，我奉勸各位，我們學佛並不一定要多念經，或者是花很多時間，也並非一定要拋棄家庭。重要的是，我們的悲心要和佛菩薩的悲心相應。我們之所以未能和佛菩薩相應，是因爲我們爲自己定了許許多多的限制，使自己沒有辦法開悟，假如你能將腦子所想的放開或空掉，自然而然就能和佛菩薩相應。

今天，適逢浴佛節，是釋迦牟尼佛聖誕，有此因緣，甚感榮幸，我沒有多少能貢獻各位，希望各位的心能和釋迦牟尼佛的心相應。各位想想，《金剛經》說：「爾時，世尊食時

著衣持 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各位曉得，釋迦牟尼佛在講《金剛經》時，或在金剛經法會上，當時他已有多大歲數？因為佛陀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教導他們，等到他們已有相當成就，又花了八年的功夫講《方等經》。所謂《方等經》，是將先前十二年所學的捨棄，因為以前的心胸不夠大，不能與佛菩薩的心相應，佛陀教弟子要放大心胸，因此花了八年的時間講《方等經》，接下去講《般若經》。《金剛經》是般若時十六會中的第九會，釋迦牟尼佛在講《金剛經》時，至少有七十歲或更多。各位想想，印度的天氣比這裡燥熱，世尊每天在吃飯的時候，穿著整齊的三衣，規規矩矩地帶著出家弟子們，赤著腳，從精舍走到舍衛大城，走了許多路，沿路乞食，再走回精舍，和弟子共享托 鉢得來的食物。想想看，今日今時有幾個人能和他一樣，在他這樣的年紀，帶著弟子，走遍大街小巷沿路托 鉢？其實像他這樣的德行，早已可在精舍接受弟子們的供養了。但佛陀以身作則地行持，是今天學佛的我們應該感到慚愧的，我想恐怕也很少人能體會得到佛陀的慈悲心悲願。

我所提及的《金剛經》這一段文，是其他佛經所沒有的。在《金剛經》中，世尊以身作則的行持，不說話而顯示般若的妙慧。今天我們紀念佛陀的生日，乘此機緣，提到這一點，貢獻給各位參考，謝謝大家！

金剛經與西方極樂世界

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 講於嘉義市嘉商中山堂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傅麗卿居士

今天特別高興能夠和各位結增善緣。各位都很清楚西方極樂世界，是阿彌陀佛報身佛的清淨莊嚴國土。《觀無量壽經》中，本師釋迦牟尼佛說，當阿彌陀佛在未成佛之前是法藏比丘的時候，他發了四十八個大願。修淨土的同修對這四十八大願，一定都很重視，因為這是阿彌陀佛的大悲。換句話說，西方極樂國土就是阿彌陀佛所發的四十八大願所顯現出來的。大家都看過電視，當您要看台視的電視節目時，您就必須把電視機的頻道轉到台視的位置，台視的節目才能顯現在畫面上。同樣的道理，您若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定要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及他的悲心相應，才能到達。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個大願，沒有一願是為他個人而發的，每一個願都是為一切眾生而發。對於十方所有一切眾生，一律平等，阿彌陀佛都希望，都歡迎他們能生到極樂國土，在那裡薰習成佛。所以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簡單的講，就是要度一切眾生。

下面先把我個人的學佛經過向各位報告一下，希望用實際的生活，來說明我對今天這個題目的淺見，還望各位指教。

我的母親很相信觀世音菩薩，常對我講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故事，因此我的學佛受我母親的影響很大。在我十二、三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我們三個年齡相仿的孩子，隨著我的母親到山上的觀音廟去拜觀音菩薩。那時我們很頑皮，不肯隨母親及親戚走大路上山，三個小孩從廟旁的山坡爬上去，爬到一半無處可爬，也無路可以下去，我們三個急得要命，這個時候好像聽到母親在身邊大叫：「趕快念觀音菩薩！趕快念觀音菩薩！」我就拼命的念，結果就這樣爬上山。上到山上的時候，母親還沒有到，我就先到廟裡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觀世音菩薩的莊嚴聖像，當時我有說不出的感動。廟裡有求籤的筒子，我也好奇的搖出一支，籤中說「高危安可陟，平坦自延年，守道當逢泰，風雲不偶然。」我當時印象很深，如今時隔一甲子，這支籤的詞句我仍清楚我記在心頭。

我的學佛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是我未到美國之前，第二個階段是到了美國之後至一九八八年，第三個階段是一九八八年到現在。

在第一個階段裡，我的生命曾數度遭受到很大的威脅，每次都是念了觀世音菩薩而化險為夷的。例如抗戰期間，我受聘在雲南昆明設置電話廠。那時國家材料缺乏，我奉命赴印度採購器材。回程中經過高兩萬六千多英尺的喜馬拉雅山。當時飛航設備簡陋，也沒有像現在的客機有氣壓調節設備，因為是貨機，我們坐在兩旁的木凳，沒有安全帶的設施。那天，天氣不好，機長下令叫我們用繩子把人和木凳，層層地綁在一起，以防飛機遇到亂流，可能一下下跌幾百呎有撞頂的危險。我們的飛機飛到一萬英尺高時，空氣稀薄，機上有的人已受不了而使用氧氣罩，我自己也感到極難過，就像整個心臟要往外跳一樣。因為不能飛高過一萬英尺，飛機只好在兩個山谷之間飛行。那天，能見度很低，隨時都有碰山的危險，而昆明機場又沒有無線電的導航設備，飛機無法和機場連絡，盲目的在山谷中飛行，機上的人，個個都非常害怕。那時我和內人結婚年餘，她知道我要回來，一定在機場等我，我並不擔心自己的死，卻是擔心我太太單獨在昆明，而她的父母親戚都遠在五千里外被日軍佔領的上海，她一個年輕的女子，孤單一人在昆明，萬一我發生不幸，她如何能好好的活下去！情急之下，自然而然地念觀世音菩薩。我非常慚愧，在我遇到危急時就想到念觀世音菩薩，可是危難一過就把菩薩忘記了。

第二個階段，是我到了美國之後，很幸運地遇到張澄基教授、印順導師、西藏大寶法王、陳健民居士等，經他們的介紹薰陶，使我對佛法有了較深的認識。

初到美國我們的生活很苦，我仍然常求觀世音菩薩保佑，但在思想上已有了改變。釋

迦牟尼佛在未成佛之前是人，觀世音菩薩在未成菩薩之前也是人，爲什麼我總是求佛菩薩的保佑？從此我開始認真地學佛。

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修學佛法，都著重修慧而忽略了修福，我也是一樣。我的內人居和如卻著重修福，我受她的影響很大，後來，我們卻一同走上了福慧雙修的路。

說到我學佛的第三個階段，必須要向各位介紹我的內人在這個娑婆世界的一個經驗。內人每天早課一定誦持《金剛經》，直到她往生，十八年來從未間斷。她患的是骨癌，各位都知道，癌症末期是很痛苦的。臨終對一個學佛的人來講是很重要的關鍵。因此臨終時，如果昏迷不醒，或者疼痛難耐，這都有礙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。我很擔心內人在臨終時會很痛苦，或者因麻藥用得過重而昏沉。

一九八八年的七月三日，莊嚴寺正舉行佛學夏令營，安排了我兩個小時的課，我必須離開她五個小時，那時內人病得很重，我想留在她身邊照顧她，正好雷久南博士在我家，我想請雷博士代我前往莊嚴寺演講，但是我內人不肯，她拉著我的手說：「你必須要去。」當時我並沒有感覺什麼，事後才知道，在她講這句話時，她留在這個世界，已只有短短的數個小時了。

在她往生的前兩天，她停止服用止痛藥。我從莊嚴寺回來，和家人及雷久南一起坐在她房間的地上談話，大約晚上十一點十分左右，她忽然叫我到她的床前，伸出她的雙手叫我握著，看著我。我問她「痛不痛？」，她搖頭表示不痛。片刻後，忽然發現她的眼珠不動了，這時她的口稍稍張開，接著，輕微的「浦」的一聲，便什麼都靜止了。接著我們依佛陀的教法，全家和雷博士圍繞在她身邊念阿彌陀佛，至半夜兩點，我請雷博士和孩子先去休息，我繼續握著她的手念佛號八個小時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爲她換衣服時，她的身體柔軟，就像睡著了（經過兩三天之後，朋友來看還是如此，一如睡中）。換妥她的衣服後，我走進家裡的小佛堂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十八年來她念的《金剛經》課誦本。當時我發了一個願，我要繼續她的功課，繼續念《金剛經》，並把功德迴向給她。從此我每日念誦一部《金剛經》，或者至少用半個小時研究各家註解；尤其是去年在紐約僑聲廣播電台講「金剛經的研究」時，更是全心投入研究。我過去雖然陸續念了四十餘年的《金剛經》，但遠不如我這二十個月來所得到的多。

內人往生後數日，我收到加拿大馮培德居士（筆名馮馮）的快信，信中說他那幾天一直在留意我內人的情形。他看到我去莊嚴寺講課，也寫出我課題的一部分。他說我內人的神識，是在清晨五點多的時候離開的。他看到我內人只有三十幾歲的樣子，穿著白色的衣服，雙手合十，散發著金光，向上升去，金光頂端有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。

也許馮馮所看到的景像我們無法了解，無法證實，但是，最起碼內人在往生時沒有痛苦，去得這麼安詳，這是學佛的人所希望的，也是一般人所希望的。

十八年來，內人只是念《金剛經》，她並沒有跟我討論或研究過經義，可是她常提醒我要念《金剛經》。從這裡我得到一個很大的體悟，內人往生的情形，可以說和《阿彌陀經》所講的有密切的關係。

各位都曉得《阿彌陀經》中有這麼一句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就是說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三個重要條件。現在讓我們來看看，《金剛經》的五信希有分第六，佛告須菩提說「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爲實，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」，在座的諸位，如果念過《金剛經》，或者受持《金剛經》，並且對其中的一小段，甚至一句兩句經文，心生法喜，那麼我要先恭喜各位了，因爲各位已經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，而是在無數千萬佛種了深厚的善根，這個善根已符合了《阿彌陀經》中的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得生彼國」之中的第一個條件。

現在，我們再來看佛以佈施的福德和受持《金剛經》的福德作一比較，佛對須菩提說：「假使有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（金銀珍寶）來作佈施，這個人的福德多不多呀？」須菩提說「很多，世尊。」佛說：「倘若有人讀誦《金剛經》，受持《金剛經》，乃至四句偈（梵文是以偈爲單位，四句偈就是一小段之意），或爲他人解說，這樣的福德，比前面那個人拿了填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佈施還要大。」各位，如果您讀過《金剛經》，或者向他人解釋《金剛經》，甚至是經中的一小段，您的福德已經很大很多，您已符合了《阿彌陀經》中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」中的第二個條件。

接著我們來看往生西方極樂的第三個條件……「因緣」。這個因緣就是各位常掛嘴邊的「阿彌陀佛」。就是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定要和阿彌陀佛結緣，持名念佛，各位天天念阿彌陀佛的洪名，可以說已經和阿彌陀佛結了緣。

各位都知道西方極樂世界有九品九生，有上中下三品，每一品再分上中下三生，（如上品上生、上品中生、上品下生。中品上生，中品中生、中品下生.....等）還有不到下品下生的邊地疑城。因此，各位若單單說要發願往生西方淨土，或者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很籠統的說法。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如果只往生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下品下生，或邊地疑城，這些都要經過很久的時間（數千萬劫）才能花開見佛，才能聽聞佛法。還遠不如留在娑婆世界，繼續修持較易成佛。所以各位若發願往生西方，願要發得大，要往生上品上生，並且以此爲目標，這就在持名念佛之外，還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和阿彌陀佛的悲心相應，受持《金剛經》，是一個容易做到而收效極宏的法門。

《金剛經》的經文開首時，有這麼一段「爾時世尊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晤段經文說，佛每天都是如此生活，外出乞食時，換上整齊潔淨衣服，持著鉢，赤著腳從給孤獨園走到舍衛國（來回約十二英里），挨家乞食，回來之後和弟子們一起吃飯，飯後還要洗淨雙腳。這時佛陀已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，佛陀身邊有這麼多的弟子，有這麼多的護法，如果佛陀稍稍擺個師父的架子，他身邊的弟子一定很樂意供養他。可是佛陀沒有這麼做，這是佛陀慈悲，要讓眾生有機會種福田，並且以身作則，將真理介紹給世人。如果各位念過《金剛經》，並且深深地體會出佛陀的慈悲，這個慈悲心和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的慈悲是一樣的，那麼您就符合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第三個條件.....因緣。再者《金剛經》中的經文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」這是何等偉大的悲心啊！倘若能時時照著這種願力做人，您就和阿彌陀佛結了很深的緣，您又怎會不上品往生彼國呢？

因此，我說居和如之往生西方極樂，和她十八年來受持《金剛經》，甚至是其中的一小段，初時念，不懂沒關係，日子久了自然能體會其中的意義，進而和阿彌陀佛的悲心相應。

各位，我們既然來到娑婆世界，有生就會有死，對死我們不要害怕。死的只是我們的軀體而已，我們的神識並不會死的。就像我三月三十日離開紐約那天早上，紐約地區下大雪，莊嚴寺成了一片雪白世界，我坐上飛機睡了一覺，醒來便到了加州，出了飛機迎接我的是蔚藍的晴空，各位想想，這和我們從娑婆世界到西方極樂世界又有什麼兩樣呢？所以在別人的眼中這個人已經死了，但是在自己的觀念中，並沒有死，而是在剎那之間，這個世界換成另外一個世界的影像而已。西方極樂世界雖然相距十萬億國土，事實上就在您自己的心中。只要您的心念一轉，西方極樂國土就在您眼前。

各位，我個人五十多年來，學了各式各樣的法門，很慚愧都沒有什麼成就，不過我的一點經驗可以貢獻給各位的是，佛法八萬四千法門，不管您修密也好，修淨土也好，學禪也好，看個人的根基和因緣而定，只要您保持一個悲心，悲心就是您的本性，如何把您的悲心增大才是最重要的，如此，您會逐漸地感受到，這個世界就是清淨的莊嚴世界，就是極樂世界，也許有一天，當您睜開眼睛的時候，阿彌陀佛的極樂花界就在您的眼前。所以我衷誠的恭祝各位，遲遲早早，總有一天，當您睜開眼睛的時候，就看到莊嚴美麗的西方極樂世界，看到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及清淨大海眾菩薩。謝謝各位。

介紹一位
平凡人所體驗的佛法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講於台南市立圖書館

主持：傳 道法師

主講：沈家楨居士

錄音：蔡緒馥居士

整理：鄭玉專居士

台語翻譯：龔顯榮居士

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

各位法師，各位大德，各位朋友：我願把今天演講的功德，迴各給十方三世所有的母親。一般人對於學佛有兩種意見。第一種是覺得學佛很難，經論看不懂，非得有很好的佛學或國學根基，否則不能研究佛法。第二種是覺得學佛的時間要很長，不伯短時間所能做到，因此年輕人會以為時間還早，等我退休之後，有足夠的時間再來學佛。

今天，我想介紹一位很平凡、很忙碌，也沒有高深佛學基礎的人對佛法的體驗。她就是我的內人，我們結婚五十年，我有機緣仔細觀察她，同時也得到她的許多協助。所以，我今天的話，完全是依照我五十年來的經驗和觀察。

我母親很信觀世音菩薩，常常把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講給我聽。大概在我十六歲的時候，我做了一個相當特別的夢，所以一直到現在我七十八歲了還記得。夢中有一個很大的圓形廣場擠滿了人，許多年輕人都繫著紅色領帶。各位，那時候我對共產黨還沒有印象，根本不曉得後來紅衛兵和年輕的共產黨員都繫紅色領帶。我感覺這個地方正在鬧革命，必須要趕快離開。這個廣場有三道紅門，每一道門都有人守候著，我拿著三個手榴彈，把門一道一道地炸開。逃到廣場外面。外邊有一條河流，河邊長滿蘆葦，我就躲在草叢中，看到追我的人背著槍四處找我。等一會兒，我從草叢中跑了出來，看見河的對面有一位中年女子，站在一塊很平坦的地方，手上提著竹籃子，裡邊有絨線，她正在編織。她對我招手說：「你為什麼還在那邊？我這裡很好，你到我這裡來吧！」我一看，沒有橋，沒有船，我就說：「怎麼過去呢？」她用手點了點說：「你看。你從這兒過來。」她手一點，河中湧起了石樁，我就從石樁上一節一節跳過去。走到一半的時候，看見河裡都是鴨子，有的拍拍翅膀，有的仰頭，有的蹺尾，一會兒，這許多鴨子都變成小孩子，也像鴨子一般地玩耍。那時候我沒有功夫管這麼多，就跳過去，上了岸。從此以後，我就不吃鴨。到了對岸，我看見這位女子很莊嚴，心裡得知，她就是觀世音菩薩。她用手指點個方向，我順著看過去，漂亮得很，一片金黃色的麥田，在麥田盡頭是一片金光，好像是太陽漸漸出來，也好像是太陽漸漸下去。總而言之，滿天太陽金光。

我爲什麼講這個夢呢？各位請注意，我清楚看見她藍子裏有絨線。後來我到上海交通大學念書，有一位表哥把他的姨妹介紹給我，她的名字叫居和如。

我那時候擔任三年級級長，有一天（大概是星期四），我安排星期六下午召開級任委員會議。當我回到宿舍，同學跟我講，有一位居小姐打了兩次電話給我，留話說還要再打來。我一時想不起是那位居小姐（因爲我只和她見過一次）。過了一會兒，她打電話來了，她問我星期六要不要去看電影。我說什麼時候？她說，下午三點。各位啊！我雖然剛剛決定要開會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一聽到她的聲音，我就說：「好，好！」後來我就到大光明電影院訂了兩個座位。那天在電影院碰頭之後，你們猜猜，她給我什麼東西？是她剛剛織好的背心，讓我憶起十六歲所作的夢。我不敢講出來，就是覺得很奇怪，好像她就是觀世音菩薩派來的或甚至是菩薩化身！總而言之，我們開始交往，然後訂婚。

我在日本人開始入侵中國的那一年，也就是抗戰的第一年畢業，前往南京進入資源委員會服務。次年，奉派前往德國，與西門子公司接洽採購機器、圖案，準備成立電話機製造工廠。當時我跟未婚妻都很希望結了婚後一起出去，這種心情，各位一定很了解。但是她父親不同意，認爲我應該把德國的工作完成後，回來再結婚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她父親的決定很對。因爲我到德國之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。九月一日德國進兵波蘭，我們一行四個人，三個是工程師，一個是我，政府發了急電給我，叫我自己決定行止。這令我覺得很爲難，因爲所有訂購的機器都還未交貨，所有的圖樣都還在德國。若就此離開，所有努力都成白費，若是留在德國，究竟要留到什麼時候？而且，戰爭很危險，生死難卜。最後，我還是決定留在德國。其他三位工程師，實際上已經不能工作。當天晚上，我就送他們到中央火車站，把一位向北送，前往丹麥；一位向西送，前往荷蘭；一位向南送，前往法國。我請他們三個人各帶一封信回上海，交給我的未婚妻，說明我不能回去的理由，心理感覺非常抱歉。後來才曉得，最早送達的一封信，是在四個月後。那時候，真是兩地相思。大概在十二月的時候，我收到幾封信。（她差不多每天寫信，我也差不多每天寫信。）

有兩封信值得向各位提提，藉以了解居和如是怎樣的一位小姐。第一封信她跟我講：真糟糕，有一天在洗手的時候，把訂婚戒指跌到水溝裡，找不到了。她問這是不是很不好的預兆。第二封信說：真糟糕，我不能跟你結婚了！爲什麼呢？我今天去檢查身體，發現有心臟病，不適合結婚。收到這兩封信，我當時也不敢肯定好講的話是真是假。不過，我回信向她表示，訂婚戒指掉了沒有關係，我們訂婚並不是爲了戒指，而是心裡訂婚。我說：你有心臟病還是一樣可以結婚，有的人結了婚後，也會得心臟病，有什麼關係呢？等到我回國後結了婚，她才說，這兩件事是騙我的。

我們是在上海結婚的，婚後經安南到了昆明。在昆明的生活雖然艱苦，心情卻愉快。我們住的房子，被日機炸過一次，很奇怪，炸得房子都塌了，但是掛在牆上的結婚照掉到地上居然沒有破！這張照片目前還掛在莊嚴寺我的臥室裏，歡迎各位來參觀。

爲什麼我說居和如是一位平凡的女人？她高中畢業那一年，正好日軍侵華，她父親雖然是中國銀行的副經理，但生活非常樸素。我們結婚後，她也一直保持樸素的作風，事必躬親，一直等到她生病，也就是去世前幾個月，才請女傭人。我們有四個小孩，三女一男，都由她帶。在家裡，我們叫她「一腳踢」。「一腳踢」是廣東話，意思是很能幹的女傭人。到了美國之後，她不但是一腳踢，還是一腳踢兼司機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她不但每天要開車子送四個小孩上下學，還要接送我到火車站，比廣東人的「一腳踢」還要厲害。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，先到香港、英國，最後到美國，一走十五年，相當艱苦，很多東西都留在大陸，不能帶出來。到了美國後，我跟幾位朋友合股經營貿易，過了五年，才第一次領到公司的紅利，金額相當大。當天正好是我們結婚廿三年周年紀念日，兩個人拿了這筆錢，心裡很高興，就商量怎麼用。她和我都念過基督教學校，不過，那時候我已經認識張澄基教授等幾位學佛朋友，當我們談到信仰問題時，她就說：「你們呀！」各位聽聽，她講的是「你們」，「你們」指我、張澄基及幾位學佛朋友。她說：「你們老是咬文嚼字，只會講不會做。基督教雖然道理講得不多，但是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做很多別人真正需要的工作。你們爲什麼不做點這樣的事」呢？我那時候因爲稍稍懂得一點佛法，就對她說：「我們不但要修福，也要修慧。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都只是修福，修福是人天小果，下世也許可以昇天，但並不是究竟的解脫，我們還得修慧。」她聽了有點不耐煩，但是她很聰明，她說：「好吧！我們來個分工合作，你去修慧，我來修福。你有了慧，將來可以講經給我聽。我修了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佛教有一個故事，一位羅漢托 乞食，走了很多路，都沒人供養他。最後，來到皇宮前面，看見一隻大象吃得飽飽的，身上掛了很多很多漂亮的瓔珞。這位羅漢嘆嘆氣說：「我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 。牠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。」大象雖掛滿了瓔珞，卻還是一頭笨象。這個故事使我覺得內人講的話很對，她修福還可以燒飯給我吃，飯總是要吃的，沒得話講，我同意，就把那些錢一分爲二，一半歸她修福，一半歸我修慧。

她修福修得很快，沒有多久，她看上一座房子。那時候，我們已經成立美國佛教會，會所設在一間小公寓裏面。她想買一間大房子，我就對她說：「你不是要辦醫院，辦學校，辦孤兒院嗎？怎麼想蓋廟呢？」她就跟我講：「只有這麼一點點錢，怎麼辦得起醫院、學校呢？現在這個地方實在太小，我們寺弄個大一點的佛堂，也可以使更多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」她下面加了一句話：「也可以使你多修一點慧。」

她修福修得很好，我修慧就慢得很。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（民國五十八年），才第一次在大覺寺講「五眼」。大覺寺位於紐約市內，是我內人捐給美國佛教會的，歡迎參觀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我把我經營的船公司股賣了一半，我們又得到了一筆錢，當然很高興。更高興的是我內人拿了錢時說了一句話：「我們現在不要一個修福、一個修慧了，我們應該通力合作，兩個人一起來福慧雙修。」

凡是到過大覺寺或莊嚴寺的人，常常會看到內人在幫忙廚房的事情，或者在飯桌上擺碗筷，或者在做其他事情，完全看不出她就是捐廟的功德主，也看不出她是有相當經濟力量的人。她還是保持原來一樣很平凡的生活。

她並沒有下過很多功夫研究佛經，這許多年來她並沒有跟我討論過佛經裡面的句子。我所能夠記得的，就是她可以背得出《阿彌陀經》，她喜歡念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。後來，我們搬到紐澤西州，在那邊住了十八年，每天早上她都念一遍《經剛經》，她在經典方面所下的功夫，就我所知，只有這些。她的生活很忙，要帶四個小孩子，要管家，還有許多朋友要招呼，她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打坐，就像各位一樣，是個很普通的人。

我為什麼花費各位這麼多時間，憶述我內人的思想和行動？主要的就是想說明，她是一個跟各位一樣普通的人。換句話說，各位也可以跟她一樣。一樣什麼呢？就是我下面要講的一段，她從生病到去世的這一段事實。

我覺得學佛人能夠在臨終的時候像她那樣安詳自在，就應該很滿足了。後來，住在加拿大的馮居士，寫信來對我說，他看到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放光接引居和如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她患的是骨癌，我當時很擔心，因為就我所知，末期癌症患者往往非常痛苦，必須用強烈的止痛藥，結果會使人神經麻木，這對於臨終者的來世關係很大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，頭腦要清楚，不覺痛苦，沒有怨恨，甚至於沒有任何放不下的事情。

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三日下午，我在莊嚴寺舉辦的夏令營上，有兩個鐘頭的課。從我家開車到莊嚴寺講兩個鐘點的課，再回到家裡，至少要花五個鐘點。那時候，雷久南博士正在我家裏，我就對內人講，我預備請雷博士代我去講課，我內人不同意，她說：「No, you go!」意思就是「不，你得去。」等我上完課回到家的時候，已經是六點鐘左右，她還是老樣子。

晚上十一點十分，雷博士、我、小孩都在房間裡面。她忽然叫我過去，到她床邊。她叫我抓著她的兩隻手，然後張大著眼睛看我。我問她什麼地方痛嗎？她說沒有。我對她笑笑，覺得她真的沒有什麼痛，這兩天她已經沒有用止痛藥了，所以頭腦很清楚。過了一會兒，我突然覺得她的眼珠不動，定住了，她咳了一下，就只聽見「卜」的一聲，什麼都靜止了，什麼都不響了。我那時候就有一種感覺，她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。

本來我已經和孩子約好，大家不要哭，不要吵，要念阿彌陀佛。因此，大家就一直念阿彌陀佛，念到早上兩點鐘，我請雷博士帶孩子先去睡。我一隻手抓著她的一隻手，繼續念阿彌陀佛，照佛教的規矩念了八個鐘頭，念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半，孩子才替她換衣服，她身體軟得很，換衣服一點沒有困難，躺在那兒就像睡著了一樣。我們沒有把遺體運到醫院去，就在家裡入殮。後來有許多朋友來看，見她就像睡著了一樣。人總歸是要死的，既然有生，就有死，但是臨終的一刻非常重要。親友去世時，不要吵他，不要增加他的煩惱，要替他念阿彌陀佛。

等到替我內人換好衣服後，我就走到佛堂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她十八年來所念的《金剛經》。我當下就發願，替她繼續做早課，每天早上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或者花半小時研究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或者思考《金剛經》的道理。

各位，這二十個月來，我每天念《金剛經》，跟我過去四十年斷斷續續看《金剛經》比起來，所得到的好處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換句話說，這二十個月來我每天念《金剛經》，有不可思議的功德，我個人認為這是居和如度了我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我今天在此地跟各位講這些，可能是夢，也可能是願，也可能是以幻取幻，也可能是有一點做作，但都沒有關係。我這次從美國回來，到今天是第十五次的演講。我把這最後的一點時間，貢獻給各位——修學佛法並不是很難的，並不須要很多的時間。一個平凡的人，一個普通的人，一樣可以成就，一樣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將來就能夠成佛。所以，各位要有自信，自信你自己一定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西方極樂並不是很遠很遠，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」往生彼國兩個條件：一個是善根的親因，一個是福德的助緣。具足這兩個條件，便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《金剛經》也講，一個持戒修福的人，會對《金剛經》發生信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人不是在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所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善根。各位有機會看到《金剛經》，又對《金剛經》發生信心，那是因為你已經在過去很多很多的佛世界種了善根。這樣的人，符合《阿彌陀經》的第一個條件——善根。

《金剛經》又講，如果有人以裝滿了三千大千世界的珍珠、寶貝來做佈施，還不及誦持《金剛經》，乃至經中的四句偈（一小段）。因此，各位念《金剛經》，即使是一小段，你能夠念誦、相信，你就符合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第二個條件——福德。

各位，你們有很多好的法師，有很多好的居士，善知識很多，大家都能夠互相勉勵，因緣很殊勝。各位只要心裡常念阿彌陀佛，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相應，少為自己，多為別人，這種大悲心可以促成大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各位，我內人只是中學畢業，她一生就只忙家裡的事情，忙得很，可是她能夠分出一

些時間來念《金剛經》，很圓滿地結束她的生命。相信各位也可以像她一樣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在這母親節的前夕，願我們懷念我們的母親，把一切功德迴向給我們的母親。謝謝各位。